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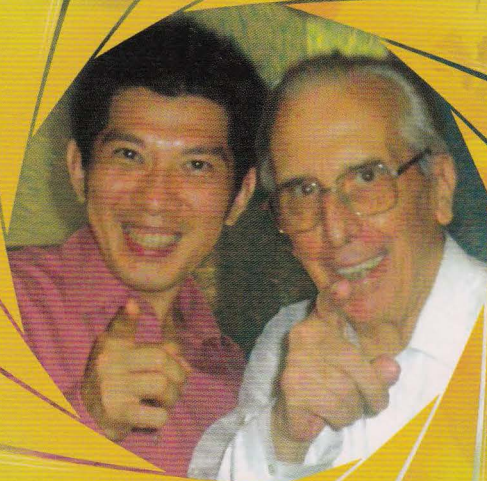
# 你的耶穌

Open the Doors, Let's Talk  
—Dialogue in Depth

# 我的佛陀

深刻的宗教交談

陳世賢／著



在他人身上感受到自己，  
在自己身上感受到他人，  
接納他人同時被他人接納，  
這是一個最完美的理想。

——雅魯伯神父 (Pedro Arrupe, S.J.)



# 你的耶穌 我的佛陀

深刻的宗教交談

陳世賢／著

Open the Doors, Let's Talk  
Dialogue in Depth

By Shih-Hsien, Chen

Chinese Copyright © 2007 by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Taipei,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我們必須學習，  
在我們自己的心靈深處，  
體驗到別的宗教信徒的最深宗教經驗。  
不但如此，我們必須學習，  
把其他宗教信徒的經驗，轉化成自己的靈修經驗。

——Swami Abhishiktananda (1910-1973)



耶穌說：「我就是門，誰若經過我而進來，必得安全。」  
（《若望福音》十 9）

——本書獻給最可敬的馬天賜神父——

# 目錄



淨心長老序  
011

房神父序  
014

聖神的風吹向何方，我們便往那個方向去  
016

前言  
021

第一章／開門  
023

第二章／初見  
029

第三章／哪一個國門？  
035

第四章／只為一個人開的門  
051

第五章／聽見，就信了！  
067

第六章／靈動渡因果  
073

第七章／此方濟非彼方濟  
085

第八章／最接近天主的地方  
093

第九章／活在自尊心底下的可憐蟲  
101

第十章／緣分不能強求  
113

第十一章／神話，鬼話

119

第十二章／馬槽之門

133

第十三章／法門大開

143

第十四章／開放心門的態度

151

第十五章／深刻的宗教交談

155

第十六章／我是不是一個好的神父？

175

第十七章／一家人

181

第十八章／十字架上的犧牲

193

第十九章／是非人與愛的團體

207

第二十章／夢想與現實

223

第二十一章／心法

243

THANK YOU, DEAR FRIENDS

246

謝謝你們，親愛的朋友（翻譯）

249

作者後記

251

馬天賜神父大事記

253



## 淨心長老序

這本書很特別，作者是佛教徒，卻被選定為馬神父寫傳，內容穿插作者出身背景、為追求理想放棄專業、以及信仰上的靈驗等等，貫穿起來，可以說一部書兩人傳。體裁上以小說的筆調記述真人真事，鋪排上略有劇本的雛形，想必吸引讀者的興趣，對促進不同宗教的互相學習，相互合作，必有很大的助益。

馬神父十二歲時，在一次彌撒中，聽見天主要他離開法國去傳福音，從此發心當神父，經過嚴格的教育、訓練與實習，於一九五九年來到台灣，當時才三十二歲，今年已八十高齡，期間除了短暫回法國之外，全部心力都奉獻給台灣，奉獻給苦難的人，奉獻於宗教交談與合作，不愧為一位偉大宗教的實踐家。

他擔任過東海大學、輔仁大學校牧等職，輔導不同宗教社團，互相學習，互相合作，最受學生愛戴，他照顧樂生療養院癡瘋病患，為萬華乞丐寮老弱洗身擦背，有時與他們一起席地而睡，他說：「吃苦是我向天主求來的，我要像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替眾人受苦。」常陪伴孤苦無依的臨終者，走完人生最後一程，並為他們作彌撒，送他們往生天國，滿懷悲願就是「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真正是一位人間菩薩。





三十多年來，他與台灣各宗教團體往來，都以開放的心胸主動拜訪，與不同宗教團體打成一片，比如他去拜訪懺雲法師，適其道場舉辦佛學營，他穿上海青，一道誦經、念佛、打坐，把自己完全融入其中，能做到這一點，實在非常不容易！

馬神父與諸山長老、道教、一貫道、天帝教等，都建立深厚的友誼，各宗教重大的慶典活動，都能夠看到他的身影，自然而然地成為各宗教的代表，一九九四年他登高一呼「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於焉成立，首任理事長當然非馬神父莫屬。有正式組織，而且有經驗豐富、德望崇高又專心投入的領導人，為會務順暢提供最佳條件，復將台灣各宗教合作成功的寶貴經驗與世界各國分享，更是難能可貴。特別是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大地震，為救災濟困，台灣各宗教團體空前合作，發揮極大力量，為世所罕見，獲得世界各宗教團體的肯定。

人類幾千年來大小戰爭不斷，悲慘為所有災害之最！用政治力量始終無法解決，如各宗教能秉持慈悲為懷的教義，展開心胸，透過交談，增進相互了解，建立友誼，和平相處，臻而攜手合作，共同促進人類福祉，對避免戰爭的災難，必可做出重大貢獻。馬神父數十年來，堅忍奮鬥，已開創出一條大道，累積寶貴經驗，提供正確方向，其貢獻至大，有目共睹，影響深遠，自在料中。

由於淨心繼馬神父之後，擔任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

會理事長，本書作者為現任常務理事，深感本書之行世，意義重大，故樂為之序。

淨心

誌於高雄淨覺山臨濟宗光德寺

2007. 7. 21

013



淨心長老序

## 房神父序

看過陳世賢的大作《你的耶穌，我的佛陀》，真是一本難得的好書。梵二的《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即《在我們的時代》，*Nostra Aetate*），鼓勵我們多認識其他宗教，陳著大大幫助我們認識佛教和台灣的民間宗教。書中談到天主教的地方（如聖體聖事等），也許不完全正確，但沒有關係，交談時可以說明。至於通靈、解夢等，正是我們要聽聽別的宗教說些什麼。

本書的文筆很好，表達的能力高超，作者的坦誠及對馬神父的認識和尊敬是極好的友誼示範。另一方面，作者也大方地揭露了許多自己的祕密和真情，實在難得。我真希望本書早日出版問世，它會幫助人了解宗教交談是什麼，也讓我們逐步實現梵二的願望。

房志榮

謹誌於輔大神學院

2007年6月22日





房志榮神父，羅馬宗座聖經學院聖經學博士，輔仁大學神學院聖經學教授。畢生致力中國神學本位化、關懷教會與社會問題、宗教交談及基督宗教的大公合一。有關聖經及神學著作豐富。（編著）



## 聖神的風吹向何方，我們便往那個方向去

十多年前，馬神父來康泰找我，他說想帶佛教團體來康泰參訪，來了解天主教徒在社會服務上所做的事工。馬神父是教堂神父，其實當時的我對他並不熟識，只知道他經常到不同宗教團體走動。參訪當天，我發現馬神父用著佛教的語言和法師們溝通，法師們過午不食，他也堅持不吃晚餐。他非常尊重對方，謙卑的態度讓我很欽佩，也對這位神父感到好奇。

九二一大地震發生後，他又來康泰，說是來請教我們該如何進行救災，匯集各宗教的力量能作些什麼。於是教團成立了九二一心靈重建小組，並與其他宗教團體一起響應成立跨宗教的組織——「陪伴」連絡網。還記得教團想在九二一週年時舉辦「無聲之聲」的紀念活動，在地震發生的這一刻靜默九百二十一秒。許多人認為這樣的活動太過意象性而持反對意見，馬神父卻認為人心的安定是最重要的，他為我分析種種可能狀況及因應對策，然後說：「不論你做什麼，我都支持。」馬神父相信我、支持我，不會亂開「安慰劑」，他比較像「安定劑」，而且還有藥效說明。他也不喜歡麻煩別人，他要我們把時間用去照顧災民，他一切可以自理。活動在草屯舉行，四周仍是斷垣殘壁，現場來了兩千多





人，馬神父自己搭車來，他為災民降福，摸摸每個人的頭、拍拍肩，親切地跟每個人說話，他不願漏掉任何一個人，他是當天最後一位離開的神父。馬神父細膩貼心，把每個人都當成自己的親人。

《陪伴》月刊出版之前，馬神父說要介紹一位他最要好而且是最聰明的朋友給我認識，他將負責《陪伴》的所有工作，他就是世賢。籌備會時我第一次見到世賢，印象很深，他像個大男孩似的，我心裡很疑惑：「這樣的人可以嗎？」後來證實馬神父沒有看走眼，世賢很能溝通，也很好溝通，不但聽得懂話語的表面意思，還看得到內在的精神深度，甚至能展望到彼此共同的願景。我很喜歡這樣的溝通方式，我確信他的心與我們的心緊密同在，也與天主同在，便想請他來協助康泰，但我不知道能否負擔得起他的費用，依我過去的經驗，高品質等於高價位，這樣的人價碼一定很貴，沒想到他只憑我的一句話便答應了。這些年來我們一起創造、規劃了很多夢想，並落實在實際的行動上。

去年我作了一個夢，夢到世賢在台東聖母醫院的大廳，拿著筆記本與我討論醫院的未來理想，夢境是如此地清晰，讓我毫不猶豫地想邀他到台東工作。沒想到他馬上就答應了，他說他也作過相同的夢。他問我去台東做什麼？其實我也不知道，我說：「聖神的風吹向何方，我們便往那個方向去。」他聽得懂，也做得到，現在證明我也是對的。我們之間有心領神會的默契，我們

在創造無限的可能性。有這樣的好朋友，我覺得好幸福呀！因為愛，我們合力做美麗的事。雖然信仰不同，說不定我們之間存在的正是這本書所說的「深刻的宗教交談」。

天主教康泰醫療教育基金會執行長  
陳良娟

018



你的耶穌，  
我的佛陀



你的耶穌 Open the Doors, Let's Talk  
——Dialogue in Depth  
我的佛陀

深刻的宗教交談

## 前言

當雁子鼓翼飛翔時，拍動翅膀會產生氣流浮力，可讓後方飛行的雁子節省力氣。故雁羣飛行時多呈「人」字隊形，能減少熱量消耗，並增加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飛行距離。野雁會利用叫聲來鼓勵同伴保持整體的速度，繼續前進。而領航的雁子總是能帶領雁羣朝正確的歸鄉方向前進，牠是雁羣中最辛苦的，要率先突破風阻，看不到同伴，也聽不到鼓勵。當領航的雁子體力不支時，會自動退到側翼，由後面的雁子向前來頂替領航者的位置，繼續帶領雁羣。萬一有雁子受傷了，會有兩隻雁子陪伴牠降落地面，直到牠康復或死亡為止。



## 第一章

---

# 開門

時間：二〇〇五年 冬

地點：台灣台北耕華文教院

「這是什麼地方呀？」

老馬勉強睜開眼睛，只見眼前鬼影幢幢、陰風慘慘。他急著想逃，身體卻動不了。想大聲喊叫，喉嚨又似哽住了一般。四周漆黑異常，他感覺全身冰冷，有種死亡的恐怖感，老馬心想：「難道我死了？」顯然這裡不是他心目中的天堂。

老馬嚇得緊閉雙眼，不停地禱告。但心神紛亂，根本靜不下來，狂亂中老馬不斷地追問：「難道我的信仰還不夠虔誠？還是我做錯了什麼？竟然沒能上天堂？」

時間就這樣僵持著彷彿過了一個世紀。隨著呼吸的漸趨平緩，老馬的心情慢慢平靜了下來。他確定自己應該還活著。他慢慢張開眼睛，在昏暗的燈光下辨識出剛才的鬼影原來是反射在天花板上的樹影，風聲依然嘎嘎作響，老馬這才發覺自己躺在地上。

臘月的冬夜躺在地板上，難怪會這麼冷。

老馬掙扎地想爬起來，卻無力支撐，大腦好像找不到控制四肢的那幾條神經，全身只剩頸子還能稍微轉動。他感覺後腦勺好痛，左側臉頰溼溼冷冷的，有血腥味。他沿著視線方向慢慢搜尋，一直看到牆壁上的十字架和耶穌，這才確定自己是在自己的房間裡。想不到原本再熟悉不過的空間，從不同的角度看來竟然如此陌生。





他猜自己應該是摔下床了。

「不曉得現在幾點了？應該還是半夜吧。」老馬只盼望身體能在教會早禱之前恢復知覺，不要遲到了。老馬是很有時間觀念的人，從小父親就告誡他不要浪費別人的時間，這是做人的基本道理。

他發現身上還裹著那條粗呢毯子，這條毯子讓老馬安心不少，這是二十年前住在樂生療養院的好朋友留給他的紀念品，這位朋友是個癲瘋病人，當年老馬在療養院服務，一直陪他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

「看來再不久我們就要見面了。」老馬心想。活到七八十歲實在也夠老了，再加上這幾年身體的病痛一直折磨著他，或許死也是一種解脫。想著想著，老馬似乎想開了，心下逐漸清明，親人的容貌像走馬燈似的一一出現眼前，爸爸、媽媽、弟弟、妹妹、姪子、朋友，甚至祖父母的容貌都歷歷在目，他們微笑地看著他——那個六十多年前的老馬，當時只有十二歲，家人都叫他「亞伯特」。

那年，德軍入侵法國，亞伯特就像今晚一樣睡在冰冰冷的地板上，同樣睡在地板上的還有祖父母和爸爸媽媽。

時間：一九四〇年 冬

地點：法國史卓斯博城（Strasbourg）

一九四〇年，時值二次世界大戰，德軍武力入侵法國，位於法德邊境的史卓斯博城首當其衝，遭受德軍猛烈進襲，槍砲聲與爆炸聲此起彼落，許多建築物被炸毀，遍地哀嚎。爆炸聲稍歇，只見三五名穿著卡其色服裝的少年在塵土漫天的斷垣殘壁中來回穿梭，他們手提急救箱，手臂上繫著紅十字的救難標誌。

「這裡有人！」聽到同伴高喊，全部的少年都靠了過去。瓦礫下有隱隱的求救聲。少年們七手八腳地搬開石塊，當埋在土石中的小孩被抱出來時，大家不約而同地發出歡呼。

「媽！我們今天救了一個小孩……」亞伯特急著回家要將今天的好消息告訴家人，豈知一打開房門，只見父母親跪坐在客廳的地板上，表情驚恐地看著他。隨即從門後伸出一支槍管頂住亞伯特的頭，對方操著德語大聲吆喝要他走進來。原來家裡已經被德軍占領了。

說來好笑，幾個大男人拿著槍對著十幾歲的小孩子大吼大叫，似乎武器和高亢的聲調才足以強化他們行動的正當性。亞伯特忿忿難平，父親要他聽話不要反抗，此時母親懷裡的弟弟哭得更大聲。

亞伯特雙手背在頭上，慢慢蹲走到餐廳的大桌子旁。這張大桌子是一家人吃飯的地方，父親的座位旁永





遠都留有一個空位給客人。父親告訴亞伯特：「我們要向所有人學習。」父親身為煤礦公司的老闆，經常邀請不同身分的朋友到家裡作客，鄰居、朋友、工人、窮人等等，吃飯的時候永遠有說不完的新鮮話題，餐廳裡總是充滿了笑聲。沒想到今天家裡來了不速之客。馬家被充作德軍駐紮的營房，三個樓層的所有房間全被分配給士官兵居住。馬家人全被趕到地下室睡地板。房子的主人一夕間變成了奴僕，廚房也要等德軍用完後，才能輪到他們家人使用。在地下室裡經常會聽到樓上窸窣窸窣的聲音，每次上樓時，亞伯特都發現家裡的東西越來越少，原來德國人不停地在打包東西，把馬家有價值的東西全部寄回德國。

亞伯特的母親剛生產完，不僅身體虛弱，還得替德軍做勞務，吃的不夠，營養不足，根本沒有奶水哺育剛出生的小弟，眼看著小弟的氣色越來越糟，一向堅強的母親不由得哭了。

「逃吧！」爸爸要亞伯特帶著小弟逃走，逃到南方去投靠親友。那天夜裡，亞伯特趁德軍熟睡，背著小弟帶著簡單的行李，一路狂奔，他始終不敢回頭，就這樣一直跑到火車站，搭上火車，亞伯特才得以稍作喘息。火車在清晨出發，車廂裡擠滿了人，每個人都拎著大包小包的行李，臉上盡是疲憊的表情。瘦小的亞伯特被擠到車廂的最角落，他卸下背上的包袱，拿出母親交代的奶瓶，卻發現小弟雙眼緊閉、臉色蒼白，早已氣絕多



時。

「醒醒呀！醒醒呀！」亞伯特放聲大哭，不停地叫喚襁褓裡的小弟。火車搖搖晃晃，淚眼朦朧中小弟好像隨時會張開眼睛似的。隨著天色漸白，冬日的陽光照亮了整個車廂，溫暖的光影中小弟的臉顯得栩栩如生。

「醒醒呀！」亞伯特不停地向天父禱告，調皮搗蛋的他從來沒有這麼虔誠過，他請求天父原諒他過去所犯的錯，他也許下對未來的承諾，只希望有奇蹟出現——讓小弟復活。

忽然間小弟睜開眼睛，眼神明亮清澈。小弟竟然開口說話，語調輕緩：「該醒了！亞伯特！早上你不是還有約會嗎？」

老馬驚醒。

陽光耀眼照亮整個房間，老馬還躺在地上。此時的他認得出這裡是他在台北耕莘文教院的宿舍，所有知覺似乎都回來了，他掙扎地爬了起來，雖然頭腦昏沈，但剛剛的夢境卻依然清晰，尤其是小弟說話的語調甚是熟悉，好像在哪裡聽過，應該很熟的，怎麼現在想不起來了？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小弟並沒有活過來。

後來呢？他怎麼也想不起來，頭好痛，後腦勺一陣又一陣的鼓脹刺痛。「對了！今天早上我不是和一位佛教法師有約嗎？現在幾點了？可不要遲到了。」

老馬急忙梳洗換衣，打開房門，大步跨出。



## 第二章

---

### 初見



我是在老馬住院三天之後才得知消息，聽說他從床上摔下來，摔破了頭，早上竟還不忘和法師開會，直到被發現他頭上流血，才緊急叫救護車送他到醫院。

「唉呀！都這把年紀了還不懂得照顧自己的身體。」我幾乎有點氣！其實不懂得照顧身體的人還真不少，與年紀無關。我急著到耕莘醫院看他。路上買了一盒草莓，我知道他吃得很少，再加上八十歲的年紀，咬得動的東西大概也不多吧。

老馬躺在病床上，臉頰明顯消瘦許多，精神還算不錯，看到我來很高興，張開雙手歡迎。這是我第二次到醫院看老馬了，上一次是二〇〇二年我們一起到美國開會，他在底特律因心臟病發作住院，差一點就回不了台灣。

老馬生於一九二七年的法國，一九五九年來台灣服務，至今將近五十年了。他常笑說他在台灣住的時間比我還要久，我則笑他是流著法國血液的台灣人。他目前服務於耕莘文教院，大家都稱他「馬神父」。馬神父最為人熟知的不是他身為天主教神父的身分，而是他在「宗教交談與合作」這方面的貢獻，許多人和團體都是因為他而開啟了宗教交談的這扇門，也包括我在內。

記得第一次見到馬神父是在一九九七年的秋天，在開往福隆的火車上，當天我們一起接待一羣來自奧地利的天主教徒到靈鷲山佛教道場參訪。馬神父負責安排教



友的行程，我則因為在靈鷲山所屬的「世界宗教博物館」任職而前來協助。

我自認是佛教徒，或許有些佛教徒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自己十分確信我是佛陀的跟隨者。是或不是，自己是最清楚的了。曾有一位通靈的朋友說我與天主教和佛教都有緣，但一定要有所選擇，心靈有所依歸，才不至於飄飄盪盪載浮載沈。

我選擇了佛教，嚴格地說，應該是佛教在適當的時刻進入了我的生命。我幾乎讀遍了市面上免費流通的所有佛經、認識了幾位法師，也學打坐，偶爾參加法會聽法師講經，但對佛教的認識著實粗淺。接著我在博物館工作，當時真希望有人可以成立「佛陀博物館」。後來聽說有一位法師發願要成立「世界宗教博物館」，讓所有宗教有一個平等對話的平台。我欣喜若狂。多麼寬闊的胸襟呀！我好佩服這位法師，他的願比我大得太多了，後來才知道他是靈鷲山佛教僧團的創辦人心道法師。於是我便毛遂自薦到世界宗教博物館工作，而馬神父正是博物館在宗教交談方面的顧問，也是僧團與教會接觸的主要連絡窗口。馬神父是許多宗教領導者的好朋友，舉凡需要各個宗教共襄盛舉的活動聯繫，沒有人比馬神父更能讓人託以重任的了。一九九四年馬神父聯合天帝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成立「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以下簡稱 TCRP），至今仍是台灣規模



最大的跨宗教組織，幾乎所有重要的宗教團體在 TCRP 都有代表，而馬神父擔任第一、二屆理事長，帶領著台灣宗教團體在國際間活躍發聲。據說他每天工作十六個鐘頭，律己甚嚴，個性頗急。

是個嚴肅的老人吧，我猜想，要跟這麼一號大人物在一起恐怕不會太好玩，只希望他不要說沒兩句話就要對我傳教，否則這兩個鐘頭的車程可難過了。

當天，我提早在約定會面的台北火車站售票口前等他，馬神父準時出現，穿著深色西裝，打領帶，手上提著一只破舊的黑色公事包，亮白的頭髮梳理整齊，深度的老花眼鏡後面有一雙孩子般的好奇大眼睛。

「你是世賢吧！」他一眼就認出我來，主動與我握手，手掌很大很有力，態度非常親切。他的中文說得很好，語言上的溝通便容易多了。我們在火車上沿路一直聊，他關心我的日常生活，我好奇他的出家因緣，很快地我們便聊到彼此對宗教的體會，至於實際內容我幾乎全忘了，只記得當時的感覺很奇妙，我竟毫不掩飾地說出自己對宗教的感覺，儘管我面對的是一位初次見面、年紀大我很多、有著不同的宗教信仰、而我幾乎完全不了解他的價值觀的外國神職人員。我們就這樣「很有內容」的一直聊到福隆站，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與一位神父講那麼多話。

我們在福隆車站與奧地利天主教友的巴士會合，車



子一直開到半山腰，大家沿著登山小徑步行上山，爬爬山順便看看風景。他們的年紀頗大，偏偏下午又飄起雨來，我實在很擔心老人家滑倒。我和一位老修女共撐一把雨傘，她聽不懂英文，我們無法溝通，但她一直保持微笑，我也是。微笑總是足以表達人際的善意。

他們走馬看花參觀了佛寺，並與心道法師有一場小型座談。時間安排上有點短促，實在談不了多少話，但感覺還不錯，畢竟對外國友人來說是全新的體驗。回程時，台北正值下班塞車時間，華燈初上，窗外細雨迷濛，他們在車上祈禱，感謝天主，感謝這一天美好的安排，他們還特地謝謝我，讓我很不好意思，連忙合十稱謝「阿彌陀佛」，他們則對我說「阿們」。然後她們開始唱聖歌。我聽不懂他們唱些什麼，但也跟著弦律唱和。我看到坐在後座的馬神父對我點頭微笑，而坐在我身旁的老修女伸手握住我的手，眼裡泛著淚光，我們都很受感動。

「你記不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躺在病床上的馬神父問我。

「當然記得。阿彌陀佛！阿們！」聽我這麼說他也笑了，這是他和佛教徒打招呼的口頭禪。我陪他吃了幾顆草莓，否則以他的習慣一定不好意思自己吃。

「我們認識多久了？有沒有二十年了？」馬神父問。



「沒那麼久啦，八年而已。」

「是嗎？我總以為我們是認識很久的朋友了。」

「所以你要多保重，我們才有可能成為二十年的朋友。」我鼓勵他，但心裡明白馬神父現在的健康狀況跟八年前實在差太多了，說話顛顛倒倒，感覺上頭腦還有點不清楚，問他摔下床時怎麼沒有趕緊到醫院？他竟然回答說因為早上還有事。「結果來醫院的時候還被醫生罵。」他笑得很靦腆，好像神父不應該做錯事似的。

馬神父向隔壁病床的大嬸介紹我是他的救命恩人。這位大嬸完全不知道事情的前因後果，卻也毫無疑惑，笑著對我說：「多謝你呀，少年家！他們神父跑這麼遠來台灣幫助我們，我們要好好照顧他們。」我點點頭，但對於自己能作多少頗為懷疑。

我問神父現在身體還好嗎？他說全身都痛，晚上痛得睡不著覺。

「這次我大概不行了。」神父很認真地說。

「時候還沒有到吧。如果你真的要走了，上帝一定會先來托夢告訴我。」他知道我是一個很會做夢的佛教徒。

「你跟上帝的關係這麼好嗎？」他笑得很開心。

### 第三章

---

### 哪一個國門？

時間：二〇〇二年

地點：台北到美國芝加哥

我很尊敬馬神父，但是我們的相處卻很輕鬆，私底下我經常沒大沒小，事實上他是始作俑者也自作自受。我們見面的次數屈指可數，直到九二一大地震發生後，神父邀我主編《各宗教團體關懷九二一災後重建——陪伴月刊》，我們才開始密切接觸。每個星期我都要與神父開會，三天兩頭就會接到他的電話。我的太太慧雯便笑我這麼頻繁接到神父的電話，該不會是要找我出家吧？

《陪伴》創刊號出版後，當晚馬神父打電話給我，他說大家都喜歡，只是有人建議若能換掉主編會更好。我說好呀！神父大笑，他說他在開玩笑啦。

真是的，怎麼會有這麼調皮的神父。就像第一次收到馬神父給我的傳真，竟然稱呼我「可敬的世賢」，簡直把我嚇壞了，我何德何能配得上「可敬」這兩個字？他告訴我，我願意承擔，絕對是可敬的。有一次他向別人介紹我，用了許多比「可敬」更可怕的讚美，我笑著告訴對方不要相信馬神父的話。馬神父表情嚴肅地的說：「神父是不能說謊的！」他是認真的。為了這句話，我只好努力地去做到讓自己構得上「可敬」。他尊敬每個人，實踐父親對他說的話「我們要向所有人學習」，我在這位可敬的神父身上好像看到了《法華經》







裡的常不輕菩薩，尊敬所有人，相信每個人都有佛性，皆能成就佛果。

《陪伴》的編輯工作，讓我有機會得到馬神父在我學習成長中的陪伴，從那時起，我覺得我們是無話不談的忘年之交。我也因著馬神父的推薦，加入 TCRP。或許是我的意見忒多，表現得還不錯而被選為常務理事。馬神父說我太年輕了，否則應該有機會當選理事長。

哈！這個老神父可真會開玩笑。

馬神父繼續說：「不過理事長通常要很有錢。哈！」

我笑他：「對呀！你那麼窮，我就想不透你怎麼能擔任兩任理事長？」

「我也不知道呀！」我們倆相視大笑。

二〇〇二年十月，美國芝加哥高登協會邀請 TCRP 參與國際和平會議。類似的國際宗教交流活動過去都是由馬神父帶隊出國，畢竟馬神父擔任過十幾年的羅馬教廷亞洲地區宗教交談協會的主任，各國重要宗教人士幾乎都認識這位代表台灣的法國神父。但這幾年馬神父年事已高，健康不佳，他已經不再出國了。理事會於是決議委託兩位學養豐富的常務理事代表出席。

當時我已經離開世界宗教博物館，在木馬出版社協助台灣史的編纂工作。

某日，我接到馬神父的電話，問我用英文溝通可不



可以？

我說：「還可以。」馬神父接著說：「你可不可以代表 TCRP 到美國開會？原先答應要去的兩位常務理事都臨時有事不能去。」

我雖然對自己有信心，但並沒有出國開會的經驗，況且要代表台灣宗教界參與國際事務，許多分寸的拿捏我並不是那麼有把握。我說：「當然可以，但真的找不到別人了嗎？」馬神父說：「大家都覺得你最適合。」我問：「就我一個人去嗎？」馬神父說：「就你一個人，可以嗎？」我說這是我的榮幸。

兩天後，馬神父打電話來家裡，他說他的身體最近好多了，想陪我一起去美國開會。我知道他是不放心，所以甘冒生命危險陪我出國。我和慧雯都很受感動，馬神父的情操沖淡了我們離別的情愁，慧雯很堅決地告訴我：「一定要把馬神父活著帶回台灣。」

就這樣，我們兩個人，一老一少，一中一法，一個佛教徒和一個天主教神父，代表台灣 TCRP 出國。雖然這是我第一次去美國，我毫不緊張，只擔心馬神父的身體。果然，飛機剛抵達底特律機場，他就心臟病發作病倒了。救護車連忙將他送到鄰近的醫院，我設法連絡上美國的耶穌會，請他們能否派人來協助。馬神父隸屬於耶穌會，他說在耶穌會裡的所有會士都是「兄弟」，無論你在世界哪一個角落，只要有需要，各地的耶穌會都會樂於幫助你。



躺在病床上的馬神父換上醫院的衣服，等待進一步檢查。他看來緊張而脆弱，但仍不忘關心我接下來的行程。我要他放心，他只要安心祈禱就好了。

他很聽話，馬上閉上眼睛祈禱。我則默念大悲咒，祈求觀世音菩薩替馬神父消災解厄。然後我持手印，念咒語，在馬神父的天靈蓋上方「作法」。由於我曾有過為人靈療的經驗，替「卡到陰」的人驅邪，此時此刻我毫不猶豫地嘗試為馬神父驅邪。聽起來很荒誕——一個佛教徒以民間宗教的方法替天主教神父「收驚」。但在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對於無能為力的我而言，信仰是我最大的力量。

不一會兒，馬神父睜開眼睛，一臉疑惑的看著我。

神父問：「你在做什麼？」

我說：「我在為你祝福。」

他面露微笑，安心接受。不一會兒，他又說了。

「美國人好奇怪，這麼快就在過聖誕節。」這句話沒頭沒腦很無厘頭，我沒有答腔，繼續我的法事。馬神父眼睛睜得很大，手指著病床前面的布告欄說：「你看布告欄上面寫滿 MERRY CHRISTMAS。」我朝著馬神父指的方向看去，除了幾張 A4 紙的公告，什麼也沒有。

「我什麼也沒有看到呀！」

「就在那裡，寫這麼大字，還彩色的。」馬神父很認真地說。

我走近布告欄想看個清楚，結果還是一無所獲。馬



神父也很疑惑，再問：「你真的沒看到？」我說：「真的看不到。說不定這是天主給你看的，只有你才看得到。」嘿嘿！馬神父不知如何回答，笑得呆呆的。

三個鐘頭後，一位外國神父從城裡趕來關心，他很親切，儘管我們都是第一次見面，只因神父與他同屬耶穌會，他就願意在深夜大老遠趕來。我好感動，我謝謝他。

他很客氣地說：「因為我們都是兄弟。」

真好。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能像兄弟姊妹一般彼此對待，那該多好。

醫生要馬神父住院觀察，馬神父便要我自行到芝加哥開會，他隨後再來會合。我也很放心，便獨自前往。到芝加哥會場，每個人都問我馬神父的狀況，每個人都面露擔憂，都說要為他祈禱。看得出來他真是個受歡迎的好人。

三天之後，馬神父果真來到芝加哥，但腳下虛浮，我攙扶著他，他精神奕奕，熱情地與來自各國的好朋友打招呼。大家都喜歡他，不管是哪個宗教。

其實我在台灣聽到一些對馬神父不滿的耳語，說他變了，都在替別的佛教團體設想，已經不再那麼關心他們的師父了。

我不想多作辯白，路遙知馬力。

我請主辦單位替我們安排住同一房間，以便就近照顧。我請神父先休息，我則繼續準備隔天的報告，偶爾



還偷偷留意他的狀況。說起來這個老人家還真有趣，即使生病無氣力，行李依舊擺放得整整齊齊，連躺在床上姿勢都直挺挺的，感覺上像怕做錯事的小孩子。

我問他藥吃了沒？他幾十年來一直有服用安眠藥的習慣。

馬神父說醫生特別交代他心臟病發，要停止服用安眠藥。

「那你不就好幾天沒睡覺了？」

「對。」他應了一聲。

一個老先生接連幾天不睡覺，身體怎麼會好？真令人擔心。我轉頭看他，要他試著睡看看，這才看到他沒戴眼鏡的樣子，真把我嚇了一大跳。這個人是誰？這麼老！原來馬神父平時還戴假牙，拿掉假牙的他看起來更瘦呀！我心裡又是一絲難過，想起了慧雯說的話：「要把馬神父活著帶回台灣。」

「你明天要不要參加彌撒？」我問。我們住宿的地方是一所天主教教堂，早上都有舉行彌撒。

「那當然。」彌撒對馬神父的意義非比尋常。

隔天鬧鐘響起前，馬神父早已穿戴整齊，坐在床頭等我。隨後我們一起到聖堂。此時天色未明，昏黃的燈光下，聖堂裡疏疏落落坐著幾個人。有幾位是此行才認識的菲律賓天主教代表。我們互相點頭致意，我扶著馬神父尋著一個位置坐了下來。

我對彌撒的進程序並不了解，就是跟著主禮神父



的提示讀經、唱詩歌。我承認自己並沒有很專心，我一心只掛念著一會兒站立、一會兒坐下的馬神父可不要突然昏倒。

最莊嚴的儀式要開始了——「領聖體」。主禮神父舉起無酵餅虔誠地向天主祈求，這塊餅象徵為世人贖罪的耶穌的身體，神父咬了一口。主禮神父再度舉起酒杯祈求，這葡萄酒象徵耶穌的血，神父喝了一口，透過儀式、經過祝聖，藉由這血與肉的象徵，我們將與耶穌合而為一，為了要行耶穌在世間所行的，為了要活出耶穌的肖像。

當時的我並不知道非天主教徒不可以領聖餐的規定，我領受了聖餐。剎那間我覺得聖靈充滿，淚流滿面。我感謝這一切的安排，能認識這麼多修行的人，一起為世界的更大福祉努力。我甚至感謝馬神父的病痛，真心地感謝，但仍希望可以平安地帶他回台灣。我虔誠向天父祈求。主禮神父邀請我們一起上祭台禱告，馬神父則坐在原來的位。我依著主禮神父的動作，他默禱我就默禱，他攤開雙手我就攤開雙手。此時我看到馬神父的表情有一抹我沒有見過的奇特微笑。

會議開始，馬神父陪我簡報台灣宗教合作的經驗，我們以九二一震災後《陪伴》連絡網的合作經驗，以及為青年人舉辦的「宗教與和平生活營」與大會分享。台灣的宗教團體竟然有如此規模的合作關係，這對某些宗教氣氛始終劍拔弩張的國家代表而言簡直不可思議。晚



上，馬神父又累倒了，再度送進醫院檢查，又躺回病床上好幾天，直到會議結束，是該返回台灣的時候了。但這星期來，馬神父完全沒有睡覺，也沒有吃什麼東西，醫院只說他心律不整，要求他繼續住院觀察，並沒有為他作任何醫療行為。所有與會的朋友都勸他留在美國把病養好再回台灣，畢竟連續十幾個鐘頭的飛行，萬一出了什麼意外可就麻煩了。馬神父也很猶豫，他對自己的身體沒有把握。這次換成在芝加哥的耶穌會神父趕來照料，我們辦理出院，搬到耶穌會的芝加哥分會短暫休息，視馬神父當天的健康狀況再決定是否要一起搭乘飛機返台。

我們重回會館到寢室整理行囊。馬神父說他要出去一下，我說要陪他去，他說不用，便走了。我放心不下，悄悄跟了出去。原來馬神父是去聖堂，此時聖堂裡空無一人，燈光微弱，我站在外面遠遠地看他，只見一個老人的剪影，手扶椅把，顫危危地屈膝跪下。我知道他在禱告，他一定很想回台灣。

隔天一早，芝加哥神父開車送我們到機場，不知怎地他把馬神父和我的行李都卸下車，隨即開車離開，根本不留給我們考慮的餘地。我問馬神父身體狀況如何，如果還可以，我們一起回台灣。

馬神父顯得很高興。

我去買了些早餐，我說一定要吃點東西才有精神。他很聽話。我們就坐在候機室吃了起來。馬神父還開玩



笑說他會盡量活著，免得造成我和乘客的困擾。

飛機上，我們並沒有坐在一起，馬神父隔著走道坐在我的後面。我向馬神父身旁的一位女士詢問可否和她調換位置，讓神父坐在靠走道的位置，我去坐神父的位置方便照顧。

這位女士的位置靠走道，說著流利的中文，很客氣地告訴我她很累，需要睡眠，這個位置可以伸腳，長途飛行坐起來比較舒服。顯然她沒有意願，我便不再多說，畢竟是我們要麻煩別人。我只得叮嚀馬神父有任何狀況一定要趕緊叫我。

一路上我不斷地念經請佛菩薩保佑。偶爾回頭看他，他若發現，就會對我微笑，並用眼神表示一切OK。有時見他故作輕鬆地吹著不成調的口哨來掩飾緊張。每當他閉著眼睛休息，我總會多看個幾秒鐘，深怕他就此斷了氣，一睡不起。

記得在芝加哥機場時，馬神父說曾聽到有人在唱聖歌，內容大概是跟隨祂、要有信心，一切都不用擔憂之類的歌詞。但我什麼都沒聽到，當作是馬神父隨便說說。在大阪轉機的飛機上他說又聽到同樣的旋律，而且更大聲。他問我西北航空是不是和天主教有合作關係？不然為什麼一直放這首聖歌？而我還是什麼都沒聽到。

快抵達台灣了。我走到馬神父的位置旁邊了解他的狀況，看來狀況還不錯。我們隨便聊了幾句，隔著那位很累的女士，她正忙著填寫台灣入境申請書。我很雞婆





的提醒她本國人是不用填入境申請書的。她回答說她有綠卡，她不是台灣人。語氣有點驕傲。

或許因為我沒有答腔，氣氛有點尷尬。她主動問我這位神父的中文怎麼講得這麼好？我告訴她神父是法國人，在台灣服務了四十幾年。

她又問神父是外國人，怎麼沒有填入境申請書？

只見馬神父掏出皮夾，拿出他的永久居留證，很高興地說：「我是台灣人。」

經過十幾個小時的飛行，飛機終於飛抵台灣上空，窗外的萬家燈火看在遊子的眼中特別溫暖，想不到歸鄉路竟如此遙遠，回想十天來的生死交關，恍如隔世，一樣的天空，卻是兩樣的心情。我說：「神父，我們回台灣了。」他點點頭，表情總算真的放輕鬆了。

一踏出海關，我也鬆了一口氣，只見馬神父有如孩子般高興地雀躍。馬神父說：「你有沒有聽到？又是那首歌，在飛機上聽到的那首歌，而且更大聲了。」我還是搖頭，什麼都沒有聽到。馬神父說：「你還是聽不到？」我說：「這是上帝只給你聽的歌。」

到機場接我們的是兩位馬神父在耕莘文教院的耶穌會弟兄，負責開車的是六十幾歲的修士，另一位是八十幾歲西班牙籍的賴神父，他是一位醫生，可以立即了解這位七十幾歲老朋友的病情。我坐在前座，聽他們用母語彼此交談，我完全聽不懂。隨即賴神父轉述在台灣知道他病倒時大家有多麼地擔心，此時馬神父卻開始生龍



活虎地敘述他在美國時的諸多悲慘遭遇。他說來輕鬆，其實當時他身上可是插滿了管子，誰也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而賴神父每每聽到絕處逢生的關鍵，就習慣性地讚嘆：「天主保佑」，前座的開車的修士也跟著一聲「天主保佑」，就這樣一路的「天主保佑」，真是感謝天主。

馬神父特別謝謝我，他說我總是充滿信心、不慌亂，讓他也很安心。馬神父說：「世賢在芝加哥時好像就是一位神父，作彌撒時還張開雙手來為我祝福。」原來在芝加哥教堂裡他那抹奇特的微笑指的是這件事，我意會時覺得很不好意思。賴神父笑著對我說：「你是天主派來照顧馬神父的天使。」

車子行駛在夜間的高速公路，兩側的路燈一路向前綿延至遠方，廣告招牌上面寫著方方正正的中文，我聽到馬神父心滿意足地說：「回家真好！」

真的。回家真好。出國前我告訴慧雯，我在美國這十天將不會打電話回來，兩地既有時差、又很難掌握彼此的時間，與其掛念著，不如兩人都安心去做事。一切平安，十天後我就會回來；萬一有事，擔心也沒有用，自然會有人通知。

那時的美國還籠罩在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的緊張氛圍，臨行前一晚，我寫了一封信給她（附錄一），內容類似「生前預囑」。慧雯邊讀邊哭，好像我們真的面臨生離死別了。這是我們結婚多年來第一次分離這麼長

的時間，她知道我要去做應該做的事情，她也很聽話地專心去做她應該做的事情。這段期間她徹底「放下」——這是我們在佛法修行中的體會，我們也互相勉勵要盡力實踐我們的體會。當我回家時，她很意外，感覺時間過得很快。她也拿她寫的「生命留言版」給我看（附錄二），讀完後我好感動，有這麼一位心靈伴侶陪伴一生真是幸福。我們一起向家裡的菩薩點了一炷香，感謝祂的護佑，並為馬神父的身體健康祈福。





## 附錄一：給寶寶的一封信

寶寶，是我！我還在，我並沒有離開，只是少了這個七十公斤的身體，你不能再叫我大胖子哦！

不要哭！不過要你  
不哭大概很難，那麼就哭吧，捨不得是正常的，不過要記得保持你一貫的優雅，要面帶微笑，因為死也是一件值得祝福的好事，你說對不對？

從前，我總以為可能的話，我希望你可以比我早一步走，畢竟我覺得我比你  
能忍受悲傷的苦。後來你知道了，知道我疼你，捨不得你難過，你跟我說：「世賢，我們一定要好好地修，說不定將來可以一起離開。」不過，緣分是很難說得準的，於是我們又約定，萬一有人先走了，留下來的人一定要好好地活，要活出兩個人的生命意義。所以呢，寶寶，別忘了我們的約定！

二十九歲那年，你說你很焦慮，因為你不曉得如何去面對三十歲，這個你從來沒有想到過的年紀。後來，你輕鬆了，因為你發覺我走過了三十也沒怎麼樣。你說有我走在前面，你就安心了。所以，寶寶，我先走，是要先去天國鋪路，去準備我們的花園小屋。

寶寶，能娶你為妻是我這輩子最大的幸福，感謝老天爺！寶寶，要記得，愛並不會因為看不見而

停止。只要你一想起我，我就會陪伴在你的身邊，你一定看得到我，我會在每天的晨曦、晚霞裡，我會在每朵花瓣的水滴上，我會在你看到的每個人的微笑中，我會在每一次的呼吸間跟你說話，告訴你我始終難以啓齒的話：「寶寶，我愛你！」

寶寶，謝謝你，你要幫我抱一抱爸爸、媽媽，謝謝他們，告訴他們我過得很好，不用操心。你們要保重身體，我在這裡為你們祝福！

## 附錄二：相愛的人終會再相見

世賢，謎底終於揭曉了，是我要先走了！來到這重要的一刻，我很感動，無論成績如何，我總是完成了！

捨不得你，捨不得家人，捨不得這五彩繽紛的美麗人間和溫暖的人情。因為捨不得，所以放在心裡面，而且裝得滿滿的。世賢，這輩子，我是多麼地幸運，有你的陪伴。我的生命有了你，變得豐富又神奇。

你是一個快樂的人，跟你在一起，總是充滿了歡笑。雖然只有兩個人的生活，也一點都不寂寞。你總是笑我笨，說，對我這麼好，我都不知道。我怎麼會不知道呢？走路的時候，吃飯的時候，發呆的時候，一想到你，就會笑得甜甜的！連夢裡都會



笑了呢！世賢，真的謝謝你，謝謝你一直這麼關心我、愛護我，陪你到白頭，是我衷心的願望，如果不能一起走，一定是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你去完成。我知道，你會把自己照顧好，有這麼多好朋友，雖然，沒有孩子，也不會孤單的。只是少了我提醒你，不要吃成大胖子才好。在天堂相會時，我才認得出你喔！

媽媽和弟弟就要請你多關心他們了！就像我在的時候一樣。人家說相愛的人，一定會再見面的。

（此兩篇短文皆入選國民健康局所舉辦的「生命留言版」得獎作品。）



## 第四章

---

### 只為一個人開的門

時間：二〇〇五年

地點：台北耕莘文教院

這段歷程讓我對「婚姻」與「信仰」有了更深一層的體悟。「婚姻」是我和另一位有著不同背景的人，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彼此覺得情投意合，願意互託終生，成為「一家人」。而「信仰」，是我與另一不同層次的神靈，經過一段時間的了解後，願意服膺其教義，成為信徒。「宗教交談」則開始於不同信仰間的婚姻關係，即使無法了解另一個宗教的教義，不熟悉其儀式、也體驗不到其信仰中的神奧，但並不會影響對他的信任與關心，因為我們是「一家人」。

馬神父從美國回來之後，即入院治療，命是保住了，但身體明顯虛弱許多，也老了很多，身體功能逐漸退化，脊椎有兩截骨頭壓迫到神經，痛到不得不住院開刀。手術是成功的，但成效不佳，馬神父後來痛得連走路都寸步難行，只得靠拐杖輔助，他曾經非常抗拒這第三隻腳，出門經常不帶拐杖，好幾次在捷運站裡摔跤，幸虧有好心人送他回耕莘。從前健步如飛東奔西跑的老馬，現在只能拖著蹣跚的步履原地踏步。那晚一摔後，馬神父幾乎不能走，醫生說要再開一次刀，但以馬神父的年紀，風險很高，效果恐怕也不見得好，他並不建議，只能繼續開止痛藥，並請神父多忍耐。

馬神父強忍著痛仍繼續工作，但身體不好，工作效







率變得很差，需要躺下來的時間愈來愈多，感覺他隨時都會回天國去報到了。大家好像都有了默契，耶穌會開始找人來交接神父的工作，他的秘書莉婷開始協助整理馬神父歷年來的文件。莉婷告訴我，馬神父只要看到我精神就特別好，希望我常去看他。

生死有命，我從不畏懼。如果馬神父走了，我也會安然接受，我們早已約好要在天國的圖書館一起讀書。只不過現在看他拖著病體還記掛著工作著實讓人心疼，但要他放下工作、安心養病又是談何容易。我一有時間便會去耕莘看他，他看到我真的很高興。他說他希望能活到接續他工作的人來，他才能放心離開人間。

他的辦公室是耕莘文學院最不一樣的地方，有很多不同宗教的象徵物和出版品。一張大大的九二一災區地圖，上面還圈畫著幾個紅色標記。書桌後面有一個特別的空間，是他的「佛桌」，桌上有佛像還有幾張出家人的相片，包括懺雲法師、印順長老、慈濟的證嚴法師、法鼓山的聖嚴法師等。牆壁上有一幅曉雲法師送給他的畫作。左側牆壁上還掛著一幅對聯：「一生學道無窮窮中有樂。萬事隨雲雲有份份外無求。」這是道教朋友送的。對聯下方有一具交趾陶燒成的馬，與矮櫃上的另一匹陶製小馬隔空對望。看來大家都喜歡送馬神父「馬」的紀念品。莉婷說有一次她擦桌子時，不小心把陶馬的臉轉向另一側，馬神父馬上幫它轉回來，讓兩匹馬彼此相對。他說小馬和大馬晚上門關起來以後會開始



交談。他真的痴得可愛。

我的生肖屬馬，剛好和這法國老馬可以好好談談。通常我們聊個十分鐘左右，他就必須站起來活動活動，因為坐久了腰會痛，但是他站著總是顛危危的。每次他都會提起芝加哥之行，我是怎麼救他回台灣的。而我總是會想起他聽到的那首上帝只給他聽的歌，他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聽得到。

我也希望。

我說：「神父，你應該跟天主祈禱，請祂讓你少一點痛。」

馬神父說：「為什麼？這痛是我向天主祈求來的。」

我很驚訝，怎麼說呢？

馬神父說：「去年年底避靜的時候，我向天主祈求，讓我能感受耶穌被釘上十字架的痛苦，讓我痛，讓我為世人背負一些痛苦。一個星期之後，天主就回應我了！哈！我也沒想到會這麼快。」

自願為他人承受苦難，這不就是佛教常說的「慈悲」嗎？

我說：「能不能今年避靜時你再跟天主說一下，請祂讓你心裡能夠感受世人的苦，而不要讓你的肉體痛到不能工作，好不好？你還有很多事情還沒有完成呢。」他笑得傻傻的。也不知道有沒有聽懂，有沒有跟天主說，倒是當晚我跟耕莘文教院的神父們共進晚餐時，我



把馬神父這套「自討苦吃」的說法告訴王秉鈞院長，王院長也是笑，他對馬神父說：「請向天主祈禱，在你責任的部分給你痛苦就好。」

長久以來馬神父一直擔任「天主教宗教交談合作委員會」的主任，他很希望交棒給年輕人，但教團總認為馬神父還可以做，交接的事便一直耽擱下來。如今情非得已，教團不得不正視馬神父快做不動了的事實，這才發現要找到這樣的人才難度頗高：他最好是耶穌會神父。有神學背景而且思想純正，要年輕，要能接受不同的信仰，日後能代表教團與不同宗教交流，卻發現大多數的神父對於宗教交談這個領域非常陌生。這件事馬神父一直引以為憾。

馬神父放下手上的餐具，說：「其實世賢是最適合的人選，只可惜他不是教友。」他吃得很少，自從三十多年前他接觸佛教之後即開始吃素。

王院長說：「為什麼不可以？有時候我們也要試著跳脫既有的想法，如果由一個佛教徒來主導天主教教團從事宗教交談，一定有不同的氣象。」偉哉斯言！如此開放的胸襟與信任，讓我們都陷入長長的思考，我也自忖著神父若真的向我提出，我願意接受嗎？我可以勝任嗎？若真的要信仰天主教才能承接這工作，我會改變我的信仰嗎？

雖然我是佛教徒，但我與天主教的緣分始終很深，因為長期在天主教康泰醫療教育基金會擔任會訊主編，



接觸到的人幾乎都是天主教教友。有些佛教朋友說：哪天我說不定就改信天主教了。天主教的朋友也對我說馬神父一定很希望能為我領洗。然而這都是我覺得最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因為宗教交談，因為馬神父，我體會愈深，也更加珍視我的信仰。我從不認為馬神父會希望我成為天主教徒。我把朋友的說法告訴馬神父，他說他從沒有過這樣的想法。他說：「宗教交談的目的不是為了傳教，而是藉由不同宗教的對話來彼此學習。」傳教士不傳教，這完全顛覆了一九六五年天主教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之前對傳教士的觀念。至今確實還有很多天主教神父仍無法接受世界上還存在不同的信仰、有不同的主。

宗教交談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類經歷了幾千年的摸索與爭亂，至近代才開始起步願意去探討。從沒有信仰，到接受信仰，到歡喜接受別人有不同於己的信仰，再到心意相通，感同身受，這涉及到許多不同的心靈層次。我始終覺得信仰打開了通往另一個世界的大門，你當然可以選擇關上門，在自己熟悉的環境裡安身立命；但也可以試著打開門，走出去看看上帝所創造這廣袤的有情天地，而開門的鎖鑰只需一顆開放的心。否則萬能的上帝為何要創造這麼多不同的宗教與對事物的觀點？

一個月後，一位來自剛果的鮑霖神父適時出現，他符合所有條件，又有心從事宗教交談的工作，唯一不符



的是他屬於天主教的另一個團體「聖方濟沙勿略會」。他是位開朗的黑人，很聰明，體會也深，經常看到他笑顏逐開，有一口如牙膏廣告般的亮白牙齒。他的經歷也很特殊，他的家庭在剛果是個大戶人家，況且剛果是天主教國家，如果他留在剛果應該很容易有發展，但是他卻選擇學習聖方濟的精神到國外服務。問他為什麼到台灣？黑人會不會被歧視？他說，正因為他是黑人，所以如果別人願意接受他喜歡他，這完全是因為天主的教義而喜歡。

馬神父懸宕已久的心總算可以放下，接下來就是將經營四十年的人脈、資源，設法完整地移交給鮑神父。鮑神父隨即投入研讀馬神父的所有文件，馬神父也帶著鮑神父每星期到不同宗教的道場去拜訪。

不久之後，一個不預期的機會出現，我離開台灣，前往印度拍攝佛陀紀錄片。

其實這件事情早在一年多前朋友通靈時，菩薩即已告知，沒想到預言成真。很奇妙！記得我剛聽到這個訊息時的第一個想法是我要先存一大筆錢，但依我薄弱的賺錢能力，我估計至少要存個三年才有可能成行。沒想到剛巧佛光山打算拍攝《佛國之旅》節目，需要找一個了解佛教背景、有電視經驗、可以遠行吃苦的人，我的條件還算符合，便加入拍攝的行列，我也因工作之由不需籌措旅費而得償宿願。那是段美妙的日子，出發前，我必須更深入了解佛陀的故事以及印度的風土民情以編



寫企劃。到了印度，則必須在佛陀的足跡所及之處去印證佛陀的初衷與悲心，回台灣再撰寫行腳的心得供後製使用。過程中，因地、因事、因人，我的情緒起伏，面對佛陀，我再度反省修行的意義。感謝菩薩。有了信仰，生命充滿驚喜。

返國後，我馬上去看馬神父。他似乎更老了，心急卻又使不上力氣，讓他很洩氣。而鮑霖神父也告訴我：「馬神父的工作很難取代，雖然我跟著他到不同宗教的道場參訪，他們很歡迎我們，其實所有的大門只為馬神父一個人開。」

面對不可預知的死期，心急是免不了的。我可以體會馬神父的壓力，我寫了一封信給他：「馬神父平安：靈的部分，有天父的照顧；心的部分，有我們為你祈禱；身的部分，有醫師診治；工作的部分，有鮑神父與莉婷代勞。所以請安心養病。」

馬神父告訴我這封信讓他感覺好輕鬆，好像都沒有他的事情。他將信轉寄給很多關心他的朋友看，大家都說我說得很對，要他聽我的。

幾天之後，我到耕莘文教院去看馬神父，並沒有事先約好，我剛好有空便希望給他驚喜。卻見他的辦公室門口站著鮑神父、王院長與莉婷，他們看到我走進來一臉驚訝。莉婷興奮地說：「才說你，你就來了，真是天主的安排。」原來他們希望能把馬神父的宗教交談經驗寫出來。這件事情早已醞釀多年，第一個提議的是亞洲



地區總主教，但馬神父始終沒有動筆，他總是說這件事情不容易。如今，不能再拖了，而我就是他們認為撰寫此書的最佳人選，他們知道馬神父很信任我，他們還沒有跟馬神父說，想先詢問我的意願。

我當然願意，冥冥中有奇妙的因緣，二〇〇一年我就曾有過這樣的夢境。

夢裡我到一座位於山上的道場參訪，沿著窄小的山路走上峰頂，一個轉彎後，只見對面山頭金光燦爛，有一座宮殿，大殿中央立著一支雕龍畫鳳的擎天神柱。我好興奮，快步向前。迎面走來一位身穿藏紅大袍的女喇嘛，我告訴她我昨晚曾夢見此景。但她沒什麼反應，倒是對正在推大型法輪的一羣外國觀光客比較有興趣。我



日記簿裡的草圖與夢境



知道她還不能體會我的驚喜，覺得有點可惜。宮殿左側有一棵盤根錯節的大樹，後面有一條石階小路，我便沿著石階繼續往前走，突然看到馬神父，他在看四本綠色絨布封面的精裝書，其中有兩本佛經、一本「心法」、另一本是中英文版的馬神父傳，由佛教徒幫他寫的。

三天後，我拿這場夢的日記給馬神父看，他也覺得很奇妙。他說對他而言寫這本書是不可能的，但他相信我有能力。

馬神父說：「這是你的書，不要提到太多我的事情。」謙虛始終是馬神父的美德。

我說：「這也不是我的書，也不可能不提到你，你是目前在台灣宗教交談經驗最豐富的人。我們都不是重點，重點是我們要跟世人分享我們的經驗與感動，我們要作宗教交談的見證。」

馬神父點頭。

於是，馬神父、我和鮑霖神父三個人，分別來自歐洲的法國、亞洲的台灣、和非洲的剛果，三種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人種——白人、黃種人和黑人，跨越不同的年齡層，約定每星期三下午在耕莘文教院老馬的辦公室，展開佛教與天主教之間的宗教交談。





我和慧雯在二〇〇六年的中秋節，邀請馬神父和鮑霖神父來家裡吃飯。





### 附錄三：兩封我與馬神父的信

這十年來，我和馬神父都是用這樣的方式溝通，我寫中文、他寫英文。

親愛的馬神父，平安：

請你不要為我的生活擔心，我說不用擔心就是不用擔心。真的如此。我們認識這麼多年了，我有這麼令人擔心的嗎？應該沒有吧。而且我算是蠻有福氣的人，有天主、有佛陀、有許多法師、許多神父，經常給我祝福與關心，還有什麼需要擔心？所以，請你放心。

我希望你能親眼看到我獻給你的這本書，我希望能詳實記錄你這幾十年來沒有人可以取代的交談經驗，我期待這本書可以為人類提供一個想法，原來曾經有人在宗教交談中體會到這難以言喻的深深感動。如果我們期待二十一世紀或長遠的未來世界有和平的希望，那麼宗教和平是絕對必要的，不僅是台灣與大陸的和平。世界和平是所有人的共同責任。

我自認為是佛陀的乖弟子，我相信強求來的不會是好緣分，我靜待這本書的緣分到來，大家都高興，大家都期待。當然寫這本書是目前我最期盼完

成的工作，思考與撰寫的過程都讓我高興得不得了。所以，請勿擔憂。

如果我是航行在大海中的方舟，你是幫我把握方向的舵。你的沈穩與經驗，能安定我比較躁進的心。當初我的爸媽也曾擔心我活得太出世了，我也勸他們放心，我告訴自己一定要做到讓他們感到放心。這麼多年下來，他們終於能約略了解他們的孩子心中的想法。老實說，目前為止我對這一切甘之如飴，我很歡喜的。

賢

Very dear 世賢：

Thank you for your message of yesterday.

It's good to know that you will be back home this evening!

As the time of the end of your work on your manuscript is getting close, I feel urged to share with you some concerns on the content of the book.

As it's already a long time since we began to know each other, to learn from one another, and to enter into a deep mutual friendship, I feel confident that you





already know what can be written and what should not be written to produce an attracting and helpful book on the call for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not only in your life and in my life, but in the life of each one of us, people of all faiths, all people of good will, living and working in Taiwan today.

You know what should be done to make your readers spiritually moved.

You know what can be written and what should not be written to help the readers of the book discover or re-discover the importance and the urgency of new initiatives, creative initiatives, in the field of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and cooperation among people of all faiths and of good will, not only in Taiwan, but also in parts of the world where possible translations of the book could some day become available.

You and I, together with Paul Batairwa, should perhaps find a way to meet again one afternoon in a peaceful place, to share our ideas, our hopes and also our dreams.

Let us keep in touch with one another.  
To reflect together,  
And let us keep praying for one another, keep praying  
together!

Fraternally yours,

Old Ma



## 第五章

---

聽見，就信了！



我相信「神蹟」是許多人進入信仰的最初經驗，每個人說起自己所經驗到的神蹟一定極為不可思議，儘管別人聽來也許荒誕難以置信。馬神父出家的神蹟發生在他十二歲那年年底，時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軍還沒有攻入法國，他的小弟也還沒有過世。

馬神父說：「我在學校裡擔任輔祭，有一次彌撒時，神父在祭台上，我坐在下方，突然感覺自己聽到一個聲音，天主邀請我當神父。兩天後，我在巴黎沙勿略大教堂，祂繼續告訴我，要到中國傳揚福音，要學習聖方濟沙勿略。」

不是你們揀選了我，而是我揀選了你們，並派遣你們去結果實，去結常存的果實。（《若望福音》十五 16）

馬神父說：「那是在我生命中很大的改變，我清楚知道我以後要做什麼。當時我是很調皮的小孩，站在神父旁邊的小助理，根本沒有想到會被邀請去當神父。我告訴神父我的夢，然後寫信告訴父母親我要回家，並且有事情要告訴他們。」

「聖誕節前一天，我搭火車回家，學校離家約有兩三小時車程，我在火車上，一路上都清楚感受到天主的聲音。回到家裡，父母親在家等我，母親一開門就問我病了嗎？發生什麼事？是不是被開除了？我說我要出家，要當一個神父到中國傳福音。媽媽哭了，感動得哭



馬神父全家福，攝於一九四五年。後排右四穿黑色羅馬領西裝者為馬神父，畫面中央有一位男子搭著前方女子的肩膀，此即馬神父的父母親。

了，她們確實曾希望家裡的第一個男孩可以當神父，但並沒有告訴我。媽媽問我為什麼是到中國？我說上面是這樣說的。我在很短的時間內決定了我的一生，畢業後就出家了。」

我問：「難道你沒有一點懷疑嗎？說不定你聽到的是幻聽呀。」

馬神父說：「我一點都沒有懷疑，就像佛教徒聽到佛陀的話，不會懷疑佛陀為什麼來教我。」

聽見了，就信了！就這麼簡單？信仰的基礎在「信」字，但是人並不見得那麼聽話，人總以自我為





主，愛「懷疑」比愛天主來得多，還沒有信仰之前的我就是這種人，讀了二十多年的理工科學，科學的訓練培養我懷疑的精神，沒有實驗驗證之前，要我如何相信虛無縹緲的神蹟？我可沒有這麼聽話。直到二十九歲那年我第一次遇到「主母」——一位沒有形體、指導我修行的菩薩。主母的故事我說得越多，聽起來會越像神話，難以置信，但是祂真真實實發生在我身上，如同發生在馬神父身上的奇蹟一樣，改變了我的生命。

我家從小供奉明山國王，是傳統民間信仰的王爺，父親從故鄉到高雄打拼時特地請來供奉的。我對王爺並無特殊情感，只知道父親每天工作再忙，也會專程回家替王爺上香供茶。或許因為王爺靈驗，父親白手起家，我們買了房子，一家人和樂融融。

七〇年代，「大家樂」盛行，配合愛國獎券的開獎號碼進行另類賭博。我的爸媽都迷上簽賭，幻想能一夜致富，爸爸總是說如果中個大獎，就可以拿部分的獎金回家鄉去設立獎學金，幫助沒有錢讀書的小朋友。回饋家鄉始終是父親最大的願望。然而信仰的意義卻開始產生微妙變化，開獎前，總是看到父親恭敬地向王爺上香，希望王爺保佑中大獎。人力有所不足，人們便祈求神力發威。類似的「神明牌」屢見不鮮，報紙分類廣告上充斥著許多佛陀濟世出明牌、土地公顯靈、濟公起乩、墓仔埔出籤詩等。但十賭九輸，輸錢的人便開始把





怒氣出在神明身上，於是在河邊、草叢、垃圾堆裡經常發現許多被砍頭或丟棄的神明塑像。

當時我忙著大學聯考，只記得台灣全島因賭風盛行，政府決定停辦愛國獎券。最後一期的賭局當然引起更大的熱潮。開獎前三天，我聽父親說有間廟裡的三太子出明牌，爸說他想買這組號碼，但全國早已封牌，沒有組頭敢賣，聽說有一個不知姓名的人全省包牌。後來開獎竟然真的出現「神明牌」。驚人吧！幽冥中的不可知。爸爸感嘆明明知道號碼，就是沒有福氣中獎。兩年之後，家裡被倒會，房子賣掉，從此明山王爺開始跟著我們四處遷徙，我開始懷疑如果王爺有靈，爸爸這麼虔誠對祂，祂為什麼沒有保佑我們？

我的個性驕傲，從小飽讀詩書，出口成章，國小畢業以市長獎被選進國中特優班，一路考進南部最好的高中，高二主編校刊，在學校享有不同於一般同學的特權——「合法的蹺課權」，我目空一切，眼睛長在頭頂上，我經常狂妄的說大學生玩的我都我玩過了，所以我拒絕聯考。話說得漂亮，其實是書沒念好，被當、留級。

數年後，我重拾書本，告訴家人我要再去考大學。爸媽都很支持我，但我知道他們很不放心。後來我順利考上國立大學。有一天，我在家裡的佛桌抽屜裡發現一張紅紙，上面寫著我的名字還有出生年月日，是我的流年，原來爸爸去幫我排流年。紅紙上寫著「問考運」，

答案是「徒勞無功」。我有點不屑，氣他們怎麼會去相信這些江湖術士的騙人把戲？爸說我從前拒絕聯考的表現讓他們很擔心，但又幫不上我的忙，所以才會去算命。知道結果也不敢告訴我，怕影響我的心情，反正考上了就好。

無知！迷信！總之，科學無法證實的事情怎能相信，我驕傲地認為佛陀和耶穌是最佳廣告代言人，他們撒了天字第一號的謊，信教的人也自欺欺人，反正相信了這套說法，生活似乎比較好過，若說宗教是「心靈安慰劑」一點也不為過。



## 第六章

---

### 靈動渡因果

時間：一九九三年

地點：台北到桃園

不信神的鐵齒之人，要轉變為相信神且成為祂的信徒，恐怕是信仰中最難突破的一關。

我在二十九歲那年，不顧親友反對，毅然放棄十幾年的理工學科培養，一股腦兒投入喜愛的電影圈，在國際大導演楊德昌的手下工作。我的脾氣很硬，相信自己可以走出一條路，我不想造成家裡的負擔，也不想讓人看笑話，我告訴自己，為了理想，再苦也要忍耐。我借住在台北朋友家頂樓加蓋的小房間，過著有一餐沒一餐的日子。生活很不安定，和當初的女朋友慧雯的關係也處於若即若離的不穩定狀態。因為我不想定下來，也不想被拘束。我的愛情觀很灑脫，我不相信愛情可以白頭偕老，不必勉強你自己，合則來，不合則去。

像我這樣的男人，若碰到相信真愛的女人就麻煩了。所以慧雯和我在一起，一直為愛所苦，她日漸消瘦，氣若游絲，醫院卻檢查不出原因。朋友介紹她認識了一位會通靈的吳阿姨，慧雯就開始跟著吳阿姨到處拜拜，他們稱之為「遊山」，說是要去「接靈」接觸自己的靈體，「接旨」接收上天的旨意。接靈後的她身體會自然的「靈動」。那陣子她經常跟我談信仰，要我也跟他們一起去認識「菩薩」（我心裡很不以為然，哪來的肉身菩薩？）我當然敬謝不敏，我說我不反對你去信





教，但不要要求我要跟著作。我認為他們是迷信過了頭。直到有一次，「菩薩」竟然附身在慧雯身上來跟我講話。

那天晚上，我們為了要不要繼續在一起，電話裡談得很僵，慧雯一下子哭、一下子又冷如冰，感覺很詭異，我很擔心，便說要去找她。我從永和騎摩托車到士林大概四十分鐘，按了門鈴，是她的室友開的門。她的室友很緊張，問我們怎麼了？她說慧雯不想見我。

我來到房間，只見慧雯躲在棉被裡，不敢看我，像是被嚇到了的小孩。我想掀開棉被，她卻拉得越緊。室友也不知如何才好。忽然，室友問慧雯要不要喝水？她說好。室友連忙去倒了一杯水從棉被縫裡交給慧雯。大概是喝一杯水的時間，慧雯掀開棉被，表情沈靜，面對著我盤腿端坐，有一種莊嚴不可侵犯的神情。

我很光火，對著慧雯大吼：「我要我的慧雯回來！你走開！」我伸手想去抓慧雯的肩膀要搖醒她。慧雯卻面露微笑，像是笑我胡鬧，一舉手，輕巧地將我的手格開，然後開始用很不一樣的語氣跟我講了些做人做事的道理，也道出了我的身世。用閩南語，說起話來慢條斯理，抽絲剝繭。我問，她答，觀點很不一樣。大概就是慧雯說的菩薩吧！我確信這不是慧雯平日的語言邏輯。突然，慧雯的表情變得冰冷，語氣發抖，聲音彷彿是從冰窖裡發出，竟然是我已逝的親人也來附慧雯的體，他們表示很擔心我現在混亂的生活狀況。我半信半疑，不



免懷疑這是慧雯為了要我信教所演的戲，但是表現出來的感情卻又那麼真摯，反而讓我對於自己的懷疑沒有太大的信心。

中秋節前夕，早上九點我到公司開會，大家分配區域去送秋節賀禮，我和同事小萍分配在同一組，正準備騎摩托車出發前，突然接到慧雯打來的電話。

慧雯的聲音很緊張，說：「你是不是要和小萍出去，去敦化南路和信義路口？」

「對呀！」我回答，其實心裡有點氣，正在忙呢。

慧雯說：「不要去，有危險。」

怎麼可能說不去就不去？不過我很好奇她怎麼知道我今天的行程？我才剛開完會，而她竟然連我的同伴和要去的地點都說對了。我問她原因。慧雯說：「反正你就是不要騎摩托車去那裡，那裡有一個劫難。或是騎到附近就停下來用走的。你一定要聽我的。」憂心之情溢於言表。

為了讓她放心，我勉強答應。掛完電話，我還是騎摩托車和小萍同行，但心裡總是毛毛的，接近下午四點我們到達那個劫難地點附近，我真的停下車子，走路過去送禮。結束後回到公司，我打電話給慧雯報平安。慧雯在朋友小惠的店裡。小惠說她剛睡著，就在四點左右，正是我離開那地點的時間。晚上我到小惠家，慧雯拿出一張筆跡凌亂的紙，告訴我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慧雯說：「昨天晚上不知怎地，心裡直發慌，雖然



在自己房裡，卻感到很害怕，室友貼在書桌前的那張小卡片，模特兒的眼神似乎充滿邪氣，都會令我害怕，我隨意拿了一張紙把那張卡片貼起來。我開始念大悲咒，希望可以讓心情平穩一些，但身體卻靈動起來，靈一動，我就心安了，我放任靈體去做事。靈體好像在尋找什麼似的，她先找到一枝筆，然後撕下那張貼在模特兒照片上的紙，開始拿筆在紙上面畫圈圈，原來那張紙是你拍攝工作的支配單。開始好像是無意識的動作，圈出『小萍』、『轎車』、『摩托車』、『敦化南路』。我愈圈心愈慌，我跟靈體說我看不懂你的意思，要祂表達明確一點。結果靈體就把紙翻到背面開始用寫的，用我看得懂的中文字。我的意識很清楚，一再跟靈確定後才寫下每一筆，結果她就寫了這些。」

這張紙條上面寫著：「給盛丰／不會有事／不要和小萍去送月餅／給湘琪／逃過一劫／有陳氏祖先來拜／世賢不要去敦化南路／」最後一個字的筆畫從敦化南路的「路」開始歪歪斜斜斷斷續續的幾筆，筆觸看起來好像在發抖，看不出是什麼字，最後清清楚楚地寫了「死」，令人觸目驚心。

慧雯說：「她開始寫出人物、事件、地點，寫到後來我心裡越來越怕，很怕她會寫出『死』這個字。我一直抗拒，最後她還是寫出來。」語氣一轉：「你的時間到了，我要你跟我去見吳阿姨。」

不知道為何，這次我答應了。只能說整件事情很





玄。我想起國小四年級的時候，我告訴弟弟我會在二十九歲死掉，要他幫忙照顧爸媽。我跟爸媽也這麼說，請他們不要難過。爸媽罵我：「小孩子不要亂講話！」經過了這麼多年，這件事剛好發生在我二十九歲的時候，莫非小時候的我已預知了自己的死期？而紙上那一個看不懂的字，後來對照竟是我的生命線掌紋。

我們約好隔天下班後騎車到桃園找吳阿姨。但那天我的精神狀態極糟，騎在摩托車上，虛弱到快昏倒，經過行天宮前，我好想停下來睡覺。到達慧雯的宿舍，我按電鈴，要她下來幫我，我虛弱得無法上樓。她趕緊下來，看到我的樣子幾乎嚇住了，我無力地靠在樓梯扶手、臉色慘白。我說：「我好累，我要先睡一下。」

接下來只記得慧雯扶我到房間休息，我睡了好久好久。醒來時，張開眼睛，就看到慧雯一臉關懷的神情，手掐蓮花指在我臉上繞呀繞的，口中不住地念經。看來我的狀況真的出了問題。我們都不敢騎摩托車了，寧可多花點時間搭車前往桃園找吳阿姨。

其實我們到的是另一位師姐的鐵工廠，工廠裡的一角以木板隔出一個小房間佈置成簡單的佛堂，佛桌上供奉著一尊很傳統的木刻佛像，不知是何方神聖。吳阿姨和師姐盤腿坐在佛前，慧雯則跪著面向佛堂。而我還是覺得累，脊椎好像撐不直似的，彎腰駝背坐在他們後面。此時夜深微涼，靜謐黝暗的工廠裡瀰漫著車床切割鋼鐵後的怪味，另一種味道是從香爐裡隨著念經聲裊裊



濃郁的檀香，感覺很不真實。我開始懷疑我在這裡作什麼？

好無聊呀！看別人進行自己完全看不懂的儀式，又走不了，時間真的很難熬。還要多久呢？他們不累嗎？我反覆想著這些無關緊要的事情，突然有個感覺，咦？怎麼有人推我。我回頭看，根本沒有人。但是那股推力還在，緩緩的一股暖流有節奏地推動著我的腰，我不禁挺起腰，也盤坐了起來，身體開始前後晃動。這樣的擺動，身體覺得舒服許多！

吳阿姨突然說話了，用閩南語說：「如果你想動就讓他動，不要去壓抑。」是在跟我說話嗎？我發覺她並沒有回頭。不過，我好像得到了鼓勵，便放任身體搖動，身體越動越快，幾乎一秒鐘前後晃兩次。但我的思緒非常清楚，覺得很不可思議，動得這麼快真的很奇怪，但我不停下來，因為真的很舒服。後來我才知道，那天我靈動了。靈與靈之間有互動，就像磁鐵會互相感應。他們說一般人都是「渡完因果」之後，才比較會靈動。但是我的靈很「巧」，急著要修行，所以反應很激烈。

後來，吳阿姨跟我講了許多話，大概是我的現況還有我內在的糾結。她看起來好像有無限的慈悲，又有一股奇妙的自在威儀，說話的速度慢慢的很像慈濟的證嚴法師，每句話聽起來都像真理，讓人不得不服。後來我才知道，當吳阿姨表現出這樣的神情時，其實是另一



世界的高靈「主母」透過吳阿姨來說話。

主母說：「你應該先躲在棉被裡大哭一場。現在的你根本不適合進入電影圈，即使你再有能力，別人只會把你當成小弟使喚，因為你不是從他們背景出來的人。況且你的心還不定，繼續留下來，身體只會越來越糟。」主母說我目前工作的地方「氣」也不好，要我趕緊離開，馬上辭職。

我說：「但是電影是我的理想呀！」一想到要放棄理想，我實在難以接受。

主母說：「並不是要你放棄理想，而是因為你還沒有準備好。昨天，你剛避過一場死劫，還不清楚嗎？你看看你現在的樣子，年紀輕輕，連腰桿都挺不直。要不是你的祖先來求，恐怕你早就回去了。」

果然是死劫，果然是我國小四年級的預感，剛好是二十九歲。主母說許多事情在尚未渡因果之前還很不明朗，不可說。主母要我辭職，馬上去渡因果。很奇怪，主母說的話我竟然毫無反駁餘地，立即就答應了。即使祂臨走前問我還有沒有事情要問？我也說沒有。彷彿我已經得到了世間所有的解答，心裡很踏實，感覺很篤定。

當晚，我便和慧雯搭夜車回高雄去渡前世因果。清晨五點，抵達高雄。我家雖然住在高雄，但我並沒有回家，直接到吳阿姨家會合，一行五人再驅車前往鳳山的天公廟。途中買了五種不同的水果，各兩個，分成兩



袋。阿姨說一袋是要敬天的，祭拜後可以帶回家吃，另一袋是要祭拜前世因果的，自己不能食用，但是別人可以。

天公廟前，我和慧雯拿著線香跪在殿前大爐前，吳阿姨站在我旁邊、面對虛空、高舉右手、張開手掌，念了一段聽不懂的話（後來我才知道那叫「天文語」），然後要我跟著祭拜，並報出個人名字和住所。接著我們來到大殿，我還是跪下，面對著前面三尊神像，主尊是「玉皇大帝」。吳阿姨交給我兩個神筊和一張影印的資料，要我跟著內容誦念：「弟子某某某，請玉皇大帝開恩赦罪，以前所作罪過，不知者無罪，以後所作功德，願意全部迴向給前世因果，懇請賜給三個聖筊。」我便開始擲筊，要連續三次的一正一反，否則所有的程序要再重來一遍。這是很傳統的問神方法，我總認為這是機率問題，擲久了，一定會有機會連續三次聖筊（不過我也曾經親眼目睹有人連續擲出二十一次聖筊，當上爐主）。我很快就過關了，心裡有點驕傲。看吧！我不一樣的人。

然後我再面對左邊的另一尊神像「北斗星君」，同樣的過程，一樣需要連三個聖筊。我還是輕易過關。再換到最右邊的「南斗星君」，但這次就遲遲擲不出連三聖筊，雙腳跪在硬石子地痛得很，我都快失去耐心了。吳阿姨走過來，面對著神像又念了一長串的天文語，要我再擲，結果一次就過關了。是碰巧的吧，怎麼這麼剛



好？

這三次擲筊，表示我的事情已獲得上天的應許，這才可以和累世累劫的冤親債主進行交涉，很像人間的法庭，兩造出現糾紛，導致一方有怨，於是相互折磨彼此受苦，經由社會公證人士出面協調，雙方在法官的見證下達成協議，同意如何補償。接下來我們一行人再驅車前往可以溝通陰陽兩界的「靈界法庭」去化解前世因果，這樣的地點當然很特殊，吳阿姨說全台灣目前只有找到這地方，在屏東的楓港。

於是我們又繼續開車，兩個鐘頭後抵達楓港，車子左轉上山。說也奇怪，一到山腳下，我的雙手竟一直擱著鼻樑上方，心裡有點緊張。吳阿姨說我的靈在哭。

繞過幾個彎道，山上出現一塊水泥鋪成的平台，有一座由鐵皮搭出來的低矮房子，破破舊舊的，背靠著山，面對著廣闊的藍天大海，視野極佳，廟前有很多人拿著香在朝拜，煙薰得整間房子油黑發亮。我們將水果洗淨後供奉於佛桌，又是從外面的天公爐開始拜起，然後進入廟裡，我跪在一尊一公尺高的木刻佛像前面，這尊神像很容易識別，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也就是我這次請求開恩赦罪的神明。我再度念誦、再次擲筊，一連十多次都沒有回應。吳阿姨又再次以天文語溝通，但這次就沒有這麼靈了，一直擲不出聖筊。吳阿姨又繼續溝通，不斷地說：「要慈悲！要慈悲！」我不知道她是說給誰聽的，總之就過關了。然後要我去向廟公買六百



塊錢的紙錢，說是要燒給冤親債主的。她要我在紙錢上都蓋上手印，然後送去焚化。燒完後，表示渡完因果。她又繼續講一些我的事情給我聽，包括我的身世，還有愛情、婚姻與事業。慧雯也在場。

吳阿姨說：「接下來就是要好好修行，你們兩個人如果有心，好好修行，將來就會在一起。」慧雯哭了。

我問：「要怎麼修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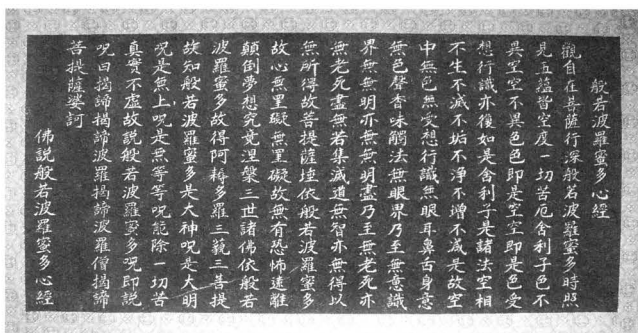
吳阿姨說：「打坐、念經、修正行為。」

我問：「念什麼經？」

吳阿姨說：「《心經》和大悲咒就夠了。」吳阿姨送我一本折子書，內容即有《心經》和大悲咒。她說《心經》可以生智慧，大悲咒可以培養慈悲心。

就這麼簡單？我實在很懷疑。

懷疑並沒有因為渡完因果而結束，大概又過了兩年的魔考吧，我才完全心悅誠服。再回首，問題依舊，若沒有修正行為和思考方式，就得不斷地重蹈覆轍，不斷受苦，彷彿無止境的「輪迴」。人不聽話，想必是受的苦還不夠多吧。



附錄（心經拓本 陳世賢提供）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唐 玄奘翻譯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 第七章

---

### 此方濟非彼方濟



時間：一九五九年

地點：法國到菲律賓到台灣

我和鮑霖神父、馬神父每個星期三的約會大概持續了四個月，直到我的父親生病才告暫停。會面之前，我會事先擬定一些題目，希望有系統地整理馬神父的想法。但我發覺馬神父自有主張，通常幾句日常問候之後，他便沿著話題侃侃而談，儘管有時不免重複已說過的內容，但神智清晰，完全看不出前陣子生病時的昏沈。他經常說：「我們是天父的工具，我放心讓祂使用我。」

自從一九四〇年，那個還沒有當上神父的亞伯特聽到聖召，知道自己將來要當神父，要學習聖方濟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 1506-1552），要到中國傳揚福音。亞伯特進到修會讀書，開始進入天主要他進入的神的領域，也開始進入另一個地圖上他不曾見過的新世界——中國。

馬神父說：「那是我的夢，我很興奮。我開始看地圖，想著怎麼坐船，也許會學中文，也許會傳揚佛法，我不曉得。我不是聖人，但是我按照祂的榜樣去做，我一定要去大陸。」

但是過程並非如想像中美好，馬神父這段求學過程讀得很痛苦，靜默苦修的訓練方式，與他活潑好動的本性完全不同，他試著遵循天主的教訓，咬牙硬撐但心裡





還是痛，他不禁懷疑自己是不是太天真了，根本不是作神父的料，或是天父搞錯了嗎？應該不會。那麼是他聽錯了嗎？不對呀！天父明明是這麼說的呀。他跑去找修會的長上，敘述他的聖召「要當神父、要到中國傳揚福音、要學習聖方濟沙勿略。」

長上笑了一笑，告訴他說：「你的聖召很清楚，是由依納爵·羅耀拉（St. Ignatius of Loyola, 1491-1556）所創立的耶穌會，有四百多年歷史。你應該學習的聖方濟沙勿略，他走遍世界各地，一直到新加坡、印度、日本，他的世界是亞洲的世界。而你現在讀的修會是（亞西西的）聖方濟（St. Francis of Assisi, 1181-1226）的地方，不是聖方濟沙勿略的地方，此方濟非彼方濟。」

原來搞錯了，跑錯了地方。馬神父笑著說：「幸好他們答應讓我離開，但也給我所需要的訓練。修會是天主教裡很重要的力量，我誤打誤撞，結果反而經驗了兩個重要修會的不同，這個經驗很重要。後來我加入耶穌會，會長告訴我要好好地學中文，要了解中國人的想法一定要學中文，將來一定要交談。我越來越清楚我要有一個全新的生活方式，畢業後我當上神父，我到巴黎大學的外國語言中心學習，不只學習中國文化，也研究不同宗教，當時我住在中國學生的宿舍裡，可以天天講中文，他們都知道我想到中國服務。我經常和中國人說話，我很肯定他們說的不是從地獄來的話，而是從天主



來的話。我要聽話，我要向他們學習，特別是因此認識了佛教、道教，這些思想慢慢地進入我的生命。」

馬神父在十八歲那年進入耶穌會，做了第一次三十天的神操。耶穌會希望培養他成為一名科學家，以後到天津教理化等學科。升為神父之後，訓練完成的最後一年，因大陸局勢動盪，無法前往，於是被派到菲律賓馬尼拉的一所醫院實習。

馬神父說：「我是個有福的人，被派到醫院作輔導神父，幾乎每天陪伴一個臨終病人死亡。幫助他到最後一分鐘，體驗人在離開這個世界時，應該要有怎麼的態度，這是不能不學習的課題。我和一位菲律賓神父住同一個房間，他跟醫院的人說如果夜裡有事就去找馬神父。他自己白天已經太忙了。結果每天晚上都有人來找我，也有很健康的人。我就陪他，為他祈禱，希望病人離開世界的時候能得到永恆的幸福。有人說他不願意成為天主教教友，他說這不是他的信仰。我尊重他，給他祝福就好了。彼此尊重是宗教的基本態度。我有一次很深刻的經驗，有一個病人開刀失敗，我便到開刀房去為他祈禱，他不是天主教教友，已經不能講話，沒有希望了。呵，那個病人對我笑，一小時後他離開人間。醫生這才發現有宗教信仰的人在醫院可以做的事，他們告訴我：『我們需要你』。我相信無論哪一個宗教的人都應該要有這樣的能力，假如我們真的相信宗教教給我們的道理，每個人都要重視自己的信仰。天主在我們之



一九五九年，馬神父離開法國之前，與母親合影於阿爾卑斯山。



中，這是我領洗之後才知道的。」

結束了十五年完整的神父訓練，馬神父被派到台灣。當時正值八二三砲戰，台灣和大陸的局勢非常緊張。馬神父在基隆上岸，隨即被接到新竹尖石的華語學院，學習中文，慢慢適應台灣的环境。經過二十年的等待，馬神父終於來到中國人的土地。

他一直認為要在當地傳教，一定要融入當地的生活。而教堂的正對面有一間小廟，他便主動登門拜訪。他很客氣地自我介紹他是對面教堂的神父，希望多認識台灣民間信仰。廟方也很熱情地接待他，並為他解釋每個儀式的內在涵意。馬神父覺得獲益匪淺，再三言謝。



離開前，廟裡的人告訴他，他是第一個從對面教堂來廟裡參觀的人。

不久後，馬神父被派遣到東海大學擔任輔導老師。馬神父說：「在台中時，我每天都和教友談，如何以一個天主教教徒的身分堅守我們的本分，並且去認識其他的宗教。當時『宗教交談』是個很新的道理，不容易被接受，許多教友會向其他神父抱怨我們為什麼要聽這個年輕神父的觀念。」其實一九六〇年代的台灣曾爆發基督宗教與佛教的論戰，牧師與和尚辯道，雙方互相攻擊，關係非常緊張。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一日，天主教會在羅馬召開第二屆大公會議，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保祿六世發表一道重要的通籲《祂的教會》（*Ecclesiam Suam*），通籲中關於「宗教交談」的言論，教宗提到「講話之前必須傾聽，不只是傾聽人的聲音，更要傾聽心的聲音……交談的精神是服務，更是友誼。」這句話深深影響了馬神父，也是他第一次清楚地意識到宗教交談的迫切需要，並感受到宗教交談的召喚。三個月後，教宗到印度孟買與各宗教代表交談，九個月後，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梵二大公會議，公布了《在我們的時代》宣言（*Nosstra Aetate*），這是天主教第一次向其他宗教打開友善的交談大門。一個劃時代的新觀念「你不信教也可以得救」正式出現在人類的歷史。一九六六年，毛澤東在中國大陸也掀起一波「文化大革命」改革浪潮。那一年我

出生，證嚴法師在花蓮創辦慈濟功德會，而馬神父則在同年因重病被迫離開台灣。



## 第八章

---

# 最接近天主的地方

時間：一九六六年～一九六八年

地點：台中到巴黎

很難想像年輕時的馬神父是一天要抽掉兩包香煙的大煙槍，尤其是他在中部教書的那個階段，馬神父一直有咳嗽的毛病，後來越咳越嚴重，甚至咳血，身體一天比一天消瘦，連要自己下床都無能為力。他在同事的攙扶下到醫院檢查，照X光片，兩邊肺部幾乎完全變白，證實罹患肺癌第三期，病情很糟了。馬神父不敢相信，再到台北台大醫院檢查，結果還是一樣。醫生估計他大概只剩下三個月的壽命。

馬神父回憶說：「知道我大概快死了，會長打電報給我的家人說要送我回法國。離開台灣之前，他找人幫我訂作了一套西裝，免得父母親看到我這麼憔悴會太傷心。我們神父都很窮，只有西裝的前面這一片用比較好的布，後片就用舊布縫製。褲子穿舊的，反正躺在棺材裡也看不到下半身。會長和許多同學都到機場來送我，我坐在輪椅上與跟他們一一擁抱告別，我們都哭了，我想這應該是這輩子的最後一面了。」

「飛機飛在高空，這應該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吧。我請空姐給我一杯葡萄酒，這該是最後一杯了，我很興奮、很愉快，我高舉酒杯向天主禱告，把這杯酒當作耶穌為世人贖罪所流的血，我感謝天主，感謝祂讓我認識這麼多好朋友，我為他們的平安祈禱。我一飲而盡。當







飛機抵達戴高樂機場，機艙門打開，我沒有坐輪椅，自己走下飛機。我看到我的家人都來機場接我，一旁還有一輛救護車。爸媽看到我時一臉驚訝，爸爸問我怎麼了？看起來不像是他們說的那個生病的人呀！救護車直接送我到距離兩百多公里遠的巴黎醫院檢查，我又拍了一次X光片。隔天，醫生告訴我，他沒有看過這麼健康的肺，我的前途很光明呀。我自己真的搞不懂為什麼。」

從癌症末期到健康無虞，馬神父就這樣奇蹟似地康復了！這代表著什麼意義？為什麼有這樣的安排？天父祢能不能告訴我？馬神父如此懇求祈禱，他好久沒有聽見天父的聲音了。

比照法國和台灣兩地所拍出來的同一個人的X光片，醫師不敢大意，要求馬神父每個星期要定期回診。醫院就在巴黎大學附近，不到一星期，馬神父在巴黎大學門口看到一張布告，說要找到一個懂得中文的人。馬神父便去毛遂自薦。馬上就被錄取了。

馬神父說：「原來是要寫有關《紅樓夢》的論文，但教授擔心《紅樓夢》裡面有些內容神父不方便看，便改為寫有關何仙姑的論文——八仙中唯一的女性，是一位有神通的女神。於是我開始在巴黎大學漢學研究所研究道教與民間信仰，當時我可能是巴黎大學最老的學生。我在耶穌會宿舍住了一段時間，後來搬到巴黎遠東學生中心，跟他們在一起我覺得比跟神父在一起有意思



多囉。不過每星期我還是會去耶穌會看神父，我是個規規矩矩的人（哈）。」

馬神父乖嗎？對於信仰與天主，我相信他是乖的，但是他的所作所為，至今一般人還是不易了解，甚至有點叛逆。因為多數人，對於走得太快、看得太遠的人難免會有意見，比如耶穌、佛陀、默罕穆德、甘地、聖方濟、史懷哲、南丁格爾、聖女貞德等等，沒有一個人是乖的！他們很確信自己走的是對的道路，他們是對「天」負責！

當然，宗教狂熱者也都確信自己走的是對的道路，對與不對，需要自己隨時隨地誠實地自我檢視：我的所作所為是為自己，還是為別人？有沒有違背教義？有沒有忘卻了當初修行的初衷？

一九六八年，法國發生激烈的學生運動。當時共產主義、存在主義等各種思潮百花齊放，不斷地挑戰固有的想法，學生們尤其崇拜毛澤東，學校裡到處都貼滿他的照片，《毛語錄》刺激了學生的想法，學生們認為學校太封閉，太以歐洲為中心，教育政策跟不上時代潮流，學生要求學校對外開放，但得不到當局正面回應。學生開始穿牛仔褲，在外過夜，進而全面罷課，後來連工人團體也認為學生所主張的是對的，學生占領校園、工人占領工廠，整個法國陷入無政府狀態，社會暴亂，車子被燒，總統被要求下台。夜裡，馬神父也跟著上街頭，他認為自己也是巴黎大學的一份子，他同情學生的



理想性格，他覺得自己對同學有責任。

馬神父回憶當年：「結果一到抗議的現場，我發現許多神父和修女也在其中，其實主教們都知道，但也沒有特別表示意見。當時天主教和基督教已經開始有些合作，支持學生運動。一九六八年的學生運動對整個歐洲的影響相當大，我很想把這樣的想法融入我的何仙姑論文。由於我在亞洲有交談經驗，同年六月，教會派我帶領二十幾位很優秀的法國學生到東京去認識日本文化。我們在一起二十幾天，他們大多是天主教學生，也很喜歡新的想法。我被邀請在東京大學演講法國學生運動對世界的影響，但校方反對，日本學生便占領校長室，把門鎖上，請我坐在校長的座位為他們演講，我是如何以一個天主教神父的身分參加學生運動。不久，我在日本收到一份電報，要我到台灣輔仁大學報到。於是我直接從日本飛到台灣，那篇何仙姑的論文就此擱下，到現在還沒有完成。我的指導教授還特地從法國飛來台灣跟我的會長商量，他說這麼好的學生、準備了這麼好的論文，怎麼不讓他先把何仙姑寫完？會長說抱歉，我們對他有不一樣的計畫。我想一九六六年我會回到巴黎大學是天主與菩薩的計畫，那三年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沒有經過一九六八年，我就不是這樣的人。」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許多事情要等到事過境遷，回頭看，才能了解祂的計畫與意義。如是因、如是



果。所有關係無不是由一連串奇妙的緣分所連接而成，任何一個環結沒有扣緊就不會有現在的結果。

說來真是神蹟呀！

然而，神蹟對於沒有信仰的人來說便成了愚夫愚婦的迷信，他們常嗤之以鼻地揶揄：「為什麼我看不見神蹟？」我也很好奇為什麼你看不見？你是誰？你何德何能，為什麼神蹟要讓你看見？

但話又說回來，神蹟真的是隨處可見呀！光是我們每天能從睡夢中醒來，能活著呼吸，心臟不罷工，難道這些不是發生在你身上的大神蹟？再看看世界，地球月球的自轉公轉，太陽恆常地提供熱能，一切眾生之類，卵、溼、胎、化，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若非無想，一切盡在平衡中不斷地變動生化，這不是奇蹟嗎？從前的人懂得感謝這莫大的恩惠，現代人反而多自以為是，經常身在福中不知福，不懂得感恩。若說起這些道理，每個人都知曉。但是內化了多少就有待商榷了。就像公民與道德有能力考滿分，一旦面臨實際狀況的考驗，即使修養很好的人有時還克制不了一時的衝動，然後不斷受苦。只因他們的性靈還沒有深刻體驗到「生命的美好」。有了深刻的「美」的體驗，就不會願意讓自己去作「不美」的事。如印度哲人泰戈爾所說：「生，燦如夏花；死，美如秋葉。」一切都如此美好。

結束了這一天與馬神父的會談，我搭乘公車回家。下午六點半，正是台北交通最繁忙的時間，公車開得很慢，沿著新店溪，遠山那邊就是我家了。黃昏晚霞滿天，夕陽又大又圓，絢麗的紅霞照耀著新店溪粼粼波光有瑰麗的跳動金彩。太陽好美呀！我高興得想大叫，好想與人分享。卻發現整車子裡的乘客不是在睡覺、就是一臉疲憊的兀自發呆，當然也有人望向窗外，但是臉上卻沒有絲毫興奮的光采。怎麼會這樣？難道我們看到的不是同一處風景？為什麼佛陀、天主一再地顯神蹟，人們卻總是無動於衷？

太陽，那高掛在宇宙中的巨大球體，祂充滿熱情的能量，不斷地付出不求回報，成就世上的一切自然、美麗、詩性與緣分，你、我也都是上天恩賜的神蹟，但我們有足夠的信心（信）願意（願）去效法（行）如太陽般無私的精神，共同來成就天地化育的大業嗎？



## 第九章

---

### 活在自尊心底下的 可憐蟲

時間：一九九三年起

地點：台北

回想起我與慧雯認識的每個經過，彷彿是冥冥中早已註定的緣分：如果我高中順利畢業，考上大學，我不會認識她；如果她的爸爸沒有早逝，她不會延誤了兩年；如果我沒有怎樣……她沒有怎樣……故事又會是如何，也許我們會避開那個死劫，也許它仍會發生，或是在不同背景和故事中重演。當然，過去的事情無法重新來過，面對已成事實的現況，又要如何看待？佛陀曾這麼說：「對於過去對的事情，我心懷感謝；對於過去錯的事情，我心懷感謝。」

說真的，這些觀念從前的我一概不懂。

渡完因果後，我參加了幾次吳阿姨帶領的「遊山」活動，環島到幾處早期開台的廟宇參拜「五母」，五母包括皇母、九天玄女、地母、女媧娘娘、王母，過程很像進香團。這幾個地方風景優美，若以師姐們的說法就是靈氣很強，我們來這裡「接靈」、「接旨」，了解我們這一世來到人間所賦予的任務。

其實我是有點不屑，感覺自己怎麼也變成迷信的愚夫愚婦了？既來之則安之，當作來遊山玩水好了，反正一路上有吃有喝，還有好戲可看。同車的師兄姐每到一座寺廟都會上演不同的戲碼，有些人會大叫或哭得死去





活來，或爬或滾好像在演歌仔戲，還有人會模仿動物，露出猙獰或頑皮本性。他們被催眠了嗎？為什麼要把自己變得如此不堪？更奇怪的是，當他們「退駕」時，都覺得很不好意思。不過也有些靈脈像飛天一般動著優雅的舞姿，或像少林寺的武僧打著全套的拳法，我發覺這樣的發洩，對他們的身心好像還不錯，有點像藝術治療。原來每個來遊山的人都有他無法解決的苦，或身體、或心理、或心靈。

剛開始，我努力保持自己的理性與格調，後來身體又開始有類似靈動的反應。甚至在抵達目的地之前的山腳下，就會先有反應，吳阿姨說那是那裡的靈與我有感應。真的嗎？就隨身體去吧，反正也沒有人認識我。我好像卸下了心防，摘下偽裝的面具，恢復原始的我，讓本靈自由去發揮，想怎麼作就怎麼作，無拘無束。

之後，主母會藉由吳阿姨為我們解釋為什麼會有這些奇怪的動作與靈覺，甚至還會提到當事者不了解的前世因果，只見他們頻頻點頭、頻頻拭淚，每一句話都講到當事者的心坎裡。我自問，我有能力說出這些內容嗎？為什麼佛菩薩要選擇這麼一個沒有讀過多少書的鄉下婦人來執行人神溝通的神聖工作？為什麼人們這麼苦？

三天的遊山，好像是生活在另一個世界，結束後感覺又重返人間。感覺蠻不錯的，但疑問也很多。我決定離開原有的工作，讓一切重來。





我很聽話的每天念經打坐，打坐念經，但是不到一個禮拜我就覺得無聊了，我的理性又跑出來告訴我別受騙了，事情不是這樣的，再加上找工作並不順利，感情也時好時壞，生活還是過得有一餐沒一餐，我又開始固執偏激，又開始自以為是。看身邊的每個人都不順眼，總覺得自己懷才不遇、龍困淺灘。偶而慧雯會邀我去小惠開的婚紗禮服店裡一起共修，她們念經打坐，我則是坐不到五分鐘就開始夢周公打瞌睡，其實是很不禮貌，但是我並不想討好別人，我說每個人的修行方式不一樣，我的教是「睡覺」。藏傳佛教不是也有一個睡覺法王？他們辯不過我，只得放任我一意孤行。

不過，每當主母降靈說話時，我心裡還是怕怕的。怕什麼？怕祂看穿我嗎？某晚，主母降靈在小惠身上（小惠自從有一次遊山時夢見翻閱一本無字天書之後，她突然會測字，也有通靈的能力。有時吳阿姨不在，主母會藉由小惠來傳遞訊息。）剛開始我們都懷疑是真是假？但是一說話就知道真的假不了，我們和小惠太熟了，她讀過多少書，會講出什麼話我們大概都猜得出來。然而主母降靈時所說的深奧道理與思考邏輯，我相信小惠是沒有能力說得出來的，更別說那些有關人間與靈界錯綜複雜的因果業報。

主母來時，大家總會圍繞在主母身旁問事情，主母會一一解答。幾百個人的大大小小的事情，祂都清楚楚。我喜歡在旁邊聽他們之間的答問，故事都很精彩，



都是劇本的好題材，但這些剪不斷理還亂的煩惱事，對於當事者來說可是無止盡的折磨。但也有些問題很好笑，不過是摔個跤、燈泡突然熄火這類雞毛蒜皮的小事，他們也想知道有沒有什麼特殊徵兆？聽起來真的很弱智，難道人們有了神以後，就沒有一點自我的思辨能力？儘管如此，主母還是很有耐心地點出人心的弱點，但又不像觀世音菩薩慈悲得有點婆婆媽媽。

我不喜歡問問題，想躲。主母看著我，要我過去。我坐在祂面前，心裡有點忐忑。

主母神情嚴肅，說：「對的事情，知道以後就要去做。你看看自己現在是什麼樣子？你像個石頭一樣，硬邦邦。你把自己關在自己蓋的象牙塔裡面，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對不起你，你以為你最行，其實你什麼都不懂。」我心裡很不服氣，但是沒講出來。主母的語氣轉為嚴厲：「倔強的心若不收起來，怎能成就大事？不要自以為是，你不是最強的，你只是活在自尊心底下的可憐蟲！不要認為我傷你太重，因為你從未好好反省自己，只是一味想接收。誠實地面對自己，一切都還來得及回頭。」慧雯暗自拭淚。

那一天我很不好受，當眾被罵得這麼難聽。我氣得把自己關在房間裡，拔掉電話線，不想跟任何人接觸，我想靜一靜。我很疑惑，我怎麼可能沒有誠實地面對自己？我把慧雯送的《心經》音樂放來聽，那是小朋友唱的版本，每次慧雯打坐時都會播放這首曲子，聽起來很



容易讓心情靜下來。我起身盤坐，大拇指掐住中指，彷彿蓮花。

我看著這蓮花指出神，自言自語：「對呀！真的好像蓮花，怎麼以前都沒有注意到？這手勢還真的蠻好看的。」我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隨著旋律念誦《心經》，心很靜，很沈，我發覺身體又出現那股奇妙的脈流湧動，似乎又想靈動了。我不刻意壓抑，靜看雙手在眼前流暢地畫出或大或小的圓圈。我發覺我哭了，熱淚盈眶。

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睡著的，起床後，我搭公車去找慧雯。已經習慣騎摩托車的方便，我有一陣子沒有搭公車了。車上只有幾名乘客，車內放著冷氣，窗外的陽光特別耀眼，感覺街上的色彩整個都鮮亮了起來，好像我是到國外旅遊觀光。我突然覺得搭車也是很舒服的事情，有人為你服務、又可以沿途欣賞風景、想事情，甚至累了打個盹。下車時，我向司機先生說：「謝謝。」我真的好久沒有這麼真心誠意說出這兩個字了。司機先生也很親切地對我說：「謝謝。」

這是我所遇到的神蹟！「謝謝」這兩個字讓我產生「質變」，在我還沒有因錯誤的觀念而「變質」之前。我覺得我柔軟了，看事情的角度也出現變化。以前看不懂的書突然看得懂，人也變得敏銳許多，不再像從前那麼粗枝大葉。我急著到處去找與佛教相關的書籍，讀經文，聽講經。那陣子，除非與佛教有關的書，否則我都



興趣缺缺。

有一天晚上我們又到小惠那兒。主母再度降靈在小惠身上。

主母以一貫的口吻緩緩道來，說：「世賢，最近很用功哦，有在看書。」我難掩心中的一絲驕傲，是呀，主母真的知道，我最近確實很用力在讀《金剛經》。

主母又繼續說：「那四句偈你又看不懂，有什麼好看的？」四句偈指的就是《金剛經》中的一段：「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確實我讀《金剛經》時，念不了幾句，頭就開始痛，經文翻來覆去好像在玩文字遊戲，每個字都認得，意思卻完全不懂。主母一語道破我的困窘。

主母說：「書要看得懂才有用，你現在的程度只有幼稚園，卻想去讀大學的書，頭怎麼會不痛。」又被說中了。

主母說：「你現在需要的不是讀書追求知識，而是要靜心。讀書如果會增加困擾就不用讀了。懂了嗎？」

我點頭說懂。從那天起，我真的就只專心打坐，不再看書了。一個月後，我們再到小惠的店，主母又來。主母笑著說：「世賢，你真的很憨直。我要你不讀書，你就完全不讀書了？心靜了，就要增進智慧。要認真，將來你可以講佛經的故事來渡人。」

我的線路好像接通了，接下來就是修煉的工夫了。大概有兩個月的時間，主母幾乎三天兩頭就降靈在小惠



身上來與我們談話，針對生活、經文、體會、靈動、觀念等，不斷地給我們個別指導，那陣子心靈得到充分的滋養，但生活上不如意的事情也不少，我被騙了很多次，說起來就是笨！只怪自己缺乏社會經驗，又沒有大人在身旁提醒，一位傳播界的「聰明人」畫了一個理想的大餅，我就心甘情願去為他賣命，最後白忙一場，拿不到半點薪水不說，還惹了一肚子氣。我很想去告他。

主母對我說：「吃虧就是占便宜。人生如樹，他作惡，他的樹上就會結一顆惡果；你原諒他，你的樹上就會結一顆善果。你覺得怎麼做比較好？生命中值得追尋的事情太多了，不要浪費生命在這些不好的事情。」

後來我才知道這句話就是《金剛經》說的：「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在主母面前，我就像如來佛掌中的孫悟空，層級和佛菩薩差太遠了。

回想起這段日子真是美好，每天都感覺到生命的成長。我不再堅持非要如何不可，而是比較有彈性地去看待現有的緣分，改變了對「執著」這個詞意的看法，原來「執著」是不好的。我依然期待能拍電影，但是沒有那麼急切於一定要進入電影圈。如同主母這麼跟我說：「當人們只執著在一個點時，其他的可能性就少了，便會失去了很多學習的機會。不要太好強，很多事情急不得，做人要注意付出才有路，曉得人之常情才有利。」

得饒人處且饒人，當我放下了，對待的關係就會產生微妙的變化，沒想到我反而是因為那個聰明人的關係



找到一份工作，在《新觀念雜誌社》擔任攝影編輯。還有一段緣分也很奇妙，爸爸打電話告訴我小阿姨的姊夫在日本有一套照相器材，已不再使用，他捨不得賣掉，希望留給會珍惜它的人，阿姨聽說我對這方面有興趣。問我想不想要？我說好呀，剛好這時候需要。過不了多久，我收到從日本寄來的航空包裹，包括兩架專業的相機機身，還有一整組的原裝鏡頭。這真的是大禮，雖然我對照相器材的行情並不了解，但看得出來價值不菲。後來攝影朋友告訴我這套器材很專業，價值至少在三十萬元以上。以我的經濟能力，至今仍買不起，但是它就這麼來了，來自一位我未曾謀面之人的善意。

我很快就適應了新工作，沒想到從前編輯校刊的經驗現在竟然派得上用場。我主要工作是攝影，偶而也要寫點文章。攝影工作經常要在外面找題材，器材很多很重，但又不得不帶著，經驗告訴我如果不隨身帶著，臨到用時一定後悔莫及。我隨著當月所設定的題材出外採訪：到澎湖看綠蠵龜產卵、尋找濁水溪的源頭、採訪一些在不同領域出類拔萃的名人或採集各地奇文軼事。說來還蠻有趣的，大大開拓了我的視野。偶爾也會遇到比較不舒服的題材，比如有人跳樓自殺，我還沒有到現場便會有噁心的反應，身體似乎因為修行而變得更敏感。回家後，如果沒有誦經迴向，便會持續頭痛好幾天。主母說那是因為他們的靈知道你在修行，希望你渡化他們。



雜誌社的工作很有規律性，但截稿前經常要趕稿到很晚。有一次工作到凌晨三點才結束，這時候已經沒有公車了，我早已知道口袋裡沒錢，打算晚上再去提款機提領，怎知提款機全部暫停交易。同事們早走光了，只留下我一個人三更半夜站在台北街頭苦笑不得。乾脆走路回去算了，我估計大概走兩個鐘頭應該會到吧。

我沿著回家的方向，途經行天宮。很奇妙的，此時的行天宮燈火通明，好多人到廟裡參拜，我從來不知道行天宮夜裡還這麼熱鬧，果然是香火鼎盛的大廟。

我走了進去，到善書結緣區拿了一本《地藏菩薩本願經》，又拿了一個蒲團，找一個看得到大殿神像的角落坐下來讀經。我喜歡靜靜地去體會經書的內容，不喜歡趕鴨子似的拼命趕經，好像學生繳作業交差了事。地藏王的故事從前也曾聽過，但此時此刻讀到祂「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的悲願，我不禁感動得哭了。我發現現在的我很容易就被感動，被單純所感動。地藏王簡單的誓願，對照著廟裡每一張虔誠祈求神明護佑的面容。晨曦微明，大殿的屋簷上有異樣斑斕的雲彩。又是神蹟！又再次給我訊息，我仰望，向上天禱告：「我願盡一身心力，協助地藏王關上地獄之門。」

後來我才知道這天正巧是農曆七月一日，民間傳說的鬼月開門日，難怪廟裡人潮洶湧，說不定鬼潮也是洶湧。

「我要建立我的教會，陰間的門決不能戰勝她。我要將天國的鑰匙交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縛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縛；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釋放。」（《瑪竇福音》十六 18 - 19）





## 第十章

---

### 緣分不能強求

時間：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六年

地點：宜蘭

每次誦完經文，我都會誦念迴向偈：「願以此功德，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渡眾生要靠緣分，至少我希望家人都能得渡。家人當然也感覺到我的變化：我開始不吃肉，開始喜歡穿像道袍的中國服，三言兩語就會提到主母、菩薩和佛理。爸媽都開始擔心，爸爸勸我：「宗教有信就好，不要太入迷。」我無法理解爸爸怎麼會這麼說，我說：「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怎麼有信一半的？如果不信，你每天跟家裡的王爺上香拜拜是什麼意思？」爸爸不知道該怎麼回應我，氣嘟嘟的。

我從不擔心自己過得好不好，只希望家人可以過得好。我是家中老大，爸媽在果菜市場工作，每天凌晨三點就要出門賺辛苦錢，一生老實，卻被朋友所誤，欠下大筆債務。難怪他會埋怨家裡供奉的王爺沒有照顧我們。爸爸有高血壓，又愛抽煙喝酒，在菜市場工作的多是靠勞力吃飯的粗獷人，聚在一起就是喝幾杯，爸爸幾乎每天都會喝到醺醺然，騎摩托車時搖搖晃晃，讓後座的媽媽心驚膽顫，兩人為此經常發生口角，但爸爸怎麼也勸不聽。而媽媽有遺傳性糖尿病，卻從不控制飲食，每天和爸爸一起出門，中午回家後還要忙著煮飯，還有





一大堆忙不完的家事。我們想幫也幫不上忙，只是每次看到媽媽睡在客廳的沙發上，就有千百個不捨。我唯一的弟弟，很聰明，但是從國中開始就在外面混，菸酒賭博樣樣都來，後來因過失殺人被判刑入獄，這段期間，家人怕影響我的課業，都不讓我知道弟弟的事情，但是種種蛛絲馬跡怎麼可能瞞得住？有一次我在半夢半醒中，聽到爸爸在隔壁房間講電話，口氣接近哀求，請監獄裡的長官對弟弟多多照顧。我的心好痛！爸爸是腰桿這麼硬的人，如今卻要放下身段去求人，只因為受苦的是他的孩子呀。三年後，弟弟才獲假釋。

我感覺我在宗教上得到了莫大的幫助與平安，便想帶他們去認識主母。我曾經請教過主母該如何幫助家人？主母說：「家人是最難渡化的，因為家人通常有習慣性的對待。你先要把自己照顧好，你過得好，他們當然會受影響，你說的話他們才願意接受。有時候渡化家人的緣分也不見得在你的身上。」主母說我現在還沒有能力幫助他們，要我把心放下。

怎麼可能？牽連到「情」，如何能輕易放下？即使菩薩也不忘芸芸眾生。主母又說個人的因果要個人承擔，有機會的話可以帶家人來找吳阿姨。我的直覺反應是不可能，以我爸爸的個性絕對不可能。沒想到當我詢問爸爸的意願，他竟然爽快答應了。出發前，我點香向家裡的王爺說，請祂也能跟我們一起去，如果祂有話想告訴我們。



一到吳阿姨家，父親坐在阿姨前面，主母降靈，第一句話就對父親說：「弟子，你家的神明也有跟來，你不要說祂都沒有保佑你們。」爸爸大吃一驚，說：「但是為什麼我並沒有感覺到祂的保佑？」主母說：「你們閤家平安團聚，身體健康，你還要求什麼？」爸爸說：「祂都沒有讓我中獎。」主母微微一笑，說：「你自己的福德不夠，不是神的問題。」

家人的平安是我最大的願望，我知道家人的問題在哪裡，我知道他們必須修正行為模式，我也相信只要願意就可以改變。但是我住台北、家人住高雄，一年見不到幾次面，只能靠電話連絡感情。我和弟弟可以說是兩個世界的人，他過慣夜生活，即使我回高雄，也不見得遇得到他，我們一年幾乎見不到兩次面，說不上十句話。所以一有機會講話，我總想把握時間，藉機說法。有一次我打電話回家，弟弟接的電話，我又開始講大道理。弟弟打斷我的話，對我說：「哥，我們一年說不到幾句話，難得講個電話你就要檢討我們的生活，你有沒有想過我心裡去感受？你沒有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你無法了解為什麼我們會有這些習慣。你就不能只是關心問候嗎？」

沒想到我的好意造成家人的困擾，弟弟的話讓我深自反省。遊山時，我請教主母，我問：「我們都說要渡人，但是對方卻不一定能接受，倘若強迫他，又會破壞彼此的關係，那麼想渡人的念頭是不是也是一種執



著？」這件事一直困擾著我，尤其是看到身旁許多人明知他們在受苦，我卻無能為力。

主母說：「緣分不能強求，強求來的緣分都不是好緣。緣分，只能珍惜。」事後吳阿姨來問我，主母回答我的問題了嗎？我說有呀。阿姨說她完全聽不懂，很怕聽錯了講錯了。

穩定的工作應該是很多人的渴望吧，雜誌社的工作穩定，有空間發揮，又可以得到成長，但是我的心卻很不定，因為我更渴望追求我的夢想。我的心不斷地催促我，還要待多久？直到有一次我去採訪台灣最早的民營報紙《自立早報》停刊的消息，報社門口聚集大批抗議的員工，現場氣氛緊張，暴亂一觸即發。我緊握相機、盯著觀景窗內的影像，深怕遺漏掉任何一個精彩的鏡頭。

突然，我覺得自己好醜陋！拿著相機的我，心裡竟然是在期待動亂發生，而且暴動越嚴重，新聞效果越好。我受不了自己這麼不健康的心態，再加上心裡想飛的衝動一直在催促著。我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我估計手頭上的存款應該夠我省吃儉用三個月吧，我遞出辭呈，離開台北，到宜蘭隱居埋首創作。

阿伯是我們在台北認識的一位小吃店老闆，他待我們很好，把我們當自己的孩子對待，我們一起同修，後來他搬到宜蘭礁溪，我辭職後便去投靠他。

那也是一段美好的時光，阿伯在明池山上當主廚，



一個月只下山幾天，所以大半的時間家裡就只有我一個人。我每天讀書、想靈感、寫劇本，三餐就是煮一點飯、燙一把礁溪的溫泉蔬菜就解決了。傍晚出門散步，平坦開闊的蘭陽平原，遠遠就可以望見頂上冒著白雲的龜山島，晚上泡溫泉，打坐、讀經書，尤其是泡在浴缸裡讀佛經最是身心清淨（大概會被很多人罵我沒有恭敬心）。我廣泛閱讀任何與修行有關的書籍。我常開玩笑說家家有一本難念的經，我家卻不只一本，有道經、佛經、《聖經》、《古蘭經》，還包括賽斯、奧修、羅桑倫巴、克理希那穆提，甚至清海無上師等的言論。說真的，他們講得真好，在那個階段大大開發了我對信仰的體認。我感謝他們。修行永遠是自己的事情，而他們選擇了這樣的表現方式。有信仰，並不見得有修行，就像渡過因果的人，除非他們還記得當初對天地許下的承諾，除非他還記得自己答應履行的責任義務，除非他願意誠實地面對自己，否則就算大羅金仙也幫不了你。

某夜，我沐浴更衣、點上檀香，重新拿出《金剛經》試著閱讀。這一次字字句句清晰分明，我似乎嗅到了真理的味道，原來世上還有這麼開闊宏遠的宇宙。我全身發熱，欣喜若狂。

終於，我確信我找到了我的信仰。

## 第十一章

---

### 神話、鬼話

時間：一九九六年～一九九八年

地點：宜蘭到坪林

What out your thoughts, they will become your emotions.

What out your emotions, they will become your words.

What out your words, they will become your actions.

What out your actions, they will become your habits.

What out your habits, they will become your characters.

What out your characters, they will become your destiny.

你的想法形成你的情感，你的情感形成你的語言，你的語言形成你的行動，你的行動形成你的習慣，你的習慣形成你的特質，你的特質形成你的命運。

我是佛教徒，也曾皈依過，但離譜的是我完全記不得是在何時、何地、皈依於哪位法師？只記得約在大學畢業前，和慧雯家人到中部某寺廟參拜，慧雯的母親臨時起意說要皈依，慫恿我們一起皈依，她說：「皈依很好啦！」我以為皈依應該是極神聖莊嚴的終身大事，沒有準備好，或者不了解這位法師的德行，不應隨便皈依。再則，法師難道不需要了解信徒的背景，便可輕易引入佛門？佛渡有緣人嗎？我並不想讓彼此為難，便勉強答應了。法師為我們說五戒三皈依，為我們各取一個法名，我是「如賢」，慧雯是「如慧」，我們是「如」







字輩的師兄妹。說也奇怪，我們和那位法師的緣分僅止於此，再也沒有到過這間寺院。

後來，我又認識了很多戒德清淨的法師，許多人建議我去向他們的法師皈依，他們說皈依這位法師和皈依別的法師很不一樣。但我很清楚，若是結緣式的皈依，我和法師早已結緣；若是為了成為佛教徒的皈依，我早已皈依，皈依了就是皈依了，我早已皈依自性佛、自性法、自性僧，誓願做個「聽話」的佛弟子。

然而，因緣際會我接觸了主母，我發現祂用的方法很多都不是我所認識的佛法，而是道術。比如佛教徒不敢亂講的「神通」，神通不抵業力，而主母卻大顯神通；比如說「因果」，如是因如是果，而主母卻說要渡因果。究竟誰說得對？還是如禪門公案：看似矛盾，卻又殊途同歸。

人是很奇怪的，事事順遂時很少會想到修行，通常是面臨缺錢、生病、運勢不佳時，才會想到宗教，去拜佛求神問卜，但問來問去不外乎婚姻、事業、愛情、健康。人們祈求藉外力來改運，卻不知真正的關鍵在於要自我修行。找到了信仰，修行（行動）才剛要開始。

慧雯在彰師大的學業結束後也同來宜蘭，我們一則希望讓頭腦充實知識，再則讓內在靈體獲得進一步的修煉。主母說人的身上其實有肉體和靈體兩個部分，兩者都需要學習成長，但是一般人只注意到肉體的學習，不斷充實人世間的知識與經驗法則，卻忽略了內在靈性也



需要養分。於是再多的外在成就，也無法填補內心的空虛，再多的愛也不滿足。驀然回首，卻發現那個被自己遺忘多時的赤子之心還孤零零地站在原地。這純然的赤子之心等同於靈體，等待靈性上的增長、體會，而漸趨成熟，終於圓滿。那是一種平安，內在與神同在的平安。

宜蘭的阿伯在家裡安設佛堂，我和慧雯便發願在佛前吃齋念佛四十九天。持續不斷的念佛聲，吸引了鄰居惠珠的注意，我們很投緣，相談甚歡，她熱情地加入我們念佛的行列。我們將物質欲望降到最低，在靈修生活獲得充分的滿足。我感覺身心清淨，靈感更為敏銳，開始會靈體出遊、會說天文語，會替人驅邪治病，禪定時或夢中開始能聽到另一個世界的聲音，最常聽到的是主母和文殊菩薩。剛開始我也曾懷疑會不會是我自以為是的妄想？我小心翼翼的檢視，在一次又一次的印證中獲得了信心。

記得有一天晚上，我作了兩個夢，一是夢見某阿姨的兒子晚上會來找我（我根本不知道她有兒子），一是在兩年內會在高雄買新房子。沒想到晚上，這位阿姨的兒子真的來找我。我興奮地打電話回高雄告訴爸媽我們快有自己的房子了，只要我們好好修行。不過，我猜爸媽一定認為我是癡人說夢話。

反正我和慧雯都愛做夢，有夢最美嘛。我們是胸無大志，喜歡簡單的生活，幻想著日後工作的環境要優



美，有山有水，走路不用十分鐘就可以到達。我們都喜歡讀書聽音樂，所以最好家裡有百萬音響，附近有圖書館。反正做夢又不花錢，然而，光是百萬音響就得好幾年不吃不喝才有可能實現。

我們很喜歡宜蘭的風土民情和舒緩的生活步調，再加上有這些同修的好朋友，我們真希望能就此住下，便開始在宜蘭找工作，但都不順利，而我的劇本也一直賣不出去，雖然有阿伯和惠珠的照顧我們不至於斷炊，但一直依賴別人也不是辦法。在一次禪定中，文殊菩薩給了我一個字「價」，我馬上了解是該離開宜蘭了。「價」字若拆開是人、西、貝，「人」要往「西」走才會有「貝」（發展）。菩薩告訴我說：「才（才華）需著物，情需不執著。你們還不到享受的時候，應該趕緊去結別的緣分。」於是我和慧雯離開宜蘭重回台北。沒有多久和朋友驅車前往北海岸，途中有一座寺廟，在一百公尺前我即有感應，便下車參拜，求得一張籤詩，籤詩寫著利在春天、東方、屬木，平地。一星期後，我找到坪林茶業博物館的工作，慧雯也到坪林國小教書。而坪林的位置恰巧位於宜蘭以西和台北以東的山區，正如那兩個預兆所言。半年後，我的第一本電視劇本播映，是當年創下全國收視率冠軍的《台灣變色龍》。

某夜，我和慧雯沿著北勢溪溪畔，過坪林舊橋走路回家，潺潺的溪水在寧靜的山谷中涓流不息，我仰望夜空星光滿天，突然領悟到我們的夢實現了：這裡有山有



水，而我們住的宿舍離博物館走路不到五分鐘，博物館內的視聽設備不就是我們期待的百萬音響。我們期待圖書館，結果菩薩給了我們一個博物館。雖然我們沒有擁有任何一樣東西，但我們都享用到了。緣分真是奇妙！

而劇本工作的緣分也很奇特：我從賣不出劇本，到每個月至少要交出一部劇本，事情就這麼發生了，我覺得關鍵在於我留下了一些好緣分，我平日準備好自己的能力，一旦機會出現，他們便會想到我，也知道我有能力完成。記得佛陀涅槃時，弟子曾請祂繼續住世，因為世上還有許多人未曾聽聞佛法。佛陀微笑說：「應渡者，已渡；未渡者，我亦留下可渡的緣分。」

坪林的北宜公路「九彎十八拐」是出了名的靈異地點，鬼故事特別多。以我的敏感體質，我確實發現幾個感覺怪怪的地點，後來才知道這幾個地點確實每隔一陣子就會有人出意外，當地人多次舉辦超渡法會，但似乎效果不大。我提醒慧雯盡量不要接近這些地點，尤其當我們沒有能力保護自己或者幫助他們時，應該先保持安全距離，不要作那種不諳水性就下海救人的「憨慈悲」。

記得有一天傍晚，我和慧雯照例騎摩托車去遊山玩水，騎到一個山坳處，兩條溪流交匯於此，景緻壯麗。我們便停下來欣賞，反省這些日子以來的變化，心中無比感謝，便一起誦持大悲咒。不知怎地，經文一啟，突然狂風迴旋而起，雲彩似趕路般奔騰洶湧，看得我們心



裡直發毛，不禁牽起手來，愈念愈大聲。咒語誦畢後，我和慧雯合掌恭敬面對山谷，感謝此地所有神靈的護佑，我們願意在此期間盡我所能為此地效力，也願將所作功德迴向給此地一切與我們有緣的眾生。話才剛說完，風突然停了，雲不動了，四下一片寂靜，只剩淅瀝水聲。是巧合嗎？還是他們都聽到了？

由於我白天要工作，寫劇本只能利用晚上時間，值班夜更是最佳的創作時間。只不過三更半夜獨處在空蕩蕩的博物館裡，雖說不怕，想多了心裡還是會怪怪的。尤其是我寫的劇本多半是刑事案件，人物都真實活過，但為名、為情、為財而殺人、被殺、自殺，每個人物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故事，多半下場悲慘。通常我能取得的資料大概只有幾篇小剪報，然後用想像力編串主人翁的個性以及他與周遭人物的互動。很奇妙的是，我很能進入角色的內心世界，很能體會劇中人物的情緒反應，以及他們可能會發生的情境。記得我曾經寫過一位作家，因離婚、情緒控制不良而發瘋，一氣之下殺死了出版社老闆全家。節目播出後，這位作家兇手的好友打電話到電視台詢問這劇本是誰寫的？為什麼知道他們當初的實際對話內容？

《台灣變色龍》的成功，引起社會對於這類充斥著血腥暴力的節目大聲撻伐。媒體問我為什麼要寫這樣的劇本？我反問他們，報紙電視每天大幅報導的暴力血腥會比較少嗎？只因戲劇的手法鉤住了觀眾的情感，所以



才感受深刻。我設法讓觀眾了解慘案發生的前因後果，而且千叮嚀萬囑咐「善惡有報」，希望那些面臨相同困境的人觀看後能醒悟，避免造成同樣的錯誤。社會上有許多邊緣人，他們不會去聽演講或參加法會，但他們可能會看這個節目，如果戲劇裡有哪一段情節或哪一句話對他們有幫助，那麼就值得去作，我自認問心無愧，我願意承擔！我為自己取了一個筆名「陳敘真」，這是我對自己的期許。

入戲，對於創作是好的，但對個人身心卻很傷，尤其當劇中的角色多是負面人物時，就像成天看鬼片談凶殺案，心情怎可能好？有一天，我整個人癱倒在床上爬不起來，渾身發冷，我知道出問題了。心裡明白要振作，但身體根本不聽使喚，提不起勁。突然，我有個想法，便在慧雯的攙扶下到附近雜貨店裡買了些紙錢，然後到鄰近的土地公廟。我跪下，面對虛空，請諸佛菩薩為我作主，心中默想著那些我曾經寫過的亡魂，我說：「對不起，或許我不小心喚醒了你們的痛苦回憶，而你們也還在含怨中受苦。但我希望藉由你們的經驗，幫助還在世的人不要重蹈覆轍，不好的事情能夠轉化成正面的能量。我在修行，你們也在修行，希望你們慈悲，天地良心，我藉菩薩之名，願以這些紙錢表達我的心意。」說畢，我將紙錢就地焚化，風刮得紙灰四散亂飛。說也奇怪，打了幾個嗝、像抖落了身上的雞皮疙瘩，我的身體好了。



這次的經驗給我一個深刻的體會：見人要說人話，見鬼要說鬼話，交談要以對方能夠接收的方式與之溝通。就像台灣民間信仰在七月時會「放水燈」，水燈聯繫陰陽，承載著真情摯誠，回饋給另一世界來自彼岸的溫暖與光明。這就是「愛」，要以對方能夠感受到愛的感覺，那才是愛的方式。我祈願早日有機會寫好人的故事，能有不同的體驗，讓偉大的靈性進入我的靈魂，讓我得以更加提昇。一年後，我離開坪林，來到世界宗教博物館，寫了第一本書《心領神會》，介紹世界宗教與偉大宗教家的體會。我突然強烈感受到父母親對我的期許，我的名字的意義。陳世賢，陳述世界賢哲之事。我以此自勉。

坪林可以說是我修行初期的實踐地，也因為這是鄉下小地方我和慧雯才順理成章完成終身大事。原本我們是不打算結婚的，也都認為感情若堅定，根本不需要靠那紙結婚證書來證明。記得剛認識主母時，祂並不贊成我和慧雯在一起，祂說我根本還沒有準備好，現在在一起只會互相牽絆，一定要先分開，分開以後才會在一起。主母對慧雯說：「往南宜身不宜事，在北宜事不宜身。顧身不顧事，事後有出路；顧事不顧身，乃恐斷後輩。宜思，宜慮。凡事以平常心對待，回家以後自有事為。不盡人意，尚且生活。一年任務完成後，一切撥雲見日。」

哪有這種事？感情分隔兩地，久了，必分無疑。雖



然有些疑慮，為了修行還是聽從建議，於是我到宜蘭，慧雯回南投。兩個月後，慧雯考上教育學分班，學業完成後，我們才在宜蘭重聚。回想主母當初所言，正因為我們分開，慧雯才有機會取得教師資格，日後才有機會獲得教職，在坪林陪我。

我在坪林住宿舍，慧雯來，自然和我住一起。但是孤男寡女沒有名分卻同處一室，難免引人非議。而且慧雯為人師表，總要給家長和小朋友一個合理說法，我們於是對外以未婚夫妻相稱。但訂婚總有個期限吧，為避免困擾，我們便找了一個兩人都有空的黃道吉日到法院去公證結婚，我們不想勞師動眾，也顧及雙方家人路途遙遠不便前來觀禮，我們絲毫不以為意，反而喜歡這種簡單。

我們真的因為分開而在一起了。婚後的我，心態出現明顯地改變，我仔細地審視，原來結婚不只是兩個人的事，也不只是兩個家族的事，而是我們藉由結婚儀式昭告天、地、眾人，我對她有一種責任，這個責任是一種自願肩負的甜蜜負擔。德瑞莎修女說：「在別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責任。」我沒有這麼宏大的胸懷，但我在慧雯身上看到我的責任。我很歡喜，很篤定。

婚姻生活必須面對的變化很多，我們經常互相提醒「勿忘初衷」、「風雨之日，日日為懷，日日為念。」可能我們給人的感覺還算不錯，朋友們常用「神仙眷侶」形容我們，連出家人都這麼講。慧雯問我為什麼我





們感情會這麼好？我說：「因為我抱著必死的決心和你在在一起。我不知道還能和你在一起生活多久，為了避免遺憾，我很珍惜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光。」珍惜，能化解人與人之間的摩擦。

婚後一年，坪林當地人開始關心我們什麼時候有小孩。慧雯的學生中有一個憨直的小男生問她：「老師，你們結婚這麼久了，為什麼沒有生小孩？」慧雯還在思索該如何回答呢，豈知小男生自問自答說：「喔，老師，我知道，因為你們沒有真心相愛！」就一溜煙跑掉了。真是人小鬼大，他們知道什麼是真心相愛嗎？小男生發人深省的一句話，讓我們經常反省是否真心相愛。

生孩子這件事馬神父也曾問過我，他認為結婚生子，生命才算完整。我說：「老實說，如果我們有了孩子，我會愛自己的孩子比較多。如果我們沒有孩子，我會愛所有的孩子一樣多。」馬神父似能理解，從此不再問我這件事情。

慧雯問我：「萬一有一天，你夢到菩薩要我們離婚，你會聽話嗎？」我說：「總要有個說法吧。人要有思辨的能力。」慧雯說：「信仰不就是要相信嗎？」我說：「話是沒錯。修行應該可以改變命運吧。就像從前菩薩說我們不適合在一起，如今我們也在一起了呀。」慧雯笑著說如果我們兩人離婚能化解國民黨和民進黨的紛爭呢？我大笑回答：「格局太小！犧牲太大！要離就要離大的，倘若我們兩人離婚可以換來台海五十年的和



平，倒是可以考慮一下。」

結束了與坪林的緣分，我們再回台北，依然是無家可歸的人。感謝「盲人導師」蓮懺法師的收留，我和法師在坪林認識，他雖是比丘尼，卻修成一副大丈夫相，原來《法華經》裡小龍女化身為男子的故事是可能的。蓮懺法師知道我在台北沒有住的地方，慷慨地提供他的禪修道場讓我和慧雯暫住。那段期間我開始接觸北傳佛教、藏傳佛教，以及學習如何在生活中實踐佛法。

而在坪林所積蓄的錢，原本打算用來創業，湊巧轉為買高雄房子的頭期款，原本不在我們的預期當中，但它就是發生了。不到半年，弟弟也結婚了，婚宴後，我和爸爸坐在新家門外的花園乘涼，我們聊到這兩年來的奇妙變化。爸爸很滿足地說：「兩年前，我們沒有家，你們也都讓我擔心。現在，我們有了房子，你們也各有事業，還多出來兩個媳婦，一個孫子，一家和樂。人生至此，夫復何求？我想這都是因為你在修行的關係。」爸爸突然對我說：「世賢，謝謝你！」爸爸的這句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滿足。

果然如菩薩告訴我的，只要好好修，家人會得渡。祂說：「明祖有望，凡事靠心。力需勞心，有祂莫傷。若是有你，故是未到。應報循環。若來不報，果未從心。一切靠己，前途在望。」

從與神靈的交談，到與不可見的靈魂溝通；從原本的陌生人，慢慢熟識到相互承諾守候一生；從原本熟識

卻難以溝通的家人，到獲得認同，這些交談都開始於自我的改變，從想法到行為上的改變。於是，相同的緣分產生不同的結果，改變了沒有「信仰」以前的輪迴規律。

因果渡開了！



## 第十二章

---

### 馬槽之門



一九六八年，馬神父重回台灣，來到台北的天主教輔仁大學服務。當時的台灣仍在戒嚴時期，社會保守封閉。對於剛經歷過法國和日本學生運動洗禮的馬神父，內心的衝擊可想而知。他很好奇當時的輔大校長于斌主教為什麼會找他來台灣？或許是因為馬神父有與不同宗教交談的經驗吧。第一年馬神父擔任學校校牧，第二年擔任宗教輔導室主任，一個全新的職缺。

馬神父的辦公室掛著一幅很大的佛陀畫像，甚至比十字架還要大，很多天主教同學不能接受。馬神父告訴他們：「世界不能只是天主教，要開放。」這是他一貫的態度。後來他受邀擔任佛教社團「大千佛學社」的輔導老師，也開始和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徒有交往。學生都管馬神父的辦公室叫做「馬槽」，裡面住著老馬，老馬會說很不一樣的道理。馬槽成為不同宗教的共同聚會所，大門永遠開著，門口放著一本留言簿，可以讓學生寫寫東西，於是這本子裡出現了各種不同宗教的活動、想法和心情，每個到馬槽的人都會去翻翻看有哪些留言，有時也會針對留言作出回應。留言簿裡開始出現「文字化」的宗教交談。

馬神父異於傳統的行徑，在保守派人士看來簡直是離經叛道，連神父同事都受不了，有人向校方要求開除這位不像神父的神父。有一天，幾名穿戴黑衣黑帽的男子大刺刺地走進校園，直闖馬槽。馬神父不在。黑衣人便問學生，學生說馬神父在教室上課。黑衣人轉身就



走。學生急忙跑去通知校長。當于斌主教趕到教室時，前後門各站著一位黑衣人，另外兩名黑衣人圍著坐在椅子上的馬神父，像是在拷問。原來這羣人正是情治人員。

馬神父回憶說：「他們問我很多問題，我開始緊張，不知如何應付。他們打算把我驅逐出境，確實有許多外國神父因此被趕走。但是校長很有經驗，他把我叫到房間，問我做了什麼。于主教確定我沒有做壞事，馬上打電話給教育部長說馬神父沒有問題，我們需要他，這才沒事。後來于主教向教育部推薦我為好人好事代表，那年的推薦名單裡只有我一個好人，其他的都是好事。好人比較少，所以我變成他們需要的人。事後我經常被邀請到電視台接受訪問。」

經過這個事件，馬神父決定搬出學校的耶穌會宿舍，住到輔大後面簡陋的學生宿舍「輔大新村」，他和一名室友合住在三坪左右的房間，沒有廁所，門也沒辦法關。第一天晚上馬神父才剛躺上床就被人搖醒，有同學心情不好要找神父說話，馬神父很有耐心地陪伴。他很高興在教堂之外的地方也能為人告解。慢慢地，來找馬神父的人越來越多，一傳十、十傳百，同學們都知道可以到輔大新村找「村長」告解。後來，住在宿舍裡的天主教教友希望有彌撒，於是馬神父便開始在廚房舉行每日彌撒。這對馬神父而言是更貼近民間社會的新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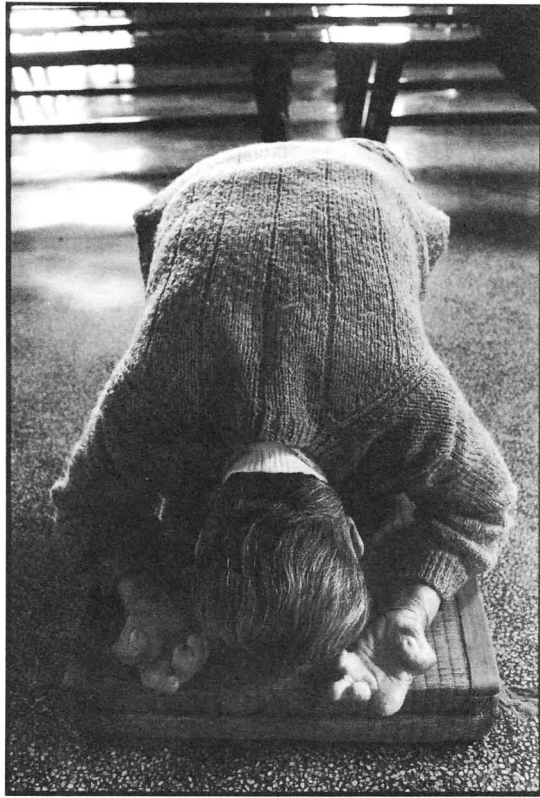


五十五歲那年，馬神父參加天主教大專同學會所舉辦的冬令營，但一連下了三天雨，大家只好待在房間裡多多祈禱。有人便提議要成立一個服務性社團，不只是天主教的社團，而是可以讓所有輔大學生參加的團體，這就是後來的「醒新社」，以喚醒人靈、革新生活、弘揚聖道、服務人羣為宗旨。同時成立的團體還有政治大學的愛愛社、台灣大學的光啟社。同學們因著天主的愛，願意到最貧困、最需要幫忙的地方去服務。

馬神父說：「台灣當時是很苦的，在萬華有一個乞丐寮『愛愛寮』，是台北附近最可憐的地方，由一位日本老太太帶著三個女兒在幫忙，還有一些法國年輕人來服務。警察把很多窮人都帶到那裡，每天都有救護車來來去去，幾乎每天都有人死亡。死人的遺體沒有地方放，倉庫就變成停屍間。我很佩服日本人的愛心，慈悲是不可思議的。我帶著輔大的學生來幫老人洗澡，但是沒有水，我們就想辦法用溼布擦，剛開始連我自己都有點怕，後來知道非做不可。我幾乎每天都到愛愛寮去，因為公車要等很久，所以我用三百塊錢買了一輛腳踏車，要騎一個鐘頭。我在那邊服務，這些人都變成我的好朋友。」

你們應當慈悲，就像你們的父那樣慈悲。（《路加福音》六 36）

「後來谷寒松神父在樂生療養院幫忙麻瘋病人，很



樂生療養院早年採行嚴格的隔離政策，後來偶有社服團體前來參觀，但他們一進院區即不自覺的掩鼻而過，一再地刺傷患者封閉已久的心靈。馬神父與醒新社同學熱情地投入，為病患帶來親人般的溫暖。這樣的跪拜，是祈禱，也是感謝。（張蒼松攝）







多學生不敢靠近，家長也都很擔心。我們花了不少時間向家長解釋這病不會傳染，我用我的手放在他們生病的地方也沒有生病，這是有意義的工作。我每個星期到那裡做彌撒。有一次我在做彌撒時，突然有人跑進來說馬神父你的好朋友剛剛過世了。這個人有癡瘋病、皮膚病、精神病，很可憐，但大家知道我是他的好朋友。我永遠不會忘記。彌撒結束後，我趕過去。他死的時候樣子很可怕，大家都不敢看他，所以用布把他蓋起來。醫生還沒有來，我把他身上的布拿掉，我也不怕用我的手，按摩他的身體、他的手腿，慢慢把他的四肢擺正，把頭放好在枕頭上。在床上的他很美，他的身體好像會發光，教友慢慢靠過來，一起為他祈禱。我們都很感動，有人也因此而流淚。」

「還有一個癡瘋病人他沒有手，只剩下一隻腿，他剛從開刀房截肢出來，這裡設備不好又沒有冷氣，許多蒼蠅停在他身上，他很痛苦，吵著要自殺，用頭不斷地往床頭撞。我把雙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我說：『我一直到你決定不要自殺的時候，我才放手。』我記得我的手和他的身體都一直出汗，好久以後，他才答應不自殺。我說：『好了，好了，那麼願你平安。』後來我們幫他裝義肢、給他一輛輪椅讓他自己開，他沒有手、沒有腳，但很快樂地開著輪椅到處跑，他也不是天主教友。在樂生療養院有天主教的教堂與佛教的佛堂，這是佛教和天主教的合作，我們合作得很好。」幾年之後，天主

教的大專畢業青年也成立了一個跨宗教的「青年同工聯會」，積極地貢獻一己之力，從事社會關懷與服務。

凡信我的，我所做的事業，他也要做，並且還要作比這些更大的事業，因為我往父那裡去。（《若望福音》十四 12）

確實，不同宗教之間的合作，以社會服務為訴求似乎是比較容易切入。比如九二一賑災、偏遠地區的醫療服務、安寧療護等。我不禁好奇，議題的選擇對宗教合作是否很重要？還是因為他們都沒有論及宗教？

馬神父認為當時他們從事社會服務時，根本沒有思考過宗教交談這部分，純然是為了服務。然而有過這樣具體服務經驗的人，一定會強烈意識到宗教需要合作。馬神父說：「當我們發現還有許多地方需要幫助，大家便會輪流到那邊服務。這些服務的經驗跟死亡、跟疾病在一起，並不是天主教獨有的經驗，而是所有人的經驗。我們陪伴很多人面對死亡，把別人的痛苦變成我們的痛苦，因為信仰，我們不害怕死亡，死亡是永遠幸福的大門。我最小的弟弟剛出生就因戰爭而死亡，我的學校也被炸毀，當時我很恨德國人，恨他們為什麼要發動戰爭？戰爭結束之後，我到德國科隆也看到很多房子倒了，其實許多房子是法國軍隊炸的，德國人也很可憐。在德國基督教的家庭比較多，我不懂為何同樣是基督徒卻要彼此殘殺？我不想再繼續恨他們，恨是無濟於事的。戰爭讓我了解到一定要避免戰爭。要學習互相了



解，要彼此關懷。若以佛教的觀點，我在救難隊裡所救的人說不定上輩子就是我的兄弟。」

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瑪竇福音》五 44）

「凡是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瑪廿五 40）不同宗教的人為最小兄弟所作的，難道不也是天主所歡喜的？天主的歡喜始終存在於馬神父的喜悅之中，能感受喜悅便成為一種恩惠。

在松山，還有一個馬神父也經常騎腳踏車去關心的貧民窟，那裡沒有床，大家都睡地上，馬神父有時候也留下來過夜。冬天沒有棉被，馬神父便裹著衣服跟他們一起睡在地上。

馬神父說：「我向天主祈禱被子，沒想到隔天就有人送來幾十條毛毯到教堂，說是送給我們的。感謝天主！我高興得不得了，連忙叫了一輛計程車，把所有毛毯都塞進車子裡，一路送到松山。你知道嗎？一路上都是綠燈。我和計程車司機都覺得不可思議。我搭公車回到教堂，才知道這些毛毯有一部分早已答應要送給清寒學生。我只得再搭公車到松山，跟他們抱歉後，點清楚該帶回去的數量，又叫了一輛計程車，竟然又搭上同一輛計程車，同一個司機，又是一路的綠燈回到教堂。司機覺得很不可思議，他不是天主教徒，他說要來聽我講道理。」



馬神父至今還蓋著那條四十年前的毛毯，那是窮人朋友臨終前送給他的，雖然早已破得不成樣了，但這毛毯提醒他憶起那些好朋友們的笑臉。



### 第十三章

---

## 法門大開



我不曾看過馬神父穿過神父的衣服，他說穿上神父的服裝，感覺自己就和別人劃分了界限，他並不喜歡。後來我發覺這樣的狀況並非特例，在耕莘文學院裡的神父多半如此。

馬神父擔任輔大宗教輔導室主任期間，無可避免的會接觸不同宗教的學生，他意識到一定得去認識其他宗教。但是要怎麼開始呢？讀書？坐在辦公室裡等人來？別人為什麼要來？當時的宗教關係是彼此不認識對方，也不到對方教會走動，但卻有意無意一直批評對方。如何讓向來井水不犯河水的不同宗教出現交集呢？有沒有這種可能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澆灌彼此的心靈？或者彼此思想的差異並沒有想像中那麼涇渭分明也說不定。馬神父決定主動出訪。佛教社團的學生向馬神父推薦懺雲法師，目前駐錫在南投水里蓮因寺，馬神父便打電話過去。

電話那頭傳來一個操閩南語口音的中年男子聲音：「請問你找誰？」馬神父用外國腔中文回答：「對不起！我是輔仁大學宗教輔導室的馬天賜，我是一個天主教神父，我想過去拜訪懺雲法師可以嗎？」對方好像聽不清楚，又重複問了幾次才聽懂。馬神父就聽到電話那頭傳來細細碎碎的耳語：「是一個外國人，說他是神父啦，想要來找師父啦。快一點啦，要怎麼辦？」第一次碰到有天主教外國神父說要來，而且來意不明，那人顯得很緊張。後來他們說師父不在，要馬神父晚上再打

來。當神父依約再打去時，是懺雲法師接的電話，馬神父向法師說明來意，希望多認識佛教。懺雲法師表示非常歡迎，並說星期六有一個佛學生活營，他邀請馬神父一起來參加。神父也馬上答應。



懺雲法師法相。馬神父經常說懺雲法師是他學習佛教的老師。兩人認識十多年後，某日懺雲法師向馬神父說，長久以來他一直希望馬神父有一天可以成為佛教徒，如今他很高興馬神父依然是天主教徒，而且是佛教的朋友。（馬神父提供）





星期六這天，馬神父搭火車到台中，再換搭公車，到埔里時已經傍晚了。負責接待的知客法師親切地問馬神父要不要先吃點東西？因為寺裡是過午不食，晚上沒有開伙。馬神父回答：「我來這裡是要向你們學習的，你們怎麼生活我就跟著怎麼生活。」

隨後馬神父被帶到接待室與懺雲法師見面，那是兩人第一次見面。很奇妙的，兩人會談非常愉快，幾乎沒有隔閡，彼此體會很深。懺雲法師似乎早已知道馬神父的經驗，便說隔天請馬神父講一堂課。

馬神父說：「我不知道要說什麼？」懺雲說：「沒關係，講佛教、講天主教都可以，或者說說宗教交談。」馬神父不再推辭，便答應了。隨後即加入生活營的團體生活。

這裡的規定很嚴格，必須摒除一切世俗雜務，學員繳出身上的手錶、皮包，並換穿這裡的規定服裝「海青」。馬神父也不例外，換上海青。馬神父笑說自己一下子變成一個小和尚。

隔天清晨早課，引禮師會先跟馬神父解釋每個儀式的意義與目的，馬神父跟著法師與學員一起誦經，一起禮佛，一起打坐，每個過程對於初次體驗的馬神父而言都充滿新奇。

馬神父回憶說：「不過我真的坐不住，都快暈過去了。引禮師還拍我的肩膀問我還可以嗎？他以為我坐不住，其實是我的肚子餓得慌。前一天完全沒吃東西，現





在距離早餐又還有一段時間，我不時偷偷看時鐘，時間過得好慢，感覺是作不完了，後來我還是撐過來了。我開始被接納，開始有交談，學習到很多新觀念，這些學習影響了我，我希望能夠變成一個中國人。」

這次豐富的經驗，讓馬神父更積極地想幫助學生也能體會不同宗教互動的喜悅，便向學校申請想邀請讖雲法師來學校講課，但學校沒有答應。馬神父便直接去找于斌主教說明此事，獲得主教大力贊成。於是輔仁大學開始有不同宗教的領導者前來授課，這對天主教學校而言可說是創舉。後來讖雲法師在陽明山的永明寺創辦佛教中心，馬神父經常帶輔大的學生去道場靜坐。約在同時，許多佛教團體也開始展現出不同於以往的活力，佛教不再只是隱身在深山叢林自修，而是走入人羣，慈悲濟世、重視教育的「人間佛教」。人間佛教的觀念最早是由印順長老所提出，剛開始也面臨許多反對聲浪，然雖千萬人吾往矣，印順長老的諸多弟子將人間佛教的觀念落實為具體的社會關懷，「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慈悲濟渡所有需要幫助的人，最為人所熟悉的就是由證嚴法師創辦的慈濟功德會。

馬神父說：「我常到花蓮慈濟靜思精舍和法師們一起吃飯、打坐，慈濟的大計畫我都有參加。我也安排關懷社會的生活營隊，讓年輕的天主教徒到慈濟交談，我向僧團學習到不少。證嚴法師一直跟我說假如沒有天主教的修女，也不會有今天的慈濟功德會。她覺得光念經



馬神父與證嚴法師有著深厚的友誼，圖中為耕莘文教院的周弘道神父。

好像做不了什麼，所以才開啟關懷社會的心願，她謝謝天主教，她從天主教那邊得到啟發。」

「慈濟大學的開幕典禮，我受邀參加。當天來了許多很有名望的代表，一位法師來告訴我，上人希望我也上台講講話。我說我完全沒有準備，她說沒關係，就走了。留下我可緊張得不得了，坐在隔壁的一位女性立委見狀連忙幫我出點子。上台演講的都是響叮噠的人物，第一位是總統李登輝先生、第二位是內政部長，然後司儀宣佈：『讓我們歡迎台灣宗教界代表馬天賜神父。』天呀！我哪能代表台灣宗教界，我不是台灣人，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天主教神父。我還是硬著頭皮上台，然後『亂講一通』。結果好像講得也不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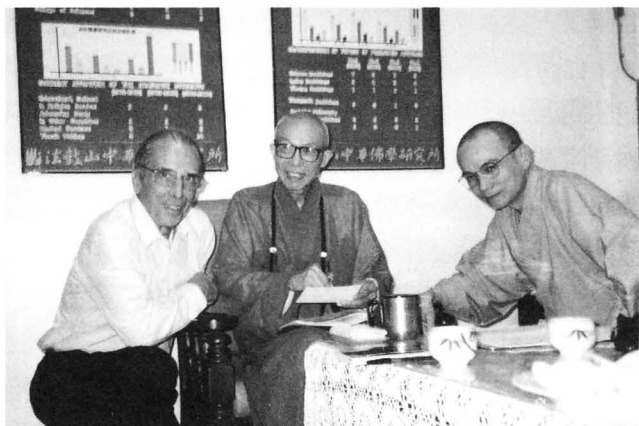


馬神父和所有佛教團體幾乎都是好朋友，天主教與佛教的良好互動，就建立在馬神父一步一腳印的努力。但是馬神父與法鼓山的聖嚴法師卻是從「不認同」開始的。

馬神父說：「一九七八年聖嚴法師取得博士學位回國，我馬上去拜訪他，過去我們沒有見過面。他年輕時寫過一本關於基督宗教的書，我看了很難過，因為有許多地方寫得不對。我勇氣蠻大的，我打電話給他，我說：『抱歉，師父。我們沒有見過面，你也不知道我是誰，可是我想去拜訪你，可以嗎？』他馬上說可以，安排了一個時間我到那邊去。我帶著他寫的書，我說：『師父，你對基督宗教所寫的部分，我以天主教徒的身分實在沒辦法接受。』我這是很不禮貌的行為，但是他也接受。他很感謝我，我們談了很多，友誼就這樣開始。他請我到農禪寺，關係更密切了。他小我兩歲，他說想向天主教學習，我便邀請他。他帶著十五個法師到耕莘文教院，我們安排參觀教堂，也讓他看告解的地方。我說如果你有興趣也可以進去告解亭，告解是天主教的聖事，佛教沒有，罪經過告解可以得到赦免。他對彌撒也有興趣，我便請本堂神父解釋這邊的牧靈工作。我們彼此合作直到現在。」

每次聖嚴法師出國回國，馬神父都會專程去送行接機。馬神父總是張開雙手給予祝福，聖嚴法師則雙手合十給予感謝。馬神父跌倒住院之前，兩人最後一次在機

場的見面，馬神父依然張開雙手歡迎聖嚴法師歸國，沒想到這一次聖嚴法師竟也張開雙手熱情地擁抱馬神父。這是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後一次了。



馬神父與法鼓山聖嚴法師，以及法鼓佛教研修學院校長惠敏法師經常如此親切地交談。（馬神父提供）

## 第十四章

---

### 開放心門的態度



馬神父說：「宗教交談這名詞是這二十年才開始有的，一九六五年大公會議雖然教宗這麼說，但並沒有得到很大的支持，尤其是要老神父去學習不同的宗教真的很困難，他們說：『不要向我要求不可能的事，我不可能去參加佛教或伊斯蘭教的活動。』我們現在能做的，就是在每個耶穌會團體都能成立一個宗教交談的單位，希望在二十年內可以培養出一些有能力的年輕帶領者。有希望，但也不要過度期待。」

我不禁好奇，和其他宗教交談和向其他宗教學習有何不同？

馬神父說：「宗教交談如今已成為各團體不可或缺的工作，這是新的工作，新的世界，立足點在宗教，友誼是基礎，要能在道理中進一步互相學習。我比較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曾經有一位神父因為研究印度教而差點離開天主教，這件事情深深地影響我們去作反省和探討。我認識你的時候，你已經有相當高的水準來推動宗教交談，『在別人的身上看到天主』，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個認識耶穌基督的人。要是在三十年前，我們會儘量想辦法讓不是天主教的人變成天主教教友。如今我們要尊重每個人的選擇，學習向別人開放，愛其所同，敬其所異，這是一個真正交談的基本態度。先不要執著在分別你的思想信仰和我的有何不同，總有一天，或許好幾百年以後我們會了解，我們是在不同團體裡的兄弟姊妹，因為不同，給我們彼此學習的機會。」



我問：「天主教和別的宗教交流，會不會擔心教友改信其他的宗教？」這大概是很多人的困擾，尤其是主張交談的人必然要擔負的責任吧。

馬神父回答：「不會，這種現象很少發生。我們很清楚我並不是邀請你變成天主教教友，而是我要向你學習。雖然我是天主教神父，但我向印順長老等人學習。宗教交流是一個機會，讓我們意識到我們都是一家人。」

「有人來找我希望能夠成為天主教的教友，我會跟他說多培養你的信仰，打開你的心胸，是同一位天主在我們的身上。交談的人應該在信仰生活上共通的體會，儘量避免比較誰的宗教比較好。有很多人批評伊斯蘭教，但並不是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是恐怖份子，批評的人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的宗教沒有深刻的體會。這是我們每個人面對的大問題，需要不斷地學習。」

我問：「我們如何知道對方對自己的宗教有沒有深刻的體會？」

馬神父回答：「如果你們是好朋友，你們會聊到這方面的事情，慢慢你便會了解。我的宗教交談心得是我在這二三十年交談中學習的，信仰和交談的方式都是以天主教系統所培養出的宗教交談：『對於不同宗教都要有接受的態度，要重視自己的宗教信仰，要肯定對方的宗教是寶貴的。』交談的第一個本分是要重視自己的信仰。」



我問：「是否一定要有信仰才能做宗教交談？就像不同信仰的人結婚，經常會出現相處上的問題，經常聽到一方為了愛，被要求改變信仰；或者婚後，彼此各過各的宗教生活。你的看法呢？」

馬神父回答：「愛是從天主來的，不同的信仰都是天主的恩惠，不同信仰的人彼此相愛，我應該向他學習。我們都是有限的，在交流中發現我們在他（她）的那個部分有不足的地方。就像夫妻間如果沒有基本的認識，彼此關係就會出現問題。我們重視自己現在的宗教信仰，我們也應該不斷地打開耳朵眼睛去學習，這是學不完的。幫助對方在他的宗教裡了解你的信仰，但不要給對方壓力。從前的人會說：『為什麼你會有這種宗教信仰？』若以我而言，那是天主的安排。宗教交流可以幫助你進一步學習自己的信仰。」

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若望福音》十三 34）



## 第十五章

---

### 深刻的宗教交談



隨著一次又一次的採訪，我和鮑霖神父都覺得馬神父的身體明顯好轉，王秉鈞院長告訴我，馬神父在星期三的時候精神都特別好，可見馬神父對於這本書的重視，他曾不只一次的告訴我，目前並沒有他認為比較滿意的宗教交談專書。宗教交談不應該只是理論，也不僅於浮面的交談，或是玩得很開心的聯誼活動，而是一個存在著深度、創造力的彼此認識、了解及相愛。為了幫助我了解，馬神父寄給我兩篇文章，中英文都極美，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感動。

其中一篇，馬神父在開頭寫道：「最近二十多年，我個人對宗教交談和合作的投身，深受天主教本篤會的 Dom Henri Le Saux, Swami Abhishiktananda 神父（1910-1973）的影響，他在印度生活、服務二十六年的時間。他於 1969 年，梵二大公會議剛結束不久時，所寫的一篇長文，我有幸於 12 年後，1981 年至印度訪問時拜讀，這文章深深地影響並鼓勵了我。以下為其中的一段」：

“Each partner in dialogue must try to make his own, as far as possible, the intuition and experience of the other, to personalise it in his own depth, beyond his own ideas and even beyond those through which

the other attempts to express and communicate them  
with the help of signs available in his tradition.  
For a fruitful dialogue, it is necessary that I reach, as it  
were,  
in the very depth of myself to the experience of my brother,  
freeing my own experience from all accretions,  
so that my brother can recognize in me  
his own experience of his own depth.”

「我們必須學習，  
在我們自己的心靈深處，  
體驗到別的宗教信徒的最深宗教經驗。  
不但如此，我們必須學習，  
把其他宗教信徒的經驗，轉化成自己的靈修經驗。  
同時，也在他們內看到我們自己最深的宗教體驗。  
換言之，  
我們也須把自己開放給其他宗教的朋友，  
使他們意識到我們最深的靈修經驗；  
同時，也在他們的心靈深處，





看到我們最深的靈修經驗，  
是與他們最深的靈修經驗契合的。」

Dom Henri Le Saux, Swami Abhishiktananda (1910  
-1973)

'The Depth-Dimension of Religious Dialogue', 1969,  
In "*Vidyajyoti*" Journal of Theological Reflection, Delhi, In-  
dia, Vol. XLV, N°5, May 1981, p. 214

第二篇是耶穌會前任總會長雅魯伯神父（Pedro Ar-  
rupe, S.J.）1980～1981年於羅馬舉辦的「依納爵靈修中  
心的依納爵領袖課程（Ignatian Courses of the Center of  
Ignatian Spirituality）」閉幕演講中的一段話：

“Feeling myself in the other, feeling the other in my-  
self, accepting him and being accepted  
is an ideal of supreme perfection, especially since I  
know that he is God's dwelling,  
that every human being is God's dwelling.  
Christ is in him, suffers and loves in him, is waiting for  
me in him.”

「在他人身上感受到自己，在自己身上感  
受到他人，接納他人同時被他人接納，

這是一個最完美的理想；特別是當我知道  
他人是天主的居所，

每個人都是天主的居所，

而基督在每一個人內，在他內受苦，在他  
內愛，在他內等待著我。」

(1980, The Trinitarian Inspiration of the Ignatian Charism,  
n. 88)

“God is within every man, waiting for me with his  
love, and this is a call that I cannot neglect...

God receives in others the love we have for Him...

The presence of each human being in my life becomes,  
transcendentally, a form of the presence of God,  
and my acceptance of my brother becomes my implicit  
acceptance of God ...”

「天主在每一個人內，用祂的愛等待著  
我，這是一個我無法忽視的召喚……

天主在他人內接受我們對祂的愛……

在我生命中臨在的每一個人超越地成為天主  
的一種臨在；

而我對他們的接受就隱微地成為我對天主



的接受……」

(1981, *Rooted and Grounded in Love*, n. 49)

這一天，我走進馬神父的辦公室，發現他有些焦躁，手指頭不斷地轉動滑鼠，螢幕裡的文字檔案快速翻轉，有時畫面停止在某個文件上，他睜大眼睛認真地看了一下，口中念念有詞，似在思考，不一會兒搖搖頭，又繼續找。我坐在他的右後方，也不吵他，讓他安心工作。

馬神父時而回頭對我說：「有好多年的時間，我擔任亞洲主教團宗教交談與合作委員會執行秘書，總主教和我合作得很好，有時他找我討論事情，我就飛到印度開會，然後把我們討論的內容寫出來，我寫得真的不少。今天我重新看這些東西，唉！我們花了這麼多時間做這些事，我真心祈禱有哪位學者或者會從事宗教交流的人來協助整理出來，幫助教會和各宗教團體了解我們的做法。」我安慰他：「這不就是我們現在努力的嗎？我不見得寫得好，但我至少可以打下一個基礎，讓後面的人做起來容易一點。」

馬神父的心情似乎放鬆了一點，說：「教會外的人比較快意識到宗教交談的重要性。」或許吧。正如現在許多宗教團體都設有宗教交談的部門，但負責交談的人是否都有相同的認知？





還記得我在世界宗教博物館工作時，博物館的建館理念是要「尊重每一個信仰、包容每一個族羣、博愛每一個生命」，希望藉由博物館提供各宗教交談的平台。然而我所見到的卻有許多微妙的差異：比如說為了招募導覽志工並協助同仁們認識各宗教，我們開辦了許多課程與參訪各宗教道場的行程。結果，報名參加培訓的外來人士非常踴躍，他們多半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又有奉獻的精神，深受博物館的理念所感動，他們的學習態度認真，工作之餘，晚上幾乎都要熬夜K書，以免導覽時說錯了話，誤導了別人。相較於博物館的同仁，不知道是已有很深的宗教知識，還是工作太累，願意參加的人屈指可數。後來我才知道很多同仁是沒有宗教信仰的。我很難想像沒有信仰經驗的人如何向別人解釋信仰的美好？如果光是從認識文字或藝術品就可以體驗宗教，那麼每位宗教學者都是宗教家了。

不過，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對於宗教交談的態度卻比有信仰的人開放。這是執著嗎？信仰愈深，愈執著？

馬神父轉身面對著我，他說：「我常談『有深度的交談』，若光是不同宗教的人作好朋友，那沒有什麼多大意思了。社會所需要的是能提供一些新的看法或更好的說法，過去許多的文章我用過好幾次，我現在也沒興趣看了，一樣的東西常講，人們對這些文字就會失去了感覺，就像事情做了太多次就會煩了。我在二十多年前開始談有深度的宗教交談，可能是太深，人們不太能了



解這樣的交談，我想你們以後很有機會了解，但是那種感覺我卻說不出來。」

我說：「確實呀！最有價值的東西通常說不出來，而說得出來的又經常是被誤解的。」

馬神父笑了，氣氛變得輕鬆起來，他說：「寫一個一般人都懂的東西我還可以，但這個有意思的東西我寫了半天，改了好多次，越改越不對。我的父親說文章要改上一百遍才可以發表，他說要把一件事情做好，比如說作宗教交談，應該要參加一百次開會才能去做。亞洲地區的天主教神父影響我最深，我們都能體會我在你內，你在我內，並在彼此的臉上看到平安。而現在教會需要的是這類有深度的內容，但我無法完全表達出來，我找不到適當的詞彙。」

「我常常回到那篇文章，是那幾句話改變了我的生命。我們都有這一方面的經驗。我記得好幾年前，我們約在新店捷運站見面，你和慧雯在一起，幾分鐘的時間真的影響了我的生命，我真想向你們學習，你們就是很平安，好像做很簡單的事情，可是很深的，而且是一對夫婦，所以更有影響力。」

很奇妙，我和慧雯也經常想起那天的景象。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大地震剛過，救災工作如火如荼地展開，《陪伴》月刊進稿前，我們計畫先到宜蘭去看朋友。突然馬神父打電話來，說稿子來了，想送來給我帶到宜蘭看。我說好，相約在新店捷運站見面。慧雯從未見過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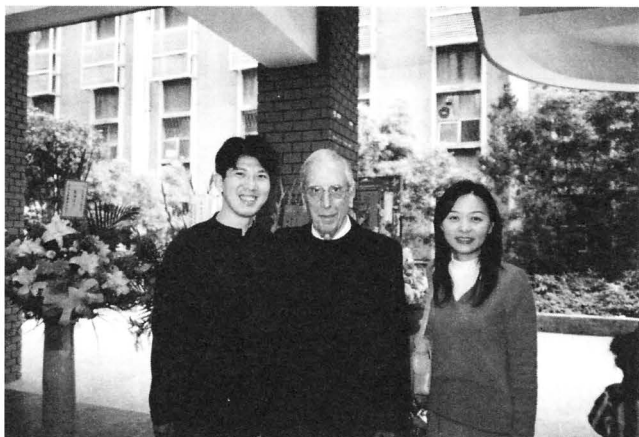


神父，只是經常聽我提起。當我們抵達捷運站時，馬神父已經在那裡了，我向他揮手，他則向我們張開雙手，笑得很開心。我已不記得當天說了些什麼，我們很平凡，應該沒有鬧什麼笑話，但為什麼馬神父會特別記得那一天？

馬神父說：「夫婦應該是世界上彼此最了解的人吧，對不對？應該比一般的朋友有更多的機會在一起，你們夫妻包容了我這個沒有夫妻的人。你是有福氣的人，對社會將很有貢獻，慧雯需要你，你需要她，你們在奉獻的路上一步一步地走。我是需要經驗的人，沒有經驗過很難感動。」

感動，很簡單嗎？記得婚前，我和慧雯兩人都為情所困，我們都想逃，逃離這些惱人的事，我們都曾經考慮過要出家。主母微笑對我說：「你放不開的事情太多了，你對人會動情，如果能捨，親情也能捨得。你們對感情都看得太重，以至於心中多牽絆。天下的事就像一杯水，心清如水要修得百年，若有一滴墨就全盤黑。一方如不能放，一方就不可能不受影響。除非雙方都真的能放下，但是很難做到。」

「現今世界可以付出真情的人少之又少，因為每個人都怕，所以現代人很少能遇見真情。社會多變，人心多變，人對感情的感受各有不同，該如何選擇呢？應該感念他人體諒自身的行為。我們喜愛對方的、看到的、接觸的，其實都是我們自己心裡喜愛的樣子，是否該摸



我們看起來真的很像一家人。此圖攝於施並錫教授「流爐大地」畫展，施教授以畫作來紀錄九二一，並慷慨提供《陪伴月刊》使用。（陳世賢提供）

著良心問問自己：『對別人是否像對自己這麼好？』人世間不是只有感情，還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去做，該做的事情要趕快去完成，如果沒有完成，生生世世都還要再來受折磨。」

「要問清楚自己要什麼，看清楚誰是真情對待你，要以對自己的態度對待別人。妻兒其實是快樂的負擔，帶給別人快樂是最有福報的。」

「要同修，不可一前一後。」

婚姻讓我快速成長，許多從前自己不知道的壞習慣，因為夫妻間的朝夕相處，才知道原來這就是自己在別人心目中的印象，夫妻如果想和睦相處，雙方就必須



學習調整，調整到一個更好的方向，而正向的成長便是修行。尤其是不可一前一後，無論誰修得好走在前方，一定要記得拉對方一把，協助對方靈性成長，否則修行的一方會對另一方的「世俗化」而心生反感。

我和慧雯都喜歡靜，喜歡過簡單的生活，誠實地面對自己，希望讓心裡所想的和外表所作的言行合一，也從「修慧不修福」，慢慢體會到人要「福慧雙修」。每個人都各有所求，都有自己要走的道路，之於我們，但求有益於眾生。苦行僧不苦，因為別人不懂得他的快樂和滿足。出家與否，不只是外相，也是內在的決心，出家人有出家人的限制，或者我和慧雯以結婚的身分可以有機會接觸到出家人不易接觸到的層面，我們相互勉勵要好好地走修行的路，可以做個見證，見證生活情趣是可以從簡單中獲得。簡單的微笑，就能帶來希望。

或許那天在捷運站，我們與馬神父都是從微笑中看到了簡單的快樂。而前面Abhishiktananda神父所寫的心得，其實也是這麼簡單的幾行字，卻深刻地影響了馬神父。

馬神父說：「Abhishiktananda在二十年前就有非常豐富的靈修經驗，我沒有看過他，沒有跟他談過話，但是他在我的生命中非常重要，我也沒有他的照片，他是法國本篤會 Le Saux 神父，他學習印度教，希望幫助教會了解印度教，他寫了這幾句話，也不多，但像這樣的宗教交談對很多人來說實在太難了，還需要時間。多數



人不懂得談的是什麼，個人的生活經驗是很重要的。我不曉得我們能做些什麼，但我會記得這一刻，啊！我們坐在一起，講了很多，但我寫不出來。」

我問：「藉由交談就能到達這個層面嗎？或是必須經過一些學習？」

馬神父說：「我認為是必須經過一番學習。就像追求宗教信仰的人會羨慕有宗教信仰的人能談他的宗教體驗。新德里的費南德茲總主教（Fr. Archbishop Fernandes）他自己的體驗很深，我們一起工作很久，跑遍了整個亞洲，有時是幾句話，或者去一個安靜的地方，我們馬上被感動。我們有好多機會交換我們的看法，我們都同意我們沒有找到適當的說法。剛剛我花了一小時的時間看過去的文章，發現解釋愈多就愈糟糕。」

我笑說：「我的話這麼多，鐵定糟透了。」馬神父也笑了：「這證明你有經驗，哈！」

馬神父悠悠地說：「那些在記憶裡的人影響了我，我相信會一直影響我到死亡的時候，說不定死亡的時候會發現更美。我最多的經驗來自於天主教的出家人給我很多感動，有許多深刻的體會，但是講不出來，這幾天我們用了這麼多時間交談，我們不可能寫一個東西是對方完全了解的，只能了解到人與人之間的友誼一定是越來越深。」

我說：「這可不一定，人與人之間是很脆弱的，一句話或一個動作不小心，多年的友誼就毀了。」愈是誤



會，其實愈需要溝通，但偏偏情緒作祟，愈不想交談。果然如莎士比亞所說的，人的一生是充滿了聲音與情緒的傻瓜的故事。

馬神父說：「所以這幾天我很擔心我們面對的工作可能失敗。」

我說：「不用怕呀！就是盡力去作吧。」我有不可救藥的樂觀。

馬神父說：「『不用怕』這句話很重要。我們都是人，不但有頭腦還有感情，感情是重要的，可是要和正確的思想一起。」他指著電腦螢幕上密密麻麻的文字，說：「這些東西是好幾年前感動別人的信，但我不知道，如果現在還是用這些文字，他們可能已經不會被感動了。」

每個人都有他的成長背景，或許他們也會被感動，就像我們走在路上，看的景物都差不多，但反應會不一樣，說不定他們還是會感動，即使很多事情是我們沒有辦法表達的。比如說你去一個地方與誰來往，或許不以說話的方式，而你們就能對彼此有所了解，或許就可以與我們分享。不只是感動，比較像基督宗教的神學家所說的「啟發」。

我問：「不同宗教間的啟發和同一宗教中的啟發感覺一樣嗎？」

馬神父回答：「雖然我說宗教交談很難推動，但我很難忘記十二歲時天主的話感動了我，我無法忘掉，我



很清楚。我時常幻想如果我可以跟那些已經過世的朋友再談一下，那是最大最大的福氣。我常會想起當時和他們所談的主題，我們談靈修生活，他感覺到我在他內，他在我內，我感謝他，他感謝我，我們彼此感謝，但沒有工具可以說明。或許其他人會聽不懂，那就算了。我們無法要求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感覺。」佛陀拈花，迦葉微笑，只可意會，不能言傳。

馬神父指著牆壁上曉雲法師送給他的畫作，他說：「我和曉雲法師講話不多，但他就是送給我這幅畫，即使不見面，還是被他感動，永遠不會忘記他。在學問方面，他是很好的學者，我只是一個小老百姓，在大學教書時，他的辦公室就在「馬槽」隔壁，他說我們倆應該要多多交談。我們認識很多年，他是哲學家、畫家，而且宗教信仰的修養很深，有豐富的經驗，生命中寶貴的東西非常多，他用他自己的方法把他生命中最寶貴的東西教給別人，可以用這幅畫來表達。還記得那一天我帶著一羣天主教的大專學生去他那裡修行，突然下起大雨，我們的衣服鞋子都淋溼了，地上非常泥濘，有些同學覺得大老遠跑這麼一趟值得嗎？可是我們得到很豐富的恩惠。學生可能沒有意識到，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不過我和他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天。這是最有幫助的事情，有這種經驗可以忘記一大堆沒有意義的交談內容，到達這樣的程度。」

「二〇〇三年，曉雲法師喪禮時，我坐在華梵大學



曉雲法師送給馬神父的畫作〈善法若溪澗〉。

題有「善法譬如若溪澗山澤

眾流悉洗諸有垢穢

經雲與法水者亦復如是」

（馬神父提供）



馬遜校長的旁邊，外面下著大雨，我的鞋子裡面都是水，人很多，但這幾個小時實在太寶貴了，怎麼用語言來表達呢？就是這些簡單的事情。就像你那天在底特律發現我不舒服，」馬神父轉向鮑神父：「本來我是和別人一個房間，世賢去安排和我同住一間。我擔心會死亡，結果有他在，突然一切擔心的事情都不在了。」

窗外的樹影婆娑，柔和光影映入房內，突然間，我發覺周遭瀰漫著一股微妙的和諧，馬神父的神情變得深邃而寬廣，彷彿是一股深深的呼吸，他說：「我現在講話的時候一直想起曉雲法師，他喜歡叫我『馬老師』。就是這些簡單的事情，說不出來，但我們能體會，他用畫和雕刻表達出他的經驗，經驗過最深刻的靈修經驗的友誼是不一樣的。」

實在太美了。言語道不盡愛的深義，愛心的傳達自有它的語言。「為什麼有那麼多的人願意當你的好朋友？」我問。

馬神父回答：「因為他們很少看到像我這樣笨的人，哈！」我們都大笑，原來朋友越多的人就越笨。

國際間有辦過類似靈修經驗的會議嗎？

馬神父說：「有。有一次我在約旦，談了不少靈修經驗以及面對死亡的經驗，我覺得很有意義，但要到這樣的程度並不容易。從前我們談的是『傳教』，現在我們談彼此幫助，分享文化、信仰，你在我內，我在你內。在台灣有深刻信仰的人不多，但透過交談或者分享





一九八九年馬神父安排東南亞地區耶穌會主教神父拜訪曉雲法師。（馬神父提供）

我們的經驗，可以提供一個機會。所有宗教團體的領導者都同意，要了解別人的信仰才能有交談，多數人會從這方面開始，然後再更進一步。深刻交談要彼此都能有所感動才有辦法，不同信仰的人生活在一起，按著自己的傳統，卻沈浸在同樣的靜默之中。」

「在他人的身上感受到自己，在自己的身上感受到他人。接納他人，同時被他人所接納，這是最完美的理想。無論他人有沒有宗教信仰，每個人都是天主的居所，天主在每一個人內，在每一個人內都有天主的愛在等待著我，無論是印度教信徒、民間宗教信徒都有。這幾句話一直影響著我，重要的是我們要意識到他人的重





要性，幫助不同宗教的人意識到他們的福氣，我們需要的交談不是普通的交談，而是要有深度的交談。」

「在這二十年的時間我接觸過許多宗教，它豐富了我的生命。我仍是天主教神父，而且我的信仰比二十年前深得許多，即使在罪人的身上，每個人都是罪人，在他身上我還是要學習，學習找尋幸福的源頭。啊！我們都是一家人，我們要彼此學習，即使他沒有宗教信仰，但我會幫助他意識到這樣的事情，我也是佛教徒、也是印度教信徒，我的本分是幫助台灣的社會。啊，打開這些門，我的經驗證明這是可以成功的。」

「Abhishiktananda 神父在宗教交談方面是天主教團體的模範，天主教還不夠開放，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從前天主教徒只相信天主教是唯一的信仰，現在我們能了解你我都是一家人，我們都是兄弟姊妹，我們重要的任務就是培養人們能彼此接納，而且讓所有宗教信仰的人都能互相接納，達成這樣的希望。但一半以上有宗教信仰的人，都說這是『作夢』，如果能有你們這樣的年輕人出來作見證那是很有意義的，以我自己的經驗，這經驗是一天比一天更豐富。」

「宗教交談是什麼？是傳什麼好消息嗎？不是，是了解你周圍的每一個人在你生命中的意義，你對他們都有一個特別的責任，要幫助他們知道他們可以得到的幸福有這麼大。或許需要兩到三個世代之後才能實現吧，由愛來推動，讓所有的人都能分享這個愛。『宗教交

談』這幾個字或許要改，好像太簡單了，如果我們能更重視有深度的宗教交談就太好了，剛開始我也覺得很難，但是後來我自己有了經驗，不但可以體會他的信仰，而且更堅定了自己的信仰。不要想當一個信仰所有宗教的人，那是不可能的。在自己的宗教團體裡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扮演上天給我們的恩惠。」



## 第十六章

---

我是不是一個好的神父？



馬神父有一位年長他幾歲的好朋友陳老師，陳老師從事出版事業，出版過不少與天主教有關的書籍，夫妻倆都是慈濟功德會的榮譽董事，全家都是佛教徒，除了陳老師例外，他說他有兩個信仰，一是佛教的證嚴法師，一是天主教的德蘭修女。一個人怎麼可能有兩種不同的信仰？陳夫人無法理解先生的宗教態度，如今又出現這麼一位對佛教很有興趣的天主教神父，陳夫人經常笑說馬神父是沒有皈依的佛教徒，他的先生則是沒有付洗的天主教徒。馬神父認為陳老師有兩個信仰是很特別的福氣，他不受彼此的干擾，而且體會很深，那也是好的。馬神父經常去找他，討論他如何在這兩個宗教之間取得平衡。

某日，陳老師打電話說要來看馬神父。馬神父表示歡迎，這是陳老師第一次來辦公室找他。陳老師準時到達，他剛從日本參加書展回國，神清氣爽，他對神父辦公室的擺設很感興趣，他笑說自己只有兩個信仰，馬神父倒像是有很多信仰。兩個人就從馬神父的工作開始聊起，天南地北聊了兩個多鐘頭。

離去前，陳老師突然對馬神父說：「如果有一天我中風，不能說話，離開這個世界以前，能不能請馬神父替我付洗？」

馬神父很驚訝，說：「你說什麼？你很健康，而且你的家人都是佛教徒，我不能幫你付洗。」但陳老師語氣肯定，又似託付，說：「我是認真的，請你務必幫我



付洗，先不要告訴我的妻子，到了那一天再告訴她吧。」

陳老師離開後，馬神父隨即打電話給陳夫人，說老師今天說話怪怪的，要她多注意先生的身體健康。四天後，傳來陳老師中風的消息，馬神父連忙趕到醫院，在急診室外陪陳家人等待了好幾個小時。見到陳老師時，他斜歪著臉、坐在輪椅上，下半身已失去知覺，說起話來含混不清，完全失去昔日的風采。馬神父心想或許陳老師來找他之前，已發現身體的警訊了吧。馬神父握著他的手，要他好好休息，並告訴他會為他祈禱，願天主保佑。臥病在床期間，馬神父經常去看他，兩個人坐著，話不多，就是一點簡單的關懷。有一天，陳老師告訴馬神父，假如他比太太早一天離開世間，請馬神父與證嚴法師幫他安排一個好的喪禮。馬神父答應了。不久，陳老師轉送到花蓮休養，兩人偶有機會才能見面。

五年後某日，馬神父接到陳夫人來電說陳老師情況不太好，希望馬神父來花蓮一趟。馬神父連忙搭飛機趕到花蓮慈濟，到醫院時已經是晚上八點了。加護病房裡聚集了很多人，都是陳老師的親友。病床上的陳老師身體插滿了管子，眼睛緊閉，蒼白而衰老。陳夫人說他已經好幾天不說話，也沒有張開眼睛了。馬神父心裡明白，陳老師已經準備好面對死亡的莊嚴時刻。馬神父坐到床邊，雙手握住陳老師的手。

陳夫人對馬神父說：「神父，我和孩子討論過了，



我們希望你幫他成為天主教信徒。」馬神父很驚訝，這個要求是陳夫人主動提出來的，他還是說：「抱歉，我不能答應。他有他的方法上天堂就好了。」陳夫人懇切地說：「馬神父，請你相信我，我了解我的先生，我知道他很重視佛教的道理，我也知道他最大的希望是成為天主教教徒，孩子們也說父親的信仰方式是天主教的。」馬神父有些為難，說：「但是他現在不能說話，我不曉得他對天主教的認識夠不夠？是不是真的希望成為天主教教徒？」

陳夫人堅定地說：「他相信你，我們也都相信你。」

於是，馬神父答應了。

晚上十點鐘在加護病房裡，護士小姐來來回回替陳老師換管子。陳家家人圍繞著陳老師的病床，雙手恭敬合掌。馬神父手拿著聖水瓶，站在陳老師的前面。馬神父跪在床邊祈禱，讚美天主讓他認識這樣一位好朋友，接著說：「陳老師，你要離開我們了。雖然你一直都沒有皈依，也沒有要求洗禮，現在你的夫人還有孩子都在你的旁邊，他們都表示你希望付洗成為天主教教友。依著你的希望，也依著教會給我的權柄，我給你付洗，你成為天主教的教友，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

馬神父話才說完，陳老師竟然睜開眼睛微笑了！他沒有說話，但是給了家人一個清楚而明確的表達，如此地平安！在場除了馬神父，沒有其他天主教徒，卻同樣



被不同信仰的莊嚴儀式感動落淚。陳老師的喪禮安排在台北慈濟，又在耕莘文學院舉行一場追思彌撒。當天聖堂來了許多佛教徒與出家人，馬神父也與大家分享了這段奇異恩典。

憶及往事，馬神父依然感動。雖然他一直小心避免類似的情況發生——在交談的過程中改變了他人的信仰。另一方面，他也不希望讓教友誤會他沒有盡力讓他人成為天主教教友，就認為他不是一個好的天主教神父。

馬神父說：「他與我之間的友誼產生的靈性溝通非常寶貴，他昏迷了，還是知道我的聲音、我的手，我們還是能溝通，雖然他沒有講話，大家也都尊重他的信仰選擇，或許有一天我們會在天堂相見。」

馬神父說：「他的生命和我的生命在同一個時刻有一個很深的經驗，我們一起面對生命中一個重要的時刻，他和我之間沒有距離。雖然我認識的多數人認為信仰是不能放棄的，也不容易相信一位神父竟然會如此重視這麼一段不同信仰的友誼。在我的生命中從事宗教交流三十年了，我『尊重每一個人，特別尊重他的信仰。』這樣的態度，我的會長從沒有說我不對。我們可以辦國際間的會議，但最重要的是培養人與人之間的靈性溝通的體驗。但是要小心！有些人不會懂。他們不要宗教交談，他們認為只有他信仰的宗教是唯一的真理。」



我們能用什麼方法幫助他們嗎？

馬神父說：「有必要，但是要找好的機會。我們說的天主的安排是要尊重別人、要尊重他的決定、他的希望。」



## 第十七章

---

### 一家人



二〇〇七年四月八日，這天是佛誕日，恰巧也是一年一度的天主教復活節（每年三月二十一日後月圓後的第一個星期天），百年難得的巧合。馬神父打電話向我祝賀佛誕節快樂。（我幾乎忘了，幸虧神父提醒了我。）他說昨晚參加了一場難忘的彌撒，真希望也能參加佛誕節的慶祝活動。從前他都會受佛教團體之邀以神父的身分致辭，為佛教徒祝福，但是今年他的身體實在不行，根本出不了門。他說等一下要打電話給幾位法師，告訴他們雖然他不能前往和他們在一起，但是精神永遠與他們同在。如果能多一些天主教徒去參加佛教活動，多一些佛教徒來參加天主教彌撒，對彼此的認識一定很有幫助。

隔天的報紙有這兩個節日的報導，放在同一個版面，同樣小小的篇幅，平衡報導，毫無交集。這是可預期的，媒體對於沒有特別廣宣的例行性宗教儀典興趣不高。難怪許多宗教活動不得不「隨順因緣」，也有些宗教團體以「企業化經營」，強調管理與成本效益，我懷疑這是宗教團體應該有的生存方式嗎？動機的前因若偏差了，怎麼可能會有好的結果？難怪蓮馱法師曾感嘆地說：「現代人信佛的多，拜佛的少；拜佛的多，學佛的少；學佛的多，行佛的少；行佛的多，證佛的少。」佛陀說中道，以慈悲、智慧入手都是好方法，但一定要悲智雙運。

本來這個清明節我是要回高雄掃墓的，今年是父親



逝世第二年，母親的悲傷還在，我回去多陪她聊聊總是比較好，但我實在走不開，便跟媽媽請了假，我說爸爸一定會諒解的。

會嗎？我哪來的自信？生死兩茫茫，我能確定嗎？每次我安慰媽媽不要難過，我說爸爸雖然過世了，事實上並沒有離開，他會到我的夢裡，告訴我他的事情，他還是活著，我們還能繼續溝通，只是不存在這個空間裡。媽媽不信，說我只會講同樣的話安慰她。我說我所讀過的書、還有親身經驗就是這樣，我沒有必要騙她。

相愛的人終究會在天堂相見的。

老爸去世前，我夢到他和罹患肺癌的舅媽去參加「八關齋戒」，這是佛陀為了讓在家信眾有機會學習出家生活，長養出世善根，種植出世正因，而特別開設的方便法門。我希望家人都去參加八關齋戒。老爸答應了，但一直找不到哪裡正在舉辦。沒多久，傳來舅媽因肺癌過世的消息，接下來爸得了肺結核。

我心裡覺得怪怪的，擔心會是癌症。從X光片檢驗確定沒有腫瘤，而且肺結核併發肺癌的機率很低，我這才放心。但是一個月之後，爸咳嗽的現象始終沒有改善，後來連上個廁所都喘得很兇，我們又到另一家醫院作檢查，沒想到結果竟然是肺癌第四期，癌細胞已經擴散到腦部和骨骼。弟弟在電話裡哭著告訴我，我隨即趕飛機回家。

其實去年我曾有想過這樣的念頭，如果爸可以活到



八十歲，那麼只剩下十年的時間，若我一年回家兩次，那我們也只有二十次見面的機會，想起來就讓人不捨。我告訴慧雯以後我要常回家，沒想到離別的日子竟然來得這麼快。

在病房裡我親口告訴爸他的病情，爸有點驚訝，怎麼會？問我還有多久時間？我說醫生估計大概還剩三個月。老爸沈默了一下，隨即開始交代一些事情，還說先不要告訴媽。我答應他，但要他找機會自己告訴媽，這才是「生死兩相安」的安寧療護態度。

為了照顧爸，我慢慢放下手頭上的工作，包括這本宗教交談的書。馬神父很體諒我，要我保重身體，並為我爸爸的健康祈禱。過程中，我也期待奇蹟出現，但生死由命不能強求，若真的非走不可，希望爸可以走得安心。人總有離開人世的一天，我並不奢求。

剛好有一位法師在高雄舉辦八關齋戒，他是地清法師，我聽過他的電視講座，慧雯參加過他的法會，說他很認真，有感動人的力量。知道他曾經罹癌，卻奇蹟似地重生，所以發願終身宣揚阿彌陀佛淨土。

我以父親之名前去參加，法會人很多，每個人都有他參加的理由。儀式長達一整天，不斷地拜懺、禮佛、念經，地清法師真的很認真，他走遍會場為每個人灑淨解厄，說法時，仍是苦口婆心勸大家不要初一十五才想到菩薩，要認真修行，生死無常呀！法師講說的內容淺顯易懂，雖是基本的佛理，但面臨生死的關頭，每句話



都格外地鏗鏘有力。

我替老爸辦理皈依，皈依證上的法名為「覺吾」。我向老爸轉述皈依及五戒的意義，老爸微笑點頭。這場病稍微軟化了爸的硬脾氣。我建議老爸隨時可以念念「阿彌陀佛」或「觀世音菩薩」，他竟然回答我說不可能！他說每個人的緣分不同，不要強迫他。

唉！就是這樣，最是關鍵處最是難突破。我想起了那些乳癌病友姊妹，百分之九十九的病友都很自我，執著又挑剔的個性，結果就反應在身體上形成「壞東西」。老爸的個性何嘗不是？我不能勉強，只能祝福。對朋友如此，對親人亦應如此。

這陣子媽是累壞了，下午看她在病房的沙發上睡得很沈，我有一個好強烈的感覺，我好愛這幾個人呀！真愛呀！為了他們，我願意捨棄一切，只願他們平安。

我整天在病房裡照顧老爸，爸告訴護士小姐笑稱我是台傭。半夜，爸大概每隔半個小時就要起床上厕所，他已經無法自己走路了，我會起來幫他，跟他隨便聊聊。這段日子我們有了好多相處談話的時間，我好感謝呀，畢竟深談的機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們談他和媽媽的戀愛過程，談我小時候的回憶，談信仰的奇蹟等等。

我替爸洗頭髮，刮鬍子，看起來清爽許多，我摸摸他的雙頰，他笑著對我說：「可愛哦！」當我用熱毛巾幫爸敷臉，他發出很享受的讚嘆。我笑說：「舒服



哦？」爸一臉滿足地說：「此生無憾。」

我問爸我有沒有做過什麼事情讓他覺得滿意？爸說一切都滿意。我問他餓不餓？他搖頭。其實他已經很久沒有吃東西了。我說：「你都不吃飯，要作仙了？」爸笑說：「不是仙，是病。」我說：「前幾天如果弟弟沒有送你來急診，你大概就走了。」爸說：「我本來就希望能這樣早點走呀！」他一定是不希望拖累我們。

我說：「不是告訴過你，要走是可以沒有痛苦地走，沒有必要活受這些罪。有安寧療護呀。」原來，爸誤把安寧當成安樂死。我告訴爸一切我和弟都會打點好，壽終正寢當然最好，如果非走不可，就平安地走。若還有緣，請菩薩再給你和媽媽十年的時間好好修行，說不定可以跟媽一起走，將來我們會把你們葬在一起。

爸說：「我都不知道你們是這樣計畫的，聽到你們這麼孝順，我實在很感動。」爸一直說：「有你們這對兄弟我很有福氣，妻賢子孝。」

老爸加油！這是修行的開始，希望還有時間。我祈求，如果是不可知的因果，就全部讓我來承擔吧！

爸的血液缺氧，一直戴著高壓氧氣面罩，昏睡的時間愈來愈長。夜裡，我經常一直看他，看他的胸前呼吸起伏，看他的手、他的臉，就像當初在芝加哥陪伴馬神父一樣，我期待奇蹟能再次發生。菩薩！請祢幫忙！

每當我和弟弟離開病房時，媽總會坐在病床前握著爸的手。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牽手不就是這樣嗎？大



概只有婚姻才有如此生死與共的感情。

晚上慧雯也回到高雄來醫院陪我。我告訴她爸前幾天忍痛的原因，她說生病的人都不希望拖累家人。慧雯的父親也是因癌症過世，家人的哀傷一直延續到慧雯開始修行才得到轉化。

生與死是不可逆的轉變，看著親愛的人一步一步衰老，是一種準備，但也是一種持續的傷痛。幸虧爸爸幾乎沒有疼痛，這應該是最安慰的事了。我發覺爸的意識有逐漸模糊的趨勢，每當爸的眼神混濁，我就會喊他：「爸，你知道我是誰嗎？」爸隨即轉醒，隔著呼吸器大聲說：「你是陳世賢。」聲音彷彿來自不同的世界。爸看我的表情怪怪的，說：「你在擔心什麼？」我說沒有。其實心裡真的很捨不得。

下午，爸的意識越來越模糊了，我趕緊找醫師，醫師說是二氧化碳濃度過高，他替爸接了過濾器，才接十分鐘，爸就顯得清醒許多。他的眼神清澈，很篤定地告訴我：「我要出院，要在家裡過一個晚上，在二二八那天要離開。」二月二十八日，是台灣人的苦難日，民國三十六年的二月二十八日台灣發生嚴重的種族衝突，至今仍是本省人和外省人心中難以撫平的傷痕。

我問：「你和祂們說好了嗎？」我指的是天上的菩薩。爸點頭。

晚上，媽和家人都來醫院，爸高興地和小孫女打招呼，小孩子還不懂生死，她們在病房內玩得開心。全家





都到齊了，爸坐起身來說他要離開了。媽不准爸這麼說，要他不要亂講。爸說不可能，已經決定了。媽眼淚滾滾而下，抓著爸的手，說你怎麼可以丟下我一個人？你不是說要活到八十歲的嗎？我們再去跟菩薩求，請他再讓你多活幾年。爸說已經說定了，不能改。爸安慰媽說她最近看起來氣色越來越好，越來越漂亮了。媽的眼淚再度奪眶而出。

當晚，我要媽留下來過夜，但是她始終睡不著。我將沙發床拉到爸的病床旁邊，讓媽牽著爸的手，一起睡。我在床的另一邊也牽著爸的手，迷迷糊糊睡一下。夜半，爸突然醒來對我們說，如果還沒有跟醫師說要出院的話，先別說了。媽聽了很高興，我當然也是。是不是還有機會？還是爸為了讓媽安心休息才這麼說呢？

隔天，二月二十七日，爸一直催促我去辦出院。我說要等醫師同意才行，我說你不是說好要再支持下去嗎？再觀察看看好不好，我覺得爸的狀況還不至於太糟，我甚至要媽先回家休息，但媽堅持要留下來。我一切都隨他們了，說不定這是他們在人世間相處的最後時光了。我經常讓他們獨處，媽也不知道要和爸說什麼話，只是不斷地摸爸的手，看著爸的臉。

下午，醫師來巡房，其實也沒有別的辦法了，只能觀察。我到病房外與他討論，並告訴他父親想出院。醫生說若此時出院，以他需氧量如此高的情況下，救護車並沒有這樣的設備，可能不到一分鐘人就走了。醫生問



萬一情況危急，是否要考慮急救插管？我和弟弟聽從父親的意願，若只是延長時間，不要急救。至於出院，他說血氧若降到六十五就可以考慮了。

我請醫生為家人說明狀況，大家心裡都有個底了。父親似乎也輕鬆了起來，還催促媽媽他們先回家。病房裡再度剩下我和老爸兩個人。下午的陽光很大，爸有時會出現幻覺，說些重複的話，我緊握爸的手，要他和我一起念佛號。爸說他喜歡念觀世音菩薩，於是我們就一起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我打起手印，望向窗外，希望這些經文都可以迴向給父親的冤親債主，再給爸多一點時間，他已經開始軟化，他可以做很多有利世間的事的。窗外的雲、地上的樹，隨風搖曳，似有所聞。隨著不停的佛號，我看著血氧的數據，從七十一一直向上攀爬到八十、到八十五、到九十、九十一，我好興奮，眼睛泛滿淚水，我告訴爸念佛真的有用呀！我們繼續念，這是這輩子念佛號念得最久的一次，整整兩個小時。

不久，弟弟打電話來，我說爸的現況很不錯，大家都很高興。半小時後，醫師再來巡房，我告訴他父親的血氧狀況，他也頗高興，但表示還需要多觀察，一時的變化還不能算數。誰知醫生一走出病房，爸的臉色突然變得掙扎緊促，瞬間蒼白，樣子很難看，血氧的數據完全消失，機器發出尖銳的笛音。我急忙去叫護士，大家忙成一團。一堆機器推了進來，護士問要不要急救？我



搖頭。隨後醫生莊重地向大家說明病況，並告訴我可以帶父親回去了。

我打電話告訴弟弟把家裡整理一下，放洗澡水，我要帶爸爸回家了。

救護車上，我坐在爸的身旁，一直握著他的手，我說：「爸，我們要回家了。」爸雖然還戴著氧氣罩，但面露微笑。那表情好美，至今我仍經常想起。

我們幫父親梳洗乾淨，將皈依證放在口袋，他的神識非常清楚，比在醫院好很多，還記得他的法名叫「覺吾」。馬神父、鮑神父、聖玄法師、吳阿姨、康泰的良娟、憶敏、乳癌病友協會的葳婕等許多好友都打電話來關心，並說會替父親祈禱、誦經。我告訴爸，他哭了。這麼多年來，我第一次看到他流眼淚。二二八當晚，爸爸毫無痛苦地走了，正如他所預言的。過程中發生許多不可思議的事情，我心充滿感激。老爸生前的最後一句話是向所有來探視他的親朋好友說的：「要惜緣！」

#### 今生今世

我最忘情的哭聲有兩次

一次，在我生命的開始

一次，在你生命的告終

第一次，我不會記得，是聽你說的

第二次，你不會曉得，我說也沒用

但兩次哭聲的中間啊

有無窮無盡的笑聲  
一遍一遍又一遍  
迴盪了整整三十年  
你都曉得，我都記得

每當我讀到余光中這篇懷念母親的詩，都會憶念起父親臨終時的情景。當晚，諾那精舍的幾位師兄師姐，輪流到家中助念，他們依據佛教儀軌持誦經文，語調莊嚴發心至誠，彷彿過世的是他們的親人。他們悄悄地來，念完兩個鐘頭的經文後又悄悄地離開，分文未取，也不希望打擾喪家。我看著他們的身影在暗夜的巷子底慢慢消失，心裡既慚愧又感動，我們素昧平生，但他們



我們一家人（陳世賢提供）



卻願意如此付出。在這守靈的夜晚，他們是我們的家人。

爸爸過世後，我幾乎每晚都夢到他，是太思念嗎？我不知道。但這些陰陽兩隔的情牽互動是很大的安慰，也幸虧夢境還算美好，否則在世的人難免又要牽腸掛肚。直到百日，爸說他的車要開了，他已獲得平安，並叮囑我要像照顧他一樣，去照顧那些生病的人，就像對待家人一樣。



## 第十八章

---

### 十字架上的犧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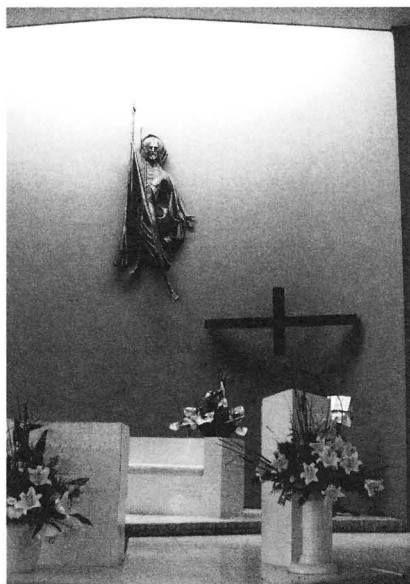
時間：一九七五年～一九九二年

地點：法國至世界各地

記得第一次讀到佛陀涅槃，我好難過，不了解為何釋迦牟尼已然成「佛」，不是應該超越了生死輪迴，為什麼還會寂滅死亡？死亡的是肉身嗎？這幾年的經驗讓我有一種體會，如果佛陀不涅槃，世人將永遠不懂得珍惜。人總是在失去之後才懂得珍惜。而耶穌呢？面對死

亡，他復活了。復活的是肉身嗎？或者，是精神？長存於人間的至真至善至美的十字架便是一座倒下的十字架，象徵耶穌基督的復活。

而馬神父的十字架也很特別，像是將兩個小金環壓扁交叉所鑄成，馬神父用一條普通草繩



倒下的十字架，象徵耶穌基督的復活。（陳世賢攝）





串起，掛在身上。他說：「這十字架是我父母親的結婚戒指做成的。」

一九七五年，馬神父到羅馬開會，順道回法國替弟弟剛出生的小孩受洗。距離他上一次回法國已經七年了。

洗禮儀式當天，馬神父的父母親和全家人都到場聆聽他們家的神父講道理。馬神父以《羅馬書》的一段話：「你們是在基督的死亡中受洗。」解說洗禮和耶穌死亡的密切關係，馬神父說：「難道你們不知道我們受過洗歸於基督耶穌的人，就是受洗歸於他的死亡嗎？」（羅六3）

在出生洗禮的儀式中談死亡，換作是中國人傳統的觀念，這是在觸霉頭，但馬神父認為他必須將最寶貴最真實道理來報答家人，尤其是這麼難得的機會，他不清楚家人會有什麼的反應，沒想到父母親走上台前，很贊同他的講道內容。父親對他說：「請神父告訴你的弟妹，如果有一天我們比你們早一點死亡，你要記得，你今天所講的這些話，將使我們可以非常平安地離開人世。」

沒想到六天之後，馬神父的父母親發生車禍，兩人當場死亡。

馬神父接獲警方通知後隨即趕到殯儀館認屍，父母親的身體在嚴重撞擊下血肉模糊。馬神父不讓家人進停屍間，以免破壞他們心中對父母親的完好回憶。馬神父





獨自一人，含著淚，守在父母親身邊，為他們祈禱，為他們清洗身體。只因父母親在洗禮儀式當天跟他說的話，讓他平安地接受這個痛苦。梳洗罷，他一一親吻他們的臉，這是最後一面了。

馬神父告訴我：「父母親死後的隔天，原本我們打算為姪子的洗禮聚餐慶祝，家裡買了很多酒菜，雖然發生了這場意外，但我們知道父母親是平安的，所以活動還是照常舉行。」

父母親的追思儀式也由馬神父主持，當天來了許多父母親生前的親朋好友，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意外，大家不免哀傷。其中一位老婦人站起來與大家分享，她曾經參加過這對夫妻的婚禮，並清楚地記得結婚當天新郎與新娘所表達的三個願望：「一願他們的長子可以當神父。二願在婚姻生活中相互扶攜、相敬如賓。三願可以一起離開人世。如今他們的美夢成真，你們有什麼好難過的呢？」

馬神父指著十字架項墜上的書寫體小字，對我說：「這是我父母親的名字，我親手從他們的手上摘下結婚戒指，後來家人將戒指做成十字架送給我。我經常想起父母親，他們是很虔誠的天主教徒，但是他們很鼓勵孩子要去向別的宗教學習。他們曾對我說：『你做宗教交談很重要。』他們雖然因車禍死亡，但我對他們完全放心。我是天主教徒，從領洗一直到死亡都接受天主教道理，但還是重視其他宗教的道理，不同宗教的人應該盡



力去幫助大家意識到每個人生命的意義，我相信我的生命是要在每個人的身上看到我自己所相信的耶穌基督。」

在世界上你們要受苦難；然而你們放心，我已戰勝了世界。（《若望福音》十六 33）

一九七六年，馬神父處理完父母的後事之後，重回台灣，擔任「天主教社會青年同工小組聯會」的輔導。一九七八年，美國與台灣正式斷交，台灣的國際地位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但宗教團體並不氣餒，繼續堅持著理想。這年，馬神父應羅光主教之邀創立亞洲宗教交談中心，擔任「天主教耶穌會東南亞地區宗教交談工作小組」之執行秘書，籌劃了許多宗教交談的國際研習會。一九八〇年馬神父在耕莘文教院成立「宗教交談與合作委員會」，並訂出深具時代意義的目標：

一、幫助耶穌會台灣區的會士及夥伴們，更深刻體認宗教交談與合作的時代重要性及迫切需要。

二、培養對其它宗教信仰的尊重及信徒間的彼此接納、包容及學習，使大家真誠的合作，促進人類大家庭的和平與幸福。

三、安排耶穌會台灣區的會士及夥伴們參訪教堂、精舍、寺院等道場及各宗教團體的文化中心、教育與社會福利機構。



馬神父擔任亞洲主教團協會執行秘書時，經常參與國際會談，圖中有泰國、巴基斯坦與印尼等各國負責宗教交談之天主教代表。

四、接待各宗教領袖及宗教團體人士參觀訪問耕莘文學院與其他耶穌會的活動中心。

雖然，目標對象僅止於少數的耶穌會會士，尚未擴及一般天主教教友；交談的深度上也還停留在建立友誼的初階，但比起兩千年來唯我獨尊的宗教觀可是跨出了一大步。這些目標，至今依然迫切。

同年，馬神父接獲教宗的聘書，擔任梵蒂岡宗教交談方面的顧問，五年一聘，長達十五年。這方面的顧問全世界只有二十幾人，而馬神父是台灣唯一的一位。在



羅馬教廷的支持下，馬神父跑遍全亞洲，幾乎每個月都要出國，到印度、孟加拉、韓國、日本認識各國的宗教領導者，並定期和亞洲地區的主教們齊聚一堂討論如何完成和平共融的理想，還有每年和另外二十幾位教廷的宗教交談顧問一起開會，這般豐富的經驗大大開拓了馬神父的視野，他感受到愈來愈大的使命感。直到一九九二年馬神父卸職前，一共完成了十二次亞洲地區的宗教研討會，所有文件都經由馬神父之手而完成出版。若稱馬神父是台灣宗教交談的先鋒一點也不為過，他為天主教在台灣的宗教交談打下基礎，並串聯起台灣宗教界與國際各宗教團體的合作契機。

這段期間，馬神父結識了三位對他有深刻影響的天主教神父，一位是印度人在孟加拉服務的主教羅神父（Fr. Michael Rodrigo）、一是菲律賓的吐都主教（Fr. Benny Tudrud）、一是推動社會工作的斯里蘭卡神學家阿馬羅神父（Fr. Amalor Paradass）。這三位神父在廿世紀末短短數年中相繼逝世：曾寫過很多神學與宗教交談方面書籍的阿馬羅神父，死於車禍；協助天主教與伊斯蘭教對話的吐都主教，主張「宗教交談真正的愛是宗教與宗教間的愛心」，生前曾說當他死時，你們將連主教的戒指都不會找到，後來飛機失事，他的遺體果真遍尋不著，更別說戒指了。而以幫助窮人為己任的羅主教，則是在彌撒時被富有的宗教狂熱份子槍殺，血濺祭台。

馬神父感嘆地說：「與我有過深刻交談經驗的人現



在都不在這個世界了，現在只留下我一個人。」

如同耶穌為了救贖世人被釘上十字架的犧牲，如同佛陀捨棄榮華富貴為求渡化眾生的犧牲。究竟還要多少人流血犧牲，才能喚醒偏執在「唯有自己的宗教才是唯一真理」的宗教狂熱者，去懂得連小學生都知曉的最基本道理——「愛與和平」。

「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身，猶有不孝者乎？視父兄與君若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弟子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墨子·兼愛上》

曾有一次馬神父到印尼萬隆（Bandung），那裡經常發生天主教徒被綁架的事件，大家都說是穆斯林幹的。而此時又剛發生羅主教被槍殺，情勢更加緊張。修會裡的人勸馬神父他們千萬不要隨便外出，以免發生危險。偏偏馬神父就是不聽話，不知道是大膽、還是理想過了頭，他竟然說要去拜訪山下的清真寺。

馬神父說：「我看到天氣這麼美，就走下山去，越走越遠，我突然發現旁邊出現了很多很多人把我包圍住，他們帶著槍，是穆斯林。我自己也不緊張，我說我是羅主教的老朋友，所以也是你們伊斯蘭教的老朋友。我說我要去清真寺可以嗎？他們商量了一下，便答應帶我去。



寺裡的穆斯林看到我來，顯得有點緊張。我說我只想和他們談談話，他們便說要準備一下，拿來了錄音機說要錄音。我們談了很久。後來那位陪我說話的穆斯林說，神父你來之前我不知道你是誰，擔心萬一發生不愉快的事情我們至少有個記錄。但聽你談了這麼多好事，就像我們穆斯林一樣，沒有想到天主教的神父有這麼大的愛心。後來他們親自送我回修院，其實修院裡的人正準備要帶槍到清真寺來救我。」

「宗教交談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建立真正的友誼，即使我現在重回到這些地方，他們還是把我當最好的朋友。有些人覺得我走錯路，沒有做好一個神父應該做的事。當初梵蒂岡負責宗教交談的領導人同苟樞機（H. E. Jozef Cardinal Tomko），對我的工作很有意見。但是我年輕，我不怕出來講話，也不怕批評。我每一年都要到羅馬，有一年我接到卡迪雅同苟的電話，問我能否見面？我答應了，下午趕緊去借一套神父的衣服。他安排早上八點鐘見面，我有點緊張，因為他是教會裡很大的人物。七點五十八分他走進房間，我馬上站起來說：『樞機主教，謝謝你邀請我來，我是不是可以介紹我自己？』他說：『不用，我很早就認識你了，也聽過你對我的看法和批評，今天我想多了解你都在想些什麼？』我們談了很久，談得很愉快，然後他說我每一年到羅馬一定要安排時間和他談話。」

「過去他不了解宗教交談，我幫助他了解，這必須



透過交談溝通。他的年齡比我大，神學和各方面的經驗都比我多，但我們透過交談溝通建立了友誼。耶穌會的總會長說在羅馬大概沒有一位神父像你這樣和他有這麼好的關係。我與他最後的一次談話是我在梵蒂岡準備回台灣之前，他人要在羅馬開會一個星期，他的祕書告訴我樞機主教希望安排會談，我說很抱歉，我在他回梵蒂岡的前一天就離開了。沒想到我的飛機誤點，他的祕書打電話來說樞機主教回來了，你要不要跟他講話？我們就在電話裡談了很長的時間。回國後，我告訴總會長，他說這怎麼可能？但就是這樣發生了。」

馬神父說：「一九八二年全世界的耶穌會在斯里蘭卡舉行會議，我和德里總主教費南德茲、羅馬宗教交談中心的祕書長羅薩諾蒙席（Mgr. Rossano），我們三個人花一個星期的時間到各教區講宗教交談。主教們說很難接受我們的說法，請我們再講清楚一點，沒想到他們指名問我。我承認我有點緊張，我閉上眼睛幾分鐘，我跟天主說：『祢知道我沒有能力回答這些問題，總主教不能，羅馬的羅薩諾蒙席也不能，我怎麼能夠？』後來，我把我的嘴巴給天主用。大家鼓掌。那天夜裡，全世界耶穌會的總主教來敲我的房門，他說抱歉很晚了，但是我願意來跟你說謝謝，你清楚地給我們很需要的答覆。我說：『不是我，是天主。』我沒有足夠的智慧發表這樣的內容，老馬只是一個普通的小神父，我完全把自己放在天主的手中，我只是工具。我相信佛教、道



教、天帝教也有相同的經驗。後來，總會長跟我說：『我們需要培養一些年輕人，讓他們了解佛陀、耶穌或阿拉的恩惠。』」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教宗在亞西西（Assisi）舉辦的世界祈禱日，耶穌會第三十四屆大會中發布「我們的使命與宗教交談」（Our Mission and Interreligious Dialogue）文件：「重要的是我們需在聖神內更加開放，使我們能和其他宗教的兄弟姐妹們精誠合作，『在兄弟般的氣氛中彼此陪伴，一起實現天主要我們達成的目標。』」

其實這樣的宣言馬神父並不滿意，宗教交談並非只是友誼或社會服務，但「深刻的交談」並非制定宣言的這些委員們都能了解的。雖不滿意，但可以接受，至少是個開始，至少現在有一道所有耶穌會神父必須重視的宣言。然而大多數神父心裡都還沒有準備好。而馬神父特殊的經驗，正可補足這方面的欠缺，而不只是學理，還需要時間來培養，以及更多的交談與體驗。

馬神父說：「我唯一的困擾是我在自己的教會裡變成一個怪人，這是我最大的痛苦，這裡沒有人請我講道理。剛來耕莘的前幾年還有，說不定有教友認為馬神父的思想有問題，總之這些年都沒有被邀請過。教會的思想一定要開放，除了天主教以外，還有許多教徒比我們多的宗教。我和台灣很有名的神學家張春申神父是好朋友，我們一起寫報告，一起開會。有人說馬神父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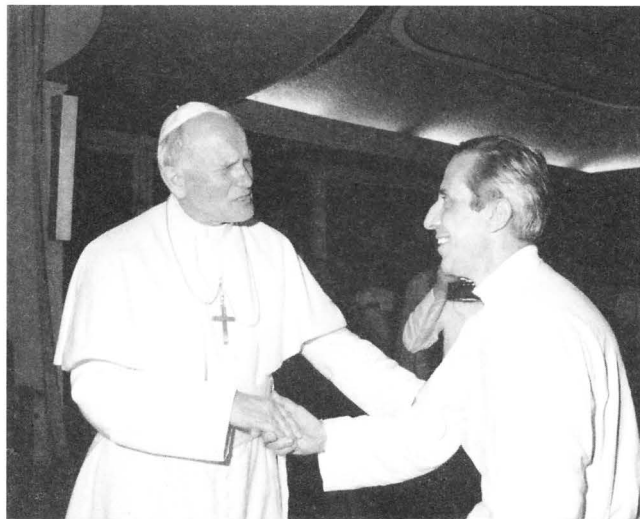
這麼怪，怎麼會成為張神父的好朋友？正因為張神父是神學家，他接受了我，大家才沒有話說，才願意接受我的看法。我完全依靠張神父，他得到天上的恩惠有很深的智慧，可以表達得很清楚，不過坦白地說，他和其他宗教的人並沒有來往。」

我很好奇，既然他知道宗教需要交談，為什麼不去進行交談呢？

馬神父說：「所以我們要合作呀。他提供學理上的支持，我常常讚美他，有時候他也會說感謝馬神父，因為我替他外面跑。（哈）有一次我們受邀到羅馬面見教宗，教宗問我與伊斯蘭教的交談會不會很難？這可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我回答說：『做，是不容易，但是要去了解。』教宗微笑，顯然蠻滿意我的答覆。」

不要害怕！要給基督開門，而且要大開門戶！讓祂的救贖能開放國與國的界限，開放經濟制度、政治體制等各種的設限，不要害怕！基督知道人心中有什麼！只有祂了解！——若望保祿二世

回首往事，教宗的鼓勵言猶在耳，他是帶領雁羣飛行在真理道路上的領航者，他是史上第一位造訪以色列的教宗，他在耶路撒冷的哭牆，為二次世界大戰時教廷沒有挺身阻止納粹屠殺猶太人而懺悔道歉。他也是第一位進入清真寺祈禱的教宗。雖然他已離開人世，但留下令人懷念的典範。



1980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問馬神父是怎麼與伊斯蘭教進行交談的？（馬神父提供）

馬神父悠然地說：「我只是一個法國小神父，在教會裡沒有什麼地位，怎麼能夠與教宗、樞機主教作這麼好的朋友？那是因為真正的友誼存在。我還是繼續培養與各宗教朋友的友誼。我老了，就快要離開這個世界了，記憶力也愈來愈不好，我覺得有點可惜，如果這些經驗可以幫助年輕人去作宗教交談……」

馬神父堅定地看著我：「不要怕，你就去做，天主會保佑你的。」



## 第十九章

---

# 是非人與愛的團體



有一位法師問心道師父：「為什麼人有這麼多是非？」

師父回答：「因為你們是『是非人』。」

原本我是一個不懂人情事故、粗枝大葉的人，因為寫劇本需要縝密的邏輯推理，也無形中提升了我的觀察能力，觀察的人愈多，愈看得清人們的起心動念，更發覺人真的需要修行，否則這齣戲會很難看！太多人將自己主演的劇本寫成鬧劇、肥皂劇，將自己拋入自己所創造出來的情境中受苦，自作自受卻不自覺。可悲呀！人性確實有很糟糕的一面，經常私心作祟。雖然佛陀希望我們能體悟「無我」而慈悲救渡眾生，基督要我們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但絕大多數的人都沒有「聽話」，而且很健忘。在佛堂或教堂裡表現得十分虔誠的宗教人，一但離開神聖的場域，馬上被打回一般凡夫，即使是神職人員也難免受習氣所累。所以，在未現菩提之前，每個人都需要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嚴以律己，寬以待人。

信仰的深刻與否，影響交談時體會的深度與廣度。「深刻」這兩個字即存有許多層次。即使有著同樣的理念，同樣是有人所組成的愛的團體，不見得就能互融。比如台灣佛教界近年來相當活躍，慈濟、法鼓山、佛光山、靈鷲山、佛教會等大型教團，各自有不同的使命與任務，也吸引了許多信徒，但這些團體卻難得同台。按理說，同樣是佛教徒，思想體系與思考方式相



仿，應該更容易溝通，有更多談話內容，為何反而無法交談合作？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基督宗教團體，對同一部聖經的解釋不同而分裂成各個教派；而台灣民間信仰團體也是混亂，幾間大型媽祖廟為了爭誰是正統而吵翻天。至於天主教雖是單一的教會系統，但許多神父至今仍無法贊同除了天主竟然還有其他神祇的想法。為何同一個宗教信仰，卻不容易溝通？更奇怪的是這些團體又很願意和不同的宗教團體合作，是為了什麼？為團體？為自己？為信仰？為合作？為人羣？為了愛？有一句很美的話：「因相愛，我們合力做美麗的事。」有無可能，所有的人和團體，可以先立足在比個人或團體更超越的「愛」的基礎上，彼此合作，為愛服務。不必強求一定要心心相映，但至少和平共處。說實在的，和平只是宗教交談的最低層次。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別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哥林多前書》十三 4-8

和平有這麼難嗎？通常一個人壞事作盡，應該會受到普遍性地唾棄。偏偏引發宗教爭端的都是信仰虔誠並足以影響許多信眾的領導者，他們應該是好人吧，但為什麼好人會作壞事？在波西尼亞有三種主要的宗教，都說自己的宗教是好的，放在一起卻很不好。他們水火不



容，經常交戰，聯合國不得不派部隊進駐干涉，並要求三大宗教握手言和，三大宗教的教長最後同意簽下和平宣言。然而當聯合國部隊離開之後，這幾位宗教領導人馬上又開始批評對方，並鼓動民眾要去消滅「異教徒」。無知的人民變成領導者的籌碼與無辜的犧牲品。

二十世紀末，美國芝加哥發生一件慘案，一名宗教狂熱份子槍殺多名不同信仰的學生，最後自己也舉槍自盡，發生地點是位於芝加哥北部的羅傑公園，這附近住著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種族的人們，白人、黑人、黃種人、阿拉伯人、印地安人、猶太人等，隸屬於不同的宗教信仰與派別，生活習慣差異極大，原本都不相往來、彼此井水不犯河水，這些愛的團體裡不乏「是非人」，直到慘案發生後，大家才驚覺必須正視。於是，各宗教先一起為罹難者勸募喪葬費用，舉行聯合公祭。然後共同發起成立史寇基（SKOKIE）組織，由多個宗教團體提供師資，在社區內各個學校裡開辦不同民族的語言、音樂、舞蹈等課程，共計有八國語言、二十六種不同的文化，每年舉辦類似嘉年華的慶典，幫助小朋友認識、學習多元文化。並成立圖書館，供社區使用，還提供給不同教團的學生一起工讀的機會，讓他們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一起為各宗教間鋪展互動之路而努力，培養他們成為日後宗教交談的領導人。史寇基組織很紮實地在實踐和平的夢想，不但社區變得更加團結和諧，小朋友也在歡笑中學習到更寬闊的世界觀。



「不要問神是否真實存在，但問我們是否有誠實待人。」和平的最大阻力在於人，因為人會被誤導或為了私利而蒙蔽良心，忘卻作一個人至少應具有的同情悲憫之心。所有宗教經典都教我們要付出「愛」，不是口頭上的愛，而是要化為行動——一種讓對方感受得到的愛的行為。愛是需要學習的，尤其是不同的種族文化，卻要相處在同一個地方的人，更需要多些機會來彼此了解。衝突都是肇因於不了解，唯有了解才能減低誤解，避免衝突。

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了一千萬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有七千萬人喪生，其中四千萬人是無辜的平民，接踵而來的越戰、韓戰、中東戰亂、以阿衝突、庫德族的殺戮，到最近的九一一的恐怖攻擊等，犧牲了億萬人的性命似乎仍不足以喚醒人類的覺知。更糟糕的是全世界都知道問題所在，卻找不出具體可行的解決方法。掌握權勢的野心家依然故我，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和平遙遙無期。

一九七〇年，當時美俄兩大核武強國處於冷戰，全人類的生命緊繃在毀滅性武力的詭異平衡之中。全世界的宗教領袖有感於宗教對於世界的責任，選在象徵和平安全的平安京——日本京都，成立跨宗教的組織「世界宗教與和平協進會」（以下簡稱 WCRP），這是宗教界最大的愛的團體，每五年在不同的國家舉辦一次世界大會。諷刺的是，台灣在隔年即因政治因素被迫退出政治界最大的愛的團體「聯合國」，台灣從此變成國際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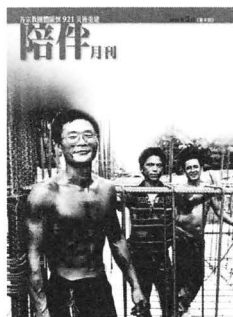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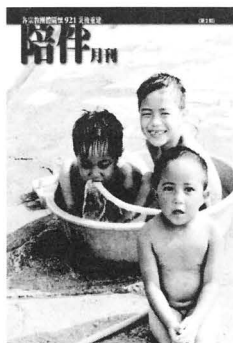
兒，唯有自立自強自力更生。

馬神父非常推崇于斌主教在宗教交談的貢獻，于主教在一九四二年成立「中國宗教徒聯誼會」，希望不同的宗教可以合作為社會作些事情，成員都是各宗教的領導人，一年相聚一次，吃一頓飯，維持基本友誼，象徵意義較大。後來改名為「台灣宗教徒協會」，實際的聯繫工作便交付在馬神父的肩上。他勤跑各地和各個宗教團體建立友誼，成為所有宗教團體的共同朋友，也因此促成了一九九四年「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TCRP）的成立。

TCRP 為國內最具規模的宗教合作團體，有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一貫道、天帝教、天德教、天理教、天地正教等，成員多為各團體的主要決策者，實質的合作成果顯著。一九九五年起每年舉辦「宗教與和平生活營」，讓年輕人有機會得以認識不同宗教，和不同宗教的人作朋友。一九九九年的一二一大地震，震醒了全台灣的愛心，也激發出宗教合作的大能量，各宗教團體以最快的速度與最大的動員力深入災區援救同胞。日本宗教與和平協進會（JCRP）也送來大筆捐款，協助 TCRP 得以成立「陪伴連絡網」，以廣播節目與《陪伴》月刊作為各團體物資整合中心與災區實況報導的工具，陪伴連絡網可說是國內最大規模的一次宗教合作，斡旋其中的馬神父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

TCRP 像是馬神父一手帶大的孩子，即使他卸任





《各宗教團體關懷九二一災後重建——陪伴月刊》





後，依然參與會務，關心每屆理事長的選舉，他知道理事長人選會是未來國內宗教合作的關鍵性人物。但TCRP有其先天不足之處：沒有自己的辦公地點、沒有常設人員，沒有經常性的對外連絡組織，沒有屬於自己的網頁，只能靠各團體以各自的人際關係去推展，甚至連屬於TCRP的名片都沒有。TCRP看似屬於各宗教團體的大家庭，卻又不隸屬任何單位，這樣的組織要如何運作呢？經費在哪裡？人在哪裡？會務的推展只能在不斷地變動中摸索前進。馬神父卸任後，由中國佛教會的淨心長老接任TCRP理事長，從此就很少見到另外幾個大型的佛教團體參與協會活動了，然而各團體卻又不約而同地各自舉辦大型國際宗教合作會議。馬神父看在眼裡，怎可能不清楚其中的詭譎。我也不懂，為什麼要各辦各的，為什麼不能合作？如果沒有實質效益及延續計畫，那麼開會何益？幹嘛花那麼多人力物力去演一齣不好看的戲？倒像是交差了事，各過乾癩。

我問：「不同的佛教團體無法合作，你有沒有嘗試過要幫助他們交流？」

馬神父說：「你問我這樣的問題，我也很心痛。我已經是老人，心臟也不好，不能說太多話，要多聆聽上帝的話語。」

我問：「你以一個天主教神父，介入太多佛教的家務事會不會惹來反感？」

馬神父說：「反感是不會，但是要很小心。TCRP



可以有很大的貢獻，但是現在還不穩。」不知怎地，我覺得一陣鼻酸，難怪佛陀說佛教最後會滅在佛教徒的手中。人的事，涉入太多利害，就顯得煩人醜陋。

我問：「你覺得理事長需要具備怎樣的條件？」

馬神父說：「他應該是一個比較有時間的人，才足以應付社會的需要，他必須認識其他宗教的領導者，也意識到非有實際的合作不可。」可想而知，這樣的人本身一定要有很深的宗教體會，在其團體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就一定會是個大忙人。若要求他能像馬神父每天打電話或去拜訪別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問神父現在有符合這樣特質和條件的人來作這樣的事情嗎？他認為沒有，以他所認識的各宗教領導者都已經太忙了。

馬神父說：「重點不是經常見面，而是願意把心胸開放給每一個宗教，包括同一個宗教的不同團體，最根本的困難就在這裡。」我覺得更難的是，各團體皆願意出錢、出力，去培養一個專職的人才，去為其他的宗教服務，這簡直是難以想像。

是否每個團體都有類似馬神父這樣的角色，彼此間的合作會容易許多？馬神父說：「要多祈禱。幸虧耶穌會給我足夠的支持，三十年來提供我經費去向別的宗教團體學習，為他們服務。我拜訪過主教和不同宗教的領導者，他們原則上都同意要培養這樣的人才，但是連佛光山、中台禪寺也都還沒有這樣的人。星雲法師告訴我，佛光山也需要像我這樣的人，不屬於佛光山體系，



但透過他可以連繫其他宗教。」

我說：「你有沒有發現，每個團體都說需要你這樣的人，但是都不培養這樣的人。」馬神父承認這是很弔詭的地方。宗教交談從來就不是工具，不是為了自己的好處。宗教交談像橋樑，幫助相互的溝通。

馬神父繼續說：「我們都有各自的宗教信仰，這是上天的恩惠，沒有，也不要著急。我年輕的時候，會替別人擔心他是不是天主教教友，擔心他不是教友不能上天堂。現在我尊重上天給他的恩惠，我在每一個人的身上看出天主的肖像，天主會為他準備。我認識你，你讓我對佛教的認識更多，這就是恩惠，這是我們可以提供給其他人的。說不定有一天，馬天賜要改信別的信仰，但一定是有很明顯的訊息，所以我們要注意地聽。現在社會上有人還認為要得救，非信他的教不可。沒有這回事！信仰是一種恩惠，你的恩惠成為你的宗教，沒有誰的功勞比較大。就像統一教，幫助了很多夫妻能彼此尊敬，他們做了很多好的工作，我相信這也是天主的安排。」

我問：「如果你遇到不能接受其他宗教的人，要怎麼和他交談呢？」

馬神父說：「不能接受也沒關係，讓他繼續做他想做的，他以後會慢慢的懂。他們也都是很虔誠的宗教信徒，值得尊敬。如果他的體會夠深，他會了解這個恩惠。白人、黑人、黃種人都好看，都是天主的恩惠。從



前，聖方濟是希望別人成為天主教徒，但現在我們並不希望別人改信你的宗教，我們要宗教自由，是要幫助你培養屬於你的信仰。多年來，我和星雲大師或聖嚴法師可以走在同一條路，在一起說很多話，我贊成他們的做法，但我還是保持我的距離，我也沒有辦法看很多佛經或在佛前禮拜，我們知道學習是無時無刻的，我們被彼此信仰的內容所感動。每個人都應該重視自己的信仰。你們有你們的信仰，很好，我可以向你們學習。我們認識很多年了，我不斷向你學習，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向我學習了一點點。呵！這個世界是很美的。」馬神父的話讓我想起《華嚴經》裡的善財童子，雲遊四海向五十三位賢德之士請益，因而悟得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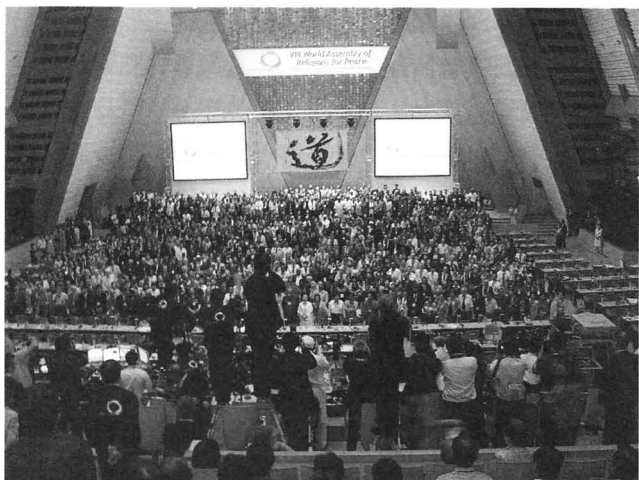
二〇〇六年八月，我與理事長淨心長老、台北清真大寺馬孝棋教長、天帝教郝光聖副理事長代表 TCRP 出席在日本京都舉行的第八屆世界宗教和平大會（VIII World Assembly of Religions for Peace）。由於台灣國際地位的模糊，WCRP 受迫於中國政府的壓力，TCRP 的會籍始終妾身未明，對於 WCRP 而言，台灣既不是會員也不是觀察員，TAIWAN 的名稱不能出現在大會手冊、甚至個人名牌，台灣什麼都不是。說來可笑，一個號稱超越宗教的世界和平組織竟然會向政治現實低頭，叫我們如何期待它能伸張公理正義？但 WCRP 祕書長溫得利博士（Dr. Vendley）總是一次又一次懇切地請我們包涵，他說：「WCRP 如果沒有台灣的加入就沒有任何意



義，請我們無論如何務必參加。」畢竟一次不參加，以後就再也看不到台灣了。

為此，我們重新反省宗教對話的目的，最後理事會達成協議，不拘泥於會員名稱，而是要更積極地投入國際活動，將台灣的成功經驗與世界分享。中國政府的百般刁難，無非是想擠壓台灣的聲音，台灣愈活躍，台海問題愈能受到國際矚目。台海安全最關鍵的對象就是中國，最需要溝通與對話的機會。更何況要找到一個能同時認識這麼多國家重要領導人的場合並不容易。與偉大的人格者接觸，才更能發覺自己的渺小與不足。

有人戲稱這是一場全世界規模最大的「宗教大拜拜」！隨著會議展開，我心中的種種疑惑便逐一明朗清晰，眼界大開：沒有高來高去的口號，大家都是來真的！也都能達到一定的共識，宗教徒不能只侷限在宗教領域，應該理性地面對世界的變遷，同時考慮到政治、經濟、文化等相關層面，要尊重各宗教最深的根源，承認彼此的差異，保持對話與相互了解，分享各自的道德守則，落實為實際的行動，支持各宗教的意見與基層活動，尊重各組織不同的運作方式，從小區域內尋求和諧，對大環境提出共同承諾。目前WCRP正積極地透過聯合國與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尤其是與恐怖組織保持密切聯繫，設法透過和平的手段促成文明的和平協議。但絕不能對恐怖攻擊行為保持沈默，否則正義的大門將永遠不會打開。



WCRP 全體與會代表合影，2006 年。

會議中有一場激烈的政治攻防戰。一位來自聖城耶路撒冷的猶太教拉比，說他很羨慕 WCRP 的秘書長溫得利博士的工作，可以與這麼多國家的宗教領袖成為好朋友。他提到六十年前的納粹大屠殺對猶太人所造成的傷害，也感謝聯合國給了以色列成立國家的機會。他特別援引《古蘭經》經文第七章 137：「我使被欺負的民眾，繼承了我曾降福其中的土地的四境。以色列的後裔，能忍受虐待，故你們的主對他們的最佳諾言已完全實現了……」他說以色列的土地屬於以色列人，而讓以色列痛苦的是圍繞地中海的國家，他們殺害猶太人，今天這些國家代表仍不願和以色列人坐在一起。他拿出一





張相片和一本《古蘭經》，他說相片上這三名以色列士兵目前仍被真主黨所俘虜，他希望透過溫得利博士轉交一封信給真主黨領袖，請求釋放以色列士兵，並請在場的所有宗教領袖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勸說自己的政府，不要再因為錯誤的信念殺害他人。

（溫得利博士上台接受猶太教拉比的祈禱信與《古蘭經》）

接著發言的是巴勒斯坦最高法院的代表，他是伊斯蘭教穆斯林，他說穆斯林與基督徒占世界相當多的人口，雙方必須和平，否則世界不可能和平。以色列正在拆除藩籬，設立定居地，有一萬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所逮捕，他認為以色列已經違背了國際法，他質疑聯合國安理會有雙重標準，使得弱勢國家的權益遭受忽視，他請 WCRP 正視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侵略，停止宗教衝突。他認為猶太教拉比曲解了《古蘭經》的經義，他不應該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說法。

（現場不時傳來鼓掌，顯然是理念相同者的呼應。）

一位天主教神父上台致詞，也來自中東，他先向剛剛報告過的幾位宗教代表尊稱「兄弟」，接著論及他們剛剛所談到的不平靜和被俘虜的人民，大家都想要做些什麼。但他認為今天被囚禁的不是那一萬名囚犯，而是所有居住在當地的人民，包括約旦、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拉克等，大家都是戰爭的受害者，人人





都受到威脅，每個人都會問「為何你們要殺害我們？」到底正義是什麼？非正義又是什麼？什麼是以色列人的正義？什麼是巴勒斯坦人的正義？尤其在這耶路撒冷聖城，請你將手放在自己受了傷的胸口，去感受對方傷口的痛苦。他承諾會盡力而為，期許更深度的對談來增進彼此的了解，以謀求共同的安全與和平。

（他也拿出一本《古蘭經》送給溫得利博士）

溫得利博士手拿著雙方送給他的經典，他說：「這些經文，是通往和平的道路，建築在人類對真善美的信仰與期望。請大家靜默，我們一起為世界祈禱。」

曾與聯合國安南主席並肩工作、加拿大人類安全中心的馬克博士，他以去年十月在聯合國大會提出的人權報告書的數據，讓我們看到和平工作的曙光。過去十五年，國際間的武裝衝突減少了百分之四十，大屠殺與死亡總人數都顯著減少，貧窮指數下降，停火協議與侵犯人權而被起訴的國家增加，聯合國的維安行動次數在十年內有四點五倍的成長，儘管有些是失敗的，但半數以上的成功經驗仍有積極性的作用。這些進步是過去冷戰期間人們所不能想像的。

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確保永遠安全，我們身在其中，都是相對的弱勢團體。從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到核武國家的談判破裂，我們知道勢必從失敗中找到經驗法則來解決問題，否則安全永遠只是妄想。安全是建立在與他人共同安全的基礎之上。安全不能只是保障一個國



家，要實踐世界共同安全才行。

相較於以上國家的迫切危機，我慶幸台灣至少還在相對的安全中過著安居樂業的生活。國人應該珍惜，不要再將資源浪費在空轉內耗，可以做的、應該做的事情還有那麼多。與其空談理念，不如起而力行。而宗教作為一個偉大的理論，更應棄絕革命的暴力手段，要超越自我，幫助人心提昇到更高的領域。現在的世界其實並不需要特殊的倫理理論，需要的是共通的倫理，宗教交談可擔當各領域間的溝通橋樑，藉由交流對談，找出共通的倫理基礎，建立社會的共識，再藉由人民的力量落實於實際的和平行動。

如史懷哲所言：「儘管我的認知是悲觀的，但我的心願和希望是樂觀的。」

## 第二十章

---

### 夢想與現實



所謂偉大，就是老年人已實踐了年輕時的夢想。

然而，多數人都說迫於現實因而放棄夢想，以為藉口。

馬神父實踐了十二歲時的夢想，但他絕對不會承認自己偉大。他以三十年的時間聆聽天主的教訓，再以四十年的時間從事宗教交談。他說：「當他看見宗教與宗教之間存在如此多的問題時，他怎能不將自己完全地奉獻出來？」他在現實生活裡，尋找實踐「愛與和平」夢想的軌跡；而我是在夢中，尋找夢想與現實互放的光亮。夢境不見得有意義，但可以有多重的解釋，端視追夢人的存心。對我而言，「神性」填補了夢境與現實之間的縫隙。

有一次，我夢見夢中的我，夢醒後將夢寫在日記簿上，而當時的我發覺現在所寫的夢，正是我曾經作過此夢的夢境。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在世界宗教博物館工作期間我很不快樂，儘管熱情依舊，但能量日漸削減，心中雖篤定宗教合作的理念，但疑惑也很多。我發現出家人和在家居士的許多想法落差頗大，尤其當法師執著於把工作作好而破壞了緣分，我看到大家都在受苦，我感受不到愛與和平的喜悅，但



我無力改變，轉動不了法輪。或許是我能力不足，還是共業？反正我很想離開，但執事法師始終不同意。我在掙扎中作了一場夢。

夢中，心道法師在一座中世紀的教堂樓上向弟子們上課，我也在場聽課。大夥兒說要拉燈籠，我不由分說便跑下樓幫忙，一共兩大袋的紙燈籠，其實還有點費力。有人問我這又不是你的事，為什麼來？我說我想幫忙。原來，「點燈」是師父替人算命的方法。燈籠從教堂樓上的窗台往樓下一路延伸，大概有幾百個燈籠。燈火點著後，便一路通明。我看到師父在紙上寫下幾個數字，然後說出那弟子的命格，而高掛在半空中的大螢幕便開始播出此人的生活影像。

我問：「師父，你寫的數字是不是就是燈籠的號碼？」師父有點意外，說：「果然有點聰明。」

輪到我了，點起火來，燈籠一個個亮起來，影像出現，一隻小螞蟻打倒獵人，將獵人拖入巢內。師父說：「你有人事的困擾，你應該辭職。」我說：「但是我願意幫忙這件好事呀！」一旁的弟子也急著說他是宗博館的員工，師父怎麼會這麼說？師父說：「他是屬於一往來的『斯陀含』，只有先離開才會再回來。」接下來他舉了一個例子，「從前博物館有一位顧問，工作了兩個月，領了一筆錢之後就辭職去幫他媽媽辦道場。只要是好事，不相妨礙。現在他的心還在此，而世賢也是會這樣。」



隔天，我到山上布置會場，竟然遇見心道師父，和師父一起吃午餐，並告訴他早上的夢境。師父說：「別放在心上，看緣分，儘管做。如果真的不行，再回來！」我問有關禪定和修行哪一種比較適合我？師父回答：「離相而無相。」我問師父還常看書嗎？師父說：「很少了，大多省察自性。看書是為了看別人的善巧方便。」隨侍的法師後來跟我說：「這裡畢竟有太多人比你資深了，或許你並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因為這場夢，我好像得到了師父的默許，離開才是對的。博物館的執事法師無話可說，同意我離職。

「不同的語文之間想溝通，要靠很大的勇氣，要有愛人類、愛和平的心。宗教之間的歧見是那麼大，彼此嚴重地抗拒，所以要推廣世界宗教互相包容的概念，在每個國家成立一個小的據點，就必須拜訪各宗教，彼此互相了解交流，創造了美好的友誼。」——心道法師

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學習，讓我得以接觸許多偉大且可敬的心靈，其中一位是張宏實老師，他是菩薩化現，對藏傳佛教的研究很深入，他邀請我加入他所發起的「遺忘的城市」讀書會，提供我認識不同藝術形式表現宗教義理的可能性。藏傳佛教奔放活潑的教法，很合我的個性，我每天沈醉在狂喜之中，夢中亦然。夢裡神遊西藏、拉薩、大昭寺、雍布拉岡、絨布寺等，那裡的土地氣味和冷冽溫度都如幻似真。噶舉派的祖師岡波巴說



我是西藏人轉世，上輩子則在一九〇四年的美國投胎。我不懂夢境的意義，但好像生命裡又多出了一個在夢中生活的「我」，夢中的我是個修行人，菩薩經常對他說話，他的體會比現實中的我還多，他是我的好老師。菩薩說：「慈悲，是解決所有事情最好的方法。你要學習在人生的旅途中領導，在人與人的曖昧中指引。」菩薩鼓勵我在生活中要言行一致，作好的示範，在創作中善加譬喻，傳達正確的內容。

有一次我夢到神遊甘肅省的炳靈寺去看石窟，石窟菩薩對我說：「所有引起你痛苦的都是菩薩來作犧牲，來提醒你一旦學會了、懂了的道理，千萬不要再犯。過了關，就不要再重來。」這段話，我後來在《維摩詰所說經》中讀到類似的敘述：

「是知不思議解脫菩薩現作魔王，實係為度眾生故，方便攝受也。由是可知，我人修道，應於怨親平等，莫生貪瞋癡。於善知識，應生於我作順化想。於惡知識，應生於我作逆化想，均係我師。不可生貪瞋癡，造諸惡業，以致妄受苦報。」

菩薩諄諄教誨，不斷地提醒，祂們隨時在身邊陪伴著。如果每個人都能體認「舉頭三尺有神明」，人們大概就不敢昧著良心做事了。幾天之後，故宮的張文玲老師竟然出現在我們的讀書會，分享她前陣子的炳靈寺遊記。我又驚又喜！猶如故國重遊。



忽然間，我有一種深刻的體會。雖然佛陀是兩千六百年前的外國人，我從未見過他，也聽不懂他的語言，但透過學習與體悟，我能感覺與佛陀交談，他就像我的家人，一直關心著我，引導我向善，給我信心，只要我願意，我可以變得更好。於是，夢中出現過的人物與生命中的每個人，都變成我們修行的緣分。馬神父在兩千年輔大宗教交談學術研討會分享「宗教交談實務與體驗」時，曾發表過這麼一段話：「經過好多年與本地各宗教領袖及出家和在家的弟子的來往，我時時刻刻懷念這些老師和朋友的包容與慈悲。他們給我的啟示，使我一天比一天更努力地走出自己的象牙塔，逐漸認識更多的兄弟姐妹。為基督徒來說，生命中最大的召喚，不就是在每一個人身上看到那一位為人類服務、犧牲生命、受苦受難、死而復活的救世者——耶穌基督嗎？」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法句經》

夢中，陳水扁帶領幾位官員乘坐兩艘快艇，從金門直航廈門，他甚至在廈門漁港吃了一碗魚丸湯，阿扁泫然淚下，他說這是兩岸官方交流的第一步。回國時，宋楚瑜、林洋港等政府官員紛紛在總統府前歡迎。宋楚瑜語帶譏諷地說他這哪是柔性外交，明明就是消極政策，但仍十分恭敬地向阿扁鞠躬，表示欽佩。林洋港還接受電視訪問。電視轉播由台視和中視配合，主播廖筱君遠





眺大陸，說這是台灣史的一大步，我們一起見證這歷史的一刻。

但在現實生活裡，最需要溝通的兩岸領導人彼此是不說話的，不同政黨的領導人也是互看對方不順眼，不溝通的，甚至有意無意地放任手下彼此攻訐放話。試問，以惡意出發，如何交談？如何交心？如何讓人民得到平安？共謀社稷之福？

「當我自己過著幸福生活的時候，卻看到周圍許多人正在與苦難和煩惱搏鬥，這對我是無法問心無愧的事。我絕不能把自己的幸福看為理所當然，我必須知所感恩有所回報。」——《史懷哲自傳——我的生活和思想》

為了編輯《陪伴》，我與各宗教團體密切聯繫，有一位法師特地提醒我要小心，不要讓自己變成「宗教綜合體」，一切應多為佛教著想。我們心自問：「難道我不是在做佛事嗎？」但作好事，莫問前程。

夢中，菩薩說我最近做得不錯，要送一個觀世音來協助我。不久，負責《陪伴》美編工作的「舞陽美術」邱老板，真的抱來一尊陶土燒成的觀世音菩薩，他認為這尊菩薩蠻適合我的感覺。我一見歡喜，當晚便抱著菩薩回家。三更半夜抱著一尊神像搭計程車，司機好奇地問我是不是進香客？看起來真的很像。到家時，慧雯跟我說生日快樂，我才發現今天正巧是我的生日，也才想起那場夢。這尊菩薩是陶藝家楊元太老師的作品，很有



大地的味道，面相不大分得出性別，臉上有三點因窯變而產生的結晶，和慧雯臉上的痔幾乎一模一樣。我又驚又喜，在日記簿裡寫著：「真美的世界，每個人都讓我感動得想流淚。在此倒數的日子裡，我一定要好好珍惜。『凡經我眼要更美，凡經我手要更好。』是哪個宗教徒已經不再重要了，因為我已喚起心中的自覺，祂會回應，祂已連接上神性，插頭已經插上，電流開始流通，我與萬化冥合地運轉，繼續向前圓這場美夢。」

世尊！憶念我昔無數恆河沙劫，於時有佛，出現於世，名觀世音。我於彼佛，發菩提心。彼佛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與諸眾生，同一悲仰。——《大佛頂首楞嚴經》〈觀世音菩薩圓通章〉

有一句話是這麼說的：「和人相處得愈久，會愈喜歡狗。」我喜歡人，也經常和狗交談。

阿妞，是慧雯的媽媽飼養的小型博美狗，眼睛渾圓、模樣可愛，不似一般神經質的博美，稍有風吹草動就歇斯底里。阿妞像個小家碧玉，安靜時半傾著頭淺淺的笑；走起路來蹦蹦跳跳也自有輕盈。不乞食、也不貪吃，行為舉止極有教養，人見人愛。每天，阿妞陪媽睡



覺、陪媽爬山，媽走到哪兒，阿妞就跟到哪兒；媽整天念阿彌陀佛迴向給阿嬤，順便念給阿妞聽，希望她下輩子不要再投胎當狗了。

她們倆在南投建立了革命情感。我在台北早已耳聞過此阿妞的與眾不同。我是愛動物的，小時候家裡的狗老死時，我還躲到棉被裡痛哭，涕淚悲泣地寫就一大篇「祭狗文」。沒辦法，總是情字作祟，有了感情就捨不得。學佛之後，更怕牽掛，我便不再飼養小動物了。但沒想到媽竟然帶阿妞來台北託我照顧，她說南投冒出許多狗蟲子，阿妞被吸得不成狗樣，只得替阿妞換個環境試試。

我很不甘願當「狗奴才」，但是碰上了也沒有辦法。每天我要清理阿妞的大小便，替她洗澡、抓狗蟲、擦藥，吃飯還得特別替她買一份葷食。這都不算麻煩，最讓我不舒服的是我必須將抓到的狗蟲們處死，這已違背「不殺生」的戒律。一次又一次我的殘酷行徑，讓我全身冒起雞皮疙瘩。於是我開始念經迴向給這些蟲子，希望牠們主動離開，可是牠們又不聽話。我只好大費周章地把每隻抓到的蟲子，用衛生紙包起來丟掉。只見阿妞一臉無辜地看著我，我對她說：「我一定是上輩子欠你，所以才要替你把屎把尿當狗奴才，還要替你擔殺業。」沒想到當天下午我做了個夢。

夢中的場景是在秦朝皇宮，我是來暗殺秦始皇的刺客，因事跡敗露，引來禁衛軍的追殺，弓箭如雨向我



射來，我施展輕功騰躍閃避，大殿裡混亂非常，慘叫聲此起彼落。一名年輕小宮女傻呼呼地晃到我的面前，冷不防一箭射來正中她的心口，小宮女無緣無故替我擋了一箭，一命嗚呼。我忙著逃命只能遠遠地瞧她，只見她臨死前水汪汪的眼睛有阿妞的神情。

我瞬間驚醒，滿心愧疚。再去看阿妞，她還是那副無辜的表情望著我。我摸摸她的頭，不再埋怨，輕聲地對她說：「笨狗！也不會躲到安全的地方。這是我欠你的，我認了！」不論夢中情節是真是幻，從此我對阿妞的態度完全不同，換成我與阿妞建立革命情感。阿妞身上的蟲子逐日減少，身體好轉，又恢復以往的漂亮模樣。有時我不免懷疑那些蟲子是禁衛軍再轉世投胎的。唉！夢裡不知身是客，不知道會招來怎樣的輪迴果報。

阿妞極有靈性。記得有一次我和家人鬧情緒，彼此悶著氣不說話，只見阿妞縮到一旁動也不動，東西也不吃。我們才察覺自己的無明，連狗都察覺到了。阿妞無聲說法，幫助我們觀照反省。

阿妞漸漸老了、病了，但牠還是會勉力迎合我們對牠的期待。牠隨媽回南投之前，我不忘再去摸摸阿妞的頭。當晚我作了個夢。夢中，我在上禪學，許多同學聽不懂老師在說什麼，我覺得可以幫助大家體會這樣的境界，便閉上眼睛，進入內在寂靜，身體變得像氣球一樣地輕盈，我雙手平舉，旋轉舞動，跳起溼婆舞。雖然閉著眼睛，但完全能感覺週遭的空間距離。靜中看到阿妞



氣息奄奄，身體直打哆嗦，我替牠蓋上毯子，牠隨即站了起來活蹦亂跳。我知道沒事了，便安心離開。

隔天一早，媽媽打電話來說阿妞清晨死了。我請媽媽不要難過，並告訴媽這場夢，我想阿妞已獲得平安了。

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淨宗要義》

二〇〇一年達賴喇嘛來台訪問，慨然將邀請單位供養他的十萬元美金，自己再另加五萬元美金，捐給九二一地震災民協助重建工作。達賴在法會中提到慈悲，說到激動處，他不禁流下淚來。我也感動得哭了。堂堂一位世界級的大人物、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為世界作了這麼多貢獻，台灣卻有一些「是非人」質疑他的動機是為了斂財。其實台灣再怎麼不景氣，經濟條件還是比流亡藏人好太多了。結果反而是比我們窮困的人，在我們危難時大方地給予我們協助。

慧雯說他好辛苦呀！我說這是他的路，他選擇以這種方式來渡眾。馬神父說想安排我和達賴見面，我當然願意，但並不希望給大家添麻煩，若因緣成熟，我自然有機會與這些偉大的靈體以「身相」得見。在精神上，我早已是他的信徒了。

二〇〇五年，奇妙的緣分帶領我到印度的達蘭薩



拉，參加達賴喇嘛七十大壽的長壽法會，我竟然能站到達賴喇嘛的身邊，聽他說話。很難想像他一個人竟然肩負著十幾萬流亡藏民的生計，還包括全世界藏傳佛教信徒與非信徒在精神層次上的修持。很多人看到他都會哭，而他看到每個人卻都是笑。他就是有這麼大的攝受力，那麼有把握地去安慰別人，感動別人，引導別人。達賴喇嘛離開時還特地向前來和我握手，並對我說話。雖然他只說了一個簡單的字，卻對我有很大的鼓勵。

我的存在是要致力於為所有生靈的福祉努力，不只今生今世，而是多生多世。這給我無限的勇氣與祥和，而這也使得今生面臨的問題，變得微不足道。——達賴喇嘛

第一次夢到印順導師是在一九九六年，我在一本講述地藏王菩薩的書裡看到「印順」這兩個字。我沒有見過他，也不知道他是誰。晚上作夢，夢見在一個佛堂裡，大概有四十位出家人身著海青，分立兩側，而我也穿著海青，但留著短髮，是唯一的在家眾。導師從中間走道走了進來，他要弟子們隨意掐一個手印，他從手印就可以看出每個人的修行層次。我用右手握住左手的大拇指。導師看著我，微微點頭，要我好好修行，學習大日如來的精神。

第二次的夢境是兩千年。我到花蓮慈濟參加佛學生活營。出發前作夢，我是一顆天上的星，在晴空萬里的



白晝飛越中央山脈，來到花蓮。在返程的火車上，年輕的印順法師為一位懷孕的中年婦人祈福，婦人的婆婆好高興呀。我覺得我就是那婦人肚子裡尚未出生的小孩。

參加佛學營的那幾天，印順導師確實在慈濟精舍，但我沒有機會得以拜見導師。營隊結束前，證嚴法師向我們開講，這是我第一次親眼見到上人，看到她因九二一災民的苦難而消瘦的模樣，令人感動與不捨。上人說話的語調很像主母，我好像看到親人一樣，目不轉視。上人也很奇妙，在回答別人有關祖先風水對後代子孫的影響時，一直對著我說，好像這些話是說給我聽的。我問上人：「佛陀說現在是五濁惡世，佛法將滅。那我們在努力什麼呢？」外界一直擔心一旦上人離開人間，誰夠資格領導慈濟？慈濟恐怕就垮了。上人回答說即使如此，她也希望努力，不要讓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我們還看得見的時候。

是呀！負擔愈重，腳步愈要加快。

第三次夢到印順導師，已經是二〇〇五年了。夢中我抄寫了一篇心經，打算送給導師當做生日禮物，只見聖嚴、證嚴法師他們隨手拿了一張普通的生日卡就寫了起來。我才驚覺，抄經是自己的事，心意不是心經，也不要以為可以幫別人修行，修行終究是自己的事。清晨夢醒，我心有所感，恭敬地抄寫了一篇心經，問到導師的住址，便寄了去。幾天後，傳來導師離世的消息。我有些感傷，這輩子無緣親睹導師，和他牽牽手、說說話



了。但因為這些夢，我有更多的感激。我沈潛在偉大的修行者慷慨的大海之中。

我不是復古的，也決不是創新的，是主張不違反佛法的本質，從適應現實中，振興純正的佛法。——釋印順《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

與慈濟的因緣也是奇妙，我對於證嚴上人景仰已久，只是一直沒有適當的緣分。後來我接到大愛劇場的劇本工作，才開始去認識慈濟精神。但過程並不是那麼順利，比如說要寫某位師兄的故事，電視台方面希望我不要寫到太多負面的部分，我坦言這樣的劇本我寫不來。並非所有慈濟人都是聖人？到底是誰不能誠實面對？為什麼不敢說出真話？為了這樣的反反覆覆，劇本改了又改，我好幾個月沒有收入，倒是經常夢見上人，甚至大愛電視台的總監姚仁祿師兄，他們囑咐我要接棒加油，人生是一場愛的接力賽。

夢中，上人在課堂講課，她說有些人很有福氣，這輩子就能修得超越輪迴，然後她對坐在前排的我說：「像世賢此生結束，即可成就佛教護法，名『金剛神』」。班上的同學都露出驚訝欣羨的眼光。上人表情堅定，顯得很有把握且十分欣慰，她合十然後對我說：「千真萬確，你必須修習空性，十二因緣法。」突然間，我感覺自己在某一世是飄落在上人身邊的一片黃葉。





我將此夢解讀為「授記」，上人勉勵我好好修行，並告訴我關鍵的法門。其實很多人比我更有福氣，他們經常追隨上人左右，上人尊稱他們「菩薩」，更親身教導他們如何行「菩薩道」。倘若慈濟人都相信上人所說的話，便應該「信以為真」，將自己當成菩薩於行住坐臥之中，立地成佛自然可期。

一念中，因眼見色，而生愛心，即是「無明」；為愛造業即為「行」；至心專念，故名為「識」；識共色行，是名「名色」；六根生貪，是名「六入」；因入求受，名為「觸」；貪著心者，名之為「受」；纏綿不捨，名為「愛」；求是等法，名為「取」；如是法生，是名「有」；次第不斷，是名「生」；次第斷故，名之為「死」。——《大集經》

二〇〇四年九月九日，我的手機顯示有一通未接來電，是宜蘭的好朋友惠珠的電話，我回電給她，但一直沒有人接聽，我心裡有不祥預兆，因為近來看到的惠珠總是悶悶的，她有經濟壓力，身體也不大好，她有心修行，但太急也太勉強自己，瘦小的她竟然也參加緊急救難隊，每次出任務回來都是一身傷痕，包括身體和靈體。

夜裡，惠珠的女兒回電，說媽媽出車禍，正在加護病房。我和慧雯趕去宜蘭看她，她戴著呼吸器，容貌完好，無一處外傷，但腦部嚴重受損，昏迷指數三，很不



樂觀。我已經完全感覺不到惠珠的「氣」了，我們什麼也不能做，只能祈禱，只能安慰她的家人。我抱了抱惠珠，希望她能「復活」。因為一星期前我在香港曾夢到蓮華生大士，祂告訴我：「人死了，你可以去抱他，死去的人就會復活。」可能嗎？我完全沒有信心。

當晚夢中，惠珠站在主母身旁，她的模樣很乾淨，笑得很開朗，就像過去的她一樣。她說她在人世間的工作已經結束，她才不在乎這個臭皮囊，不要勉強救她，否則至少要花上六百萬元。她現在很輕鬆，她要上去（淨土）了。

我將夢境告訴她的家人，其實大家心裡早有準備。

當時的我也還在為馬神父擔心，他痛得已經三天沒有睡覺了，他聽得出我的擔心，要我保持微笑，那才是我。我開始認真考慮是否要毛遂自薦去接馬神父的工作，讓他可以真正放心。

三天後，惠珠走了，走得很安詳，眷戀不捨的其實是活著的人。惠珠的女兒替母親換好衣服後回家，鄰居說午覺時夢見惠珠開車回來，穿著一套粉紅色的運動服，氣色很好。女兒聽了馬上就哭了，因為她替媽媽換上的就是媽媽最愛的粉紅色運動服。她馬上打電話給我，我再轉告正在為惠珠參加祈福法會的慧雯的母親。她說約在同時她的頭皮一陣發麻。

後來，我們找到惠珠出車禍地點監視器所拍到的畫面，惠珠並沒有打電話，被撞之前她完全沒有察覺到下



一秒鐘的危險，而這通未接來電就停留在惠珠在人世間的最後一刻。唉！惠珠留下了許多回憶和啟發，希望我們還會再相見。我想，所謂的復活，指的是靈性上的復活吧。對我而言，我很確定。

主耶穌，我們的平安，雖然我們緊唇閉舌，緘默不語，可是我們的心卻聆聽祢，並向祢傾訴。而祢向我們每個人說：「單純地交付你自己給聖神的生命；你這份小小的信德就足夠了。」——《泰澤讚頌之歌》結束禱文

父親過世半年後，我重啟撰寫此書。馬神父希望帶我去拜會聖嚴法師，向師父請教他對「深刻的宗教交談」的體驗。馬神父說他最美好的幾次經驗是與聖嚴法師一同靜坐，彼此不說話好幾個鐘頭，然後發現雙方在靜默中溝通著，在靈性上深刻地心意相通。於是發覺「我在他內，他在我內。」彼此深深感動，卻用言語難以形容。這陣子師父身體也不好，但仍特地安排出時間。沒想到，馬神父因擔心身體狀況，前一晚服用止痛藥，反而半夜送急診，此次約會只好取消。

其實，我經常夢到聖嚴法師。夢中，我是聖嚴法師的在家弟子，道場在湖中的一座小島，我和馬神父都穿著輕便的紅色衣服，在鄉間的教堂附近悠閒地生活。聖嚴法師聽著同修們討論佛法，我也坐在一旁安靜地聽，沒有太多議論，直到談及台灣現況和因為選舉而產生的



社會動盪，我低聲自語：「非法亦是法。」聖嚴法師對我說：「這叫呱呱法，以後提問要堅決大聲地說出來。」

另一個夢。在世界宗教博物館的辦公室，聖嚴法師和幾名法師在幫忙包裝物品，心道法師走了進來。聖嚴法師伸出雙手、彎下腰，態度很謙卑，希望獲得心道法師的祝福。心道伸手放在聖嚴的雙手上祝福。我心想：聖嚴法師竟如此謙卑，大師之間的對待果然有極高的尊崇。心道法師傳的法好像是世界和平的法門（兩位大師確實曾在聯合國共同發表和平宣言），一旁隨行的居士也趕緊跪下，轉請聖嚴法師傳法。我也跪下，畢竟機會難得。聖嚴法師傳法給我，然後注意到我脖子上掛的嘎烏項鍊。他問裡面是不是有放東西？我說裡面有蓮懺法師送我的法舍利、星沙和西藏紅花。我打開嘎烏將舍利子倒在法師手中，他看著，讚嘆世界萬物真是奇妙，而後將手一握，舍利子、星沙和紅花全化為微塵，再也分不開了。

聖嚴法師說：「這就是生命的本質。」

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馬可福音》十45）



二〇〇七年的五月九日，我從台東趕來台北耕莘文教院，送來本書初稿作為馬神父八十歲生日的賀禮。



## 第二十一章

---

### 心法



開門談心法，從「開門」起始，到「心法」結束。「開門」是行動，「心法」是體會。深刻交談所體會到的「心法」究竟是什麼呢？

我作了一個夢。夢中我去參加一場由法鼓山所舉辦的音樂會，在可容納千人的大禮堂裡，我坐在倒數第二排。忽然，我看到聖嚴法師很低調地坐到我的前排最左邊的位置（他是主人卻沒有去坐前面的貴賓席）。燈光漸暗，音樂響起，聖嚴法師隨著樂曲的進行向隨侍的弟子講述「音樂與馬神父的關係」，他拿出一張便條紙開始畫圖，由左至右畫出一條直線，兩個鼓點之後出現一個以箭號標記的點，他寫上「心法」二字，然後圖案便如五線譜般不斷地延伸開展。突然，聖嚴法師回頭對我說：「世賢，你這樣子很好，再繼續下去一定會有成就。」我們從沒見過面，而我又是這麼平凡的小人物，不曉得師父怎麼會認識我？我想是馬神父的關係嗎？我說：「謝謝師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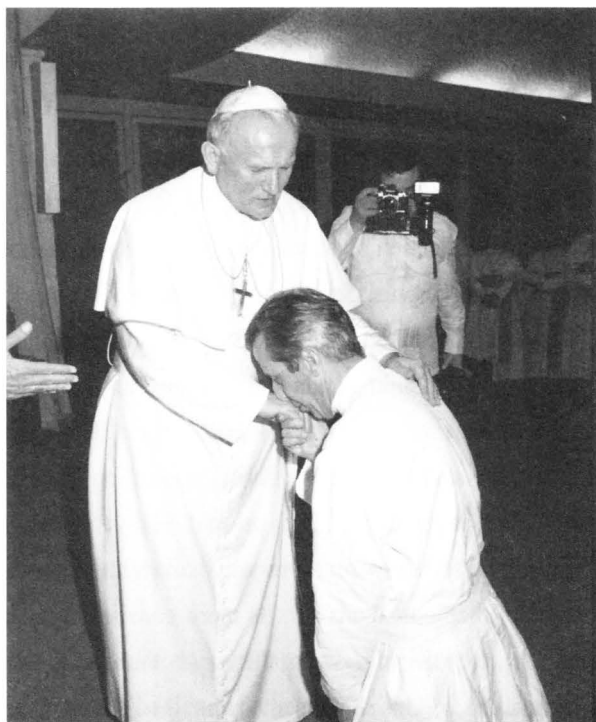
聖嚴法師問：「馬神父不是要來嗎？」

我說：「神父今天早上還到家裡來找我，他說有人會去接他。」

不久，禮堂後方的大門打開，馬神父和一名佛教長老從亮光中走了進來。聖嚴法師起身迎接，馬神父竟然跪下向聖嚴法師頂禮，聖嚴法師也跪下回禮。所有人都被這一幕感動得淚流不已，站在一旁的佛教長老表情略顯疑惑，覺得不可思議。

聖嚴法師告訴旁邊的弟子說：「這就是心法。」

而後，聖嚴法師和馬神父坐在一起親切地交談，我感覺馬神父正在向聖嚴法師介紹我，法師回頭看我，我便簡單敘述我曾作過與他有關的夢境。只見法師輕舉手指，指向我，肯定地說出：「這就是心法。」



馬神父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1980年。（馬神父提供）





## Thank you, dear friends!

This message of thanks is also a message of hope. I have been asked several times by my superiors to write down my experiences of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all through the last thirty-nine years, especially since the publication, in May 1981, of the essay written in India in 1969 by Dom Henri Le Saux (1910-1973), Catholic Priest of the Benedictine Order, on the theme of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in Depth’ .

This essay was published in “*Vidyajyoti*” Journal of Theological Reflection of which the editor was, at that time, Father Jacques Dupuis, S.J. As written in the first page of this *Vidyajyoti* issue, the Editor clearly points out that, as all the pioneers, Abhishiktananda was in many ways ahead of his time. Then, the Editor of *Vidyajyoti* add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we shall continue to derive inspiration from him for the task ahead...” “The present essay of Abhishiktananda raises many questions which even today evade a satisfactory theological answer. Its merit consists in raising them and, more still, in showing the way without waiting for all the answers.” This sentence has remained deeply engraved in my memory, and I am very happy that 陳世賢 has



written this book inviting us to go ahead in our search for an always more fruitful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in depth.

Thank you, dear Shih-Hsien, for having dedicated this book to me who does not deserve such a honor. I am still learning, and I must say that I have learned very much from your personal commitment, as Buddhist faithful, to the promotion of an always more genuine and deeper “dialogue in depth” . May the deep friendship strengthened by that work bear more and more abundant fruit. Thank you, dear Hui-Wen for the support given to your husband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long planned book.

Thank you, very dear Mr. Ignacio Bengoechea! Let me warmly thank you with all my heart, for having so generously provided us with the funds which have enabled Shih-Hsien and his wife to publish a challenging book on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in Depth” .

My wholehearted thanks also to Fr. Raymond Parent and his team in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for this first publication of a Buddhist book: significant and promising sign of growing interest in the promotion of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Openness to others in dialogue depends on openness to the Spirit in self... Openness to others is indeed openness to the Spirit who is present everywhere, in the core of any being*



*and event, and more still in the heart of every human being  
and in all outward manifestations of his heart.”* (Abhis-  
hikatananda,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in Depth’ , p. 219)

Albert Poulet-Mathis, S.J.

248



你的耶穌，  
我的佛陀

## 謝謝你們，親愛的朋友

這封信不僅表示感謝也充滿著希望。

我的長上曾經不只一次地邀請我寫下過去三十九年來我從事宗教交談的經驗，特別是在 1981 年五月，我讀到天主教本篤會 Dom Henri Le Saux 神父（1910-1973）1969 年出版於印度的文章〈深刻的宗教交談〉之後。

這篇文章刊登在 *Vidyajyoti* 神學反省期刊上，那時這刊物的編輯是耶穌會士 Jacques Dupuis 神父。如同編輯寫於當期期刊首頁所表示的，Abhishiktanada 如同所有的先鋒者一樣，走在其所處身的時代之前。編輯說：「為了擺在我們前方的工作，我們無疑地，還必須從他那裡汲取靈感」……「眼前這篇 Abhishiktanada 的文章提出了許多至今神學仍未能給出滿意答覆的問題。這文章的價值在於，它不僅會繼續引發問題，更要緊的，會不斷地給我們指出那無需等候所有答案的道路。」這句話深植在我心。我非常高興陳世賢寫了這本書，在成果總是那樣豐碩的深刻的宗教交談之路上，邀請我們繼續往前走。

謝謝你，親愛的世賢。謝謝你將這本書獻給我，我實在不敢當。我還在學習，而且我一定要說，我從你個人對佛教信仰的忠實投身，更加深了我對「深刻的宗教





交談」的體會。願藉這工作而強固了的深刻友誼能結出更多更豐碩的果子。親愛的慧雯，謝謝你為這本策劃良久的書給予世賢充分的體諒支持。

謝謝你，可敬的 Ignacio Bengoechea 先生，我全心感謝你慷慨地資助這本關於「深刻的宗教交談」之書的出版經費，讓世賢和他的妻子得以安心地進行這充滿挑戰的任務。

我也全心感謝鮑立德神父和光啟文化事業團隊，這是他們第一次出版一位佛教徒的作品。這對提倡進行宗教交談具有重要的指標意義。

「在交談的過程中，我們對他人的開放程度，仰賴於我們對自己精神層次的開放程度。這般精神層次的開放，真真切切地存在於萬事萬物之中，在你內，也在他內。」 (Abhishiktananda,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in Depth', p219)

馬天賜

## 作者後記

這本書原本不是這個模樣的，剛開始構想時我也摸不著門兒，在門外徘徊了好久，直到面臨至親好友的生老病死，始驚覺時間在敲我的門「叩、叩、叩」，該是下筆的時候了。

認識馬天賜神父超過十年，他總是懂我、相信我，是他先開了門，滿心歡喜地指引我探索「深刻的宗教交談」的領域。原本腦海裡模糊的概念逐漸明朗清晰，我嘗試用文字將馬神父四十多年來的貢獻與想法寫下來，才發現在他內心那些動人的故事不斷地感動我，也若有似無地交融著我的生命體驗，有依約赴會，有不期而遇，雖殊途，但同歸。原來，打開心門，門外的世界是無限地寬廣，而我們都看到了那風景，希望能與更多人分享這福至心靈的感動。馬神父的個性謹慎，等待了二十多年仍不輕易動筆。而我雖然能力不足，但初生之犢不畏虎，痴心妄想能將這些深刻的內容表達於萬一，提供有心人探索的巷道。就寫了吧！至少是一個開始。我憑著良心，對我的神負責，結果就成了現在的模樣。

就「信仰的層次」：從無到有，從只相信自己的信仰，到能接受別人的信仰，甚至在別人的信仰裡更深刻





地體會自己的信仰；「交談的對象」：從人與人、與社會、與自己、與神、與鬼，甚至神與神；「交談的內容」：或許有言外之意，但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若說是天方夜譚也無妨，但書中所寫的每件事情都是真實發生過的，許多人物尤其精彩，能得識他們在人間的足跡，對我來說已是莫大的福氣，真的希望能有機會親身受教於他們，尤其是宗教交談方面的體會。

感謝馬天賜神父，他是我在人間的另一位父親。感謝耕莘文教院的前院長王秉鈞神父、光啟文化事業的鮑立德神父，以及與我一同進行訪談工作的鮑霖神父，他們的智慧與開放的態度，願意出版這本由佛教徒所撰寫的天主教神父的故事。感謝令人尊敬的神學家房志榮神父與佛教淨心長老惠予贈序，讓才疏學淺的我有莫大的信心。感謝康泰執行長良娟姐的提攜，幫助我更加認識愛與慈悲的真義。感謝聖玄法師在百忙中撥空細心校正。感謝慧雯陪我談心、協助潤飾。感謝未曾謀面的西班牙恩人 Mr. Ignacio Bengoechea 提供經費，讓我得以安心寫作。感謝神。因為愛，我們齊心協力做美麗的事情。

對於此書，我也是一個聽者。

## 馬天賜神父大事記

年份	年齡	馬天賜神父大事記
1927年	0歲	五月九日，馬神父（Albert Poulet-Mathis, S. J.）出生於法國史卓斯博城，家中排行老大。
1939年	12歲	在巴黎聽到「聖召」，天主告訴他，要到中國傳揚福音，要學習聖方濟沙勿略。
1945年	18歲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馬神父完成第一次30天神操。
1959年	32歲	第一次到台灣服務，學習中文及東方的靈修。
1962年	35歲	擔任東海大學輔導老師 天主教召開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1964年	37歲	8月6日梵蒂岡發表《祂的教會》通諭
1965年	38歲	10月28日梵二大公會議，公布了《在我們的時代宣言》（ <i>Nostra Aetate</i> ），這是天主教第一次向其他宗教打開友善的交談大門。
1966年	39歲	因肺癌，返回巴黎。就讀巴黎大學漢學研究所直至1968年。







1968年	41歲	帶領法國天主教學生到日本參訪，並於鎌倉 Kamakura 耶穌會日語學院學習。後應于斌主教之邀，重返台灣，於輔仁大學擔任宗教輔導處主任。
1968-1974年		參與輔仁大學醒新社、大千佛學社等社團活動，定期到樂生療養院、愛愛寮等貧困地區從事社會服務，也開始他在台灣的跨宗教參訪學習。
1970年	43歲	世界宗教與和平協進會（WCRP）成立於日本京都
1975年	48歲	擔任天主教社會青年同工的輔導直至1977年。父母親在巴黎因車禍離世。
1977年	50歲	擔任「天主教亞洲主教團協會宗教交談與合作委員會」委員、「天主教耶穌會東南亞地區宗教交談工作小組」的執行秘書，開始出訪許多國家及道場。
1980-1995		擔任教廷「宗座與各宗教對話委員會」（Pontifical Council for Inter-religious Dialogue）顧問
1981年	54歲	從書中認識天主教本篤會 Le Saux 神父，印度名字 Abhishiktananda，透過他的經驗而更認識「深刻的宗教交談」。
1986年	59歲	十月二十七日教宗在亞西西（Assisi）舉辦世界祈禱日

1991年	64歲	主教團成立「主教團宗教交談與合作委員會」
1994年	67歲	9月，「中華民國宗教與和平協進會」(TCRP)成立
1995年	68歲	耶穌會第三十四屆大會中發布「我們的使命與宗教交談」文件(Our Mission and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1999年	72歲	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
2000年	73歲	出版《陪伴》月刊，成立陪伴連絡網
2002年	75歲	耕莘文教院成立「宗教交談與合作服務中心」 馬神父與世賢到美國參加芝加哥高登國際會議
2005年	78歲	馬神父與世賢和鮑霖神父開始星期三會談
2006年	79歲	協助TCRP參加日本京都舉行之第八屆WCRP會議
2007年	80歲	《你的耶穌，我的佛陀》完成於馬神父80歲生日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你的耶穌，我的佛陀 / 陳世賢著；  
-- 初版 -- 臺北市：光啓文化，2007.10〔民96〕  
面；公分  
ISBN：978-957-546-604-6 (平裝)

1.馬天賜 (Poulet-Mathis, Albert) 2.傳記 3.通俗作品

249.942

96019220

## 你的耶穌，我的佛陀

——深刻的宗教交談

2007年10月初版

2008年1月初版二刷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著者：陳世賢  
准印者：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洪山川  
出版者：光啓文化事業  
地址：台北市(10688)敦化南路一段233巷20號A棟  
電話：(02)2740 2022  
傳真：(02)2740 1314  
郵政劃撥：0768999-1(光啓文化事業)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94號  
發行者：鮑立德  
E-mail：kcg@kcg.org.tw  
網址：http://www.kcg.org.tw  
承印者：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師大路170號3樓之3  
電話：(02)2367 3627  
定價：260元

光啓書號 208068

ISBN 978-957-546-604-6

你的耶穌 Open the Doors, Let's Talk  
—Dialogue in Depth

我的佛陀

深刻的宗教交談

這是一位來自法國、四五十年生活在台灣推廣宗教交談的八十歲天主教神父，與一位台灣知識青年投身佛教信仰體驗悲喜人生的友情交響曲。

一老一少，一前一後，所謂的超自然神蹟，陪伴他們經歷生離死別的轉折與重大的人生選擇，也成為他們每日生活前行的實際力量。

這書裡有許多聽來像神話的親身故事，有許多會令鐵石心腸落淚的坦白真情，在封閉或開放的關鍵點，是人的愛，也是神的愛，跨越了自以為是的小世界，走進了信仰的廣闊天地，共造出一種令人嚮往的深度理解與被理解，和立定在金剛磐石真理的堅定心志。

起起伏伏的人生路走起來能如此柳暗花明又開闊弘遠，是多人嚮往的境遇。但這並不只是某一信仰的專長，卻是人類共同的精神富藏。

兩位宗教人打開心門分享自己在人生與信仰最深刻的體會，在互放光亮的過程中，嶄新的友誼不斷滋長。在這裡，您也會遇見自己的悲歡離合與身心安頓，只要打開心門。

ISBN 978-957-546-604-6 \$260



9 789575 466046 0 0260

光啓書號 208068

定價 260元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